

歷史長  
篇說部

# 唐宮歷史演義

第二冊

大鐘圖書供應社刊行



# 唐宮歷史演義

卷二

## 第十三回 延豪英拜官天策府 生內變駐蹕仁智宮

當時黑闥既平。那兗州的徐閻朗。北平的高開道。大爲恐懼。做强盜的不外趁夥打劫。隨着人家熱鬧。自己也便胡攪。這時轉不過舵來。在閻朗方面。還硬著頭皮。與淮安王李神通。行營總管李世勣。戰了兩場。不過再戰再敗。弄得棄城出走。被野人殺了。這是何苦而來。啊。了却亂通。在開道方面。尤不合算。唐家對於他封爵賜姓。還要怎麼偏生的附和。黑闥這時是誤己誤人。他的部將有個張金樹。聽講唐軍不日攻城。忙的向開道借顆腦袋。開道方欲拒絕。已被他用刀割下一顆肥而且圓的腦袋。獻與唐軍。了却開道。事聞於朝。詔授金樹爲北燕州都督。這種失當的爵賞。啓後來無窮弊病。殺節度卽命爲節度。殺留後卽命爲留後。瞧到唐室藩鎮之禍。那便知開國貽謀之不善了。夾敘夾議。手寫本回。眼照移書。這時南北底定。大唐江山。算是一統。前表稱二十四路起兵。有一年半載的。有三年五年的。大概至多不出十年。

惟有朔方一位梁師都。他個壽命却在十年以外。他係在隋爲官。位居郎將。隋末能職。聚衆爲盜。但他這強盜。也不稱帝。稱王。稱公。稱總管。稱錄事。稱將軍。他却強盜而有官僚性質。（官僚也。強盜也是一也。非二也。）自家號爲大丞相。他這丞相。不屬西涼。不屬西秦。不屬定楊。可汗。并不屬於竇建德。劉黑闥。或者因他連合突厥。假定爲外國大丞相。不是中國大丞相。偏偏他又自爲梁國。改元永隆。這種非驢非馬。依秦王世民主張。使欲掃除障礙。以歸統一。偏是高祖厭惡兵爭。力圖整頓內治。在下也好趁此把大唐開國方略。及經遠規制。敘述敘述。

（一）正官階。

官階分作數級。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尙書、門下、中書、祕書、殿中、內侍爲六省。又次爲御史臺。又次爲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共九等。又次爲將作監。又次爲國子學。又次爲天策上將府屬。又次爲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爲十四衛。東宮、真三師。（卽太師、太傅、太保）三少。（卽少師、少傅、少保）詹事、王公、賓府、佐國官、公主、真職司。并爲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爲外職事官。文散官自從一品起。至從九品。分二十八階。武





散官。自從一品起。至從九品。分三十一階。大致參照隋制。互有損益。

#### (二) 定學制

學制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算學、六種。均隸屬國子監。惟崇文館、弘文館等。爲宗親及功臣子弟入學。不歸國子監統轄。外此如各州、縣、鄉。一律實學。學校以習經爲主。科舉以命策爲主。各有進階。不相混雜。

#### (三) 修刑法

刑法多從隋舊。十惡不赦。五刑八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貧)俱依隋律。另訂十二律。與隋制互有異同。

#### (四) 行租庸調制

人民十六歲以上爲丁。每丁給田一頃。歲入租粟二石。便叫做租。丁男隨鄉所出。輸納綾絹、綢、綿、布、麻等。立有定限。便叫做庸。人民每歲。應充公役二十日。如不欲充役。當酌出價值。以日爲計。每日出絹三尺。二十日須出絹六丈。便叫做調。倘或有事征發。閱十五日。將

調免去三十日。租調俱免。遇小災免租。中災免調。大災則租庸調均免。士大夫既經食祿。不得與民爭利。征取有制。

以上開列四項規制。皆係具體的。不是局部的。皆係通常的。不是臨時的。獨一項官階。內載天策上將府屬。這一條款。却係局部。非全體。係臨時。非通常。因著甚麼。因這天策上將。是秦王世民個府邸。秦王因有這府邸。所以才引起兄弟鬩牆。引起婦女十政。引起迷霧重重。引起血光慘劫。我有一句公論。高祖既寵愛世民。就不應猜忌世民。世民當日開府真官。也是特旨允許的。所選任的官吏。也是大唐開國的人才。并非世民私造的人才。統計天策上將府。由世民延用的有十八學士。

杜如晦（杜陵人）

房玄齡（臨淄人）

虞世南（餘姚人）

褚亮（錢塘人）

姚思廉（萬年人）

李玄道（隴西人）

蔡允恭（江陵人）

薛收（汾陰人）

薛元敬（收之從子）

顏相時（萬年人）

蘇勗（武功人）

于志寧（高陵人）



蘇世長（武功人）

李守素（趙州人）

陸德明（蘇州人）

孔穎達（衡水人）

蓋文達（信都人）

許敬宗（新城人）

所聞十八位。皆一時知名之士。風流文采。大雅不羣。當時曾有一句俗語。至今流傳。稱爲十八學士。登瀛洲。須知瀛洲是個仙境。非瀛洲便是個俗品。我因這一大串人物。我到記起一段故事。記得當時有個袁天綱。他係四川成都人氏。祖名袁崧。曾爲北軍車騎將軍。父名袁璣。爲梁州司倉。到了天綱。家貧少孤。自幼得異人傳授。神明相法。大唐武德初年。曾出爲火井令。偶至長安。一見着秦王世民。便稱爲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富貴之大。無敢與並。次及天策上將府中。人物無不極口稱贊。許爲一時之彥。世民因問巴蜀古有嚴君平。以君方之。孰優孰劣。天綱對說。彼不逢時。宜終身潦倒。若某遇聖明。定當過之。世民一笑。又竇軌嘗與天綱同宿。同自身體。答天綱稱軌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就。今後十年。必大富貴。爲聖朝良佐。右輔角起。兼復明淨。當於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後果爲益州行臺僕射。又杜淹、王珪、韋挺。三人見天綱。天綱稱淹蘭臺成就。學堂寬廣。稱珪法令成就。天地相臨。皆應居要職。稱挺面似大獸。文角成就。



必得貴人攜挈。先武後文。不過三君於十年後。恐同遭貶謫。（伏後文）以年壽論。於杜不敢知。於王韋皆決其必壽。又中書舍人岑文本。亦請天綱言相。天綱稱文本學堂成就。眉復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有生角。猶未大成。後視之全無三品。前視三品可得。然四體虛弱。骨肉不相稱。得三品惟恐損壽。後文本官至中書令而死。又高士廉、李大亮、李義甫。皆從天綱問相。天綱皆一一斷定。稱義甫位極人臣。而年壽不過五二。最奇不過。那贊皇公李嶠之相。雖以天綱眼力。見面尙不能斷定。先是嶠兄弟五人。其長者年皆不過三十。嶠相又薄弱。母甚憂之。以問天綱。天綱亦恐其不壽。及與嶠同榻。察其鼻息無聲。乃從耳出。稱爲龜息。必得大年。在下趁手交代。天綱之子。名叫客師。那客師亦能傳文術。後來唐宮射覆。出銀盒一具。中藏一鼠。命客師猜測。客師能斷定爲鼠。入一出四。啓視果然。由此看來。袁氏家傳的藝術。是獨一無兩的。不過我敍天策人才。突然談及袁氏相法。并非節外生枝。因着這瀛洲學士人才。個個是當時當道罷了。（一句拍題）書歸正傳。我要問天策開府。何以引起兄弟鬩牆。又何以引起婦女干政。原講高祖爲人糊塗而不很糊塗。明白而不很明白。（此二語。爲敍事絕大關鍵）如講他明白。



呢。他瞧見世民戰敗黑闥，偏生不待手續完結，即誤信人言，將世民召回，以致滿布疑雲。由此團結不散。如講他糊塗呢，他對於世民是始終不忘其功，不沒其才。從最初說起，那破家亡軀，化家爲國的兩句話，不是完全以千斤重擔付給世民嗎？試問那一次戰爭，不是世民出馬，人要憑個良心，所以高祖在起兵時，便與世民面約立爲太子，及至受禪卽位，將佐請如前約，經世民一再固辭，方立建成爲太子。建成性耽酒色，又好游獵，元吉酷似大兄，而又加甚。高祖屢加訓斥，且有易儲的表示。（這算是明白的去處。）建成意不自安，因與元吉協謀共圖世民。所謂兄弟鬩牆的動機，已匪伊朝夕。因甚又促起婦女干政呢。原講高祖中年頗好聲色，晚年還樂此不疲。計妃嬪生子，共有二十多人，語稱螽斯衍慶，麟趾呈祥。於此薨薨，於彼振振，成羣的麟角鳳毛，已把老人家攪得頭昏腦悶。（信口談諧，語妙天下。）加之張妃、尹妃，還曲意獻媚，諸君不記得嗎？這張尹二妃，卽係晉陽宮內的出品。由那宮監裴寂做了牽頭，給姓李的左擁右抱。如今尹德妃已生子元亨，封做鄴王；張婕妤已生子元方，封做周王。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這兩句妙文，正可以抄贈張尹二妃。自來婦人女子最愛奉



承那建成元吉。懂得這點祕訣。不時的送些禮物。獻些茶點。把張尹二人。耍得心上蓮花。朵朵開放。張在御前揄揚太子。如何仁孝。尹在宴後贊美齊王。如何賢明。至於秦王世民。從未得二妃講句好話。不但沒有好話。漸漸竟捕風捉影。接木移花。編排世民許多不是。前次世民平洛。高祖遣妃嬪數人入洛。選閱宮女。并收檢府庫珍物。妃嬪等或有私求。世民是一概謝絕。又淮安王神通有功。世民撥給公田數十頃。偏生張妃的父親垂涎此田。由張妃轉求高祖。高祖未悉前情。下勅指給。俗說一宅不貸兩姓。一物不傳二主。神通也係宗室。豈肯被張姓挾制。鬧到御前。高祖聽一面之詞。竟怒責世民說。我的詔敕。難道不如你的教令嗎。世民料有讒言。亦不強辨。惟有含糊謝罪。高祖餘怒未息。復向左僕射裴寂說。此兒久握兵權。被些書生教壞。（指那十八位學士先生）不似那從前恭順了。這理張妃的交涉未了。那張尹妃的閑話又來。原來尹妃有個父親。名叫阿鼠。（從名子壞起）平日狐假虎威。應該天策府個杜如晦。杜先生觸着煤頭。行經阿鼠里門。不會下馬。竟被尹姓豪奴拖拽下來。毆折一指。如晦狼狽回府。方訴知秦王。話言未畢。誰知宮內已有敕傳秦王訓話。高祖一見秦王。卽大聲嚷說。你還了得。我的

妃嬪家。尙爲你左右欺侮。那小民更不在話下了。世民因據實申辯。高祖只是不信。將他斥退。從此張尹二妃因讒得行。竟漸漸的干涉到政治。說是皇儲爲國家根本。萬萬不能搖動。而況今太子非常仁孝。陛下應將姜母子付託與他。萬無一失。高祖點首稱是。一日世民入宮侍宴。見諸妃嬪龍衫鳳襖。環列御前。未免想及生母。背人彈淚。張尹二妃復進讒言說。目今河清海晏。天下無事。陛下春秋已高。宜尋些歡樂。獨秦王侍宴下淚。不是憎嫌姜等。定然有別種蹺蹊。高祖因問有甚蹺蹊。二妃因說。這是陛下家事國事。非姜等敢參末議的了。（婦人長舌可畏。非干涉政治而何。）高祖歎一歎氣。也不講着甚麼。不過宮內的疑雲。越布越滿。宵小的播弄。越過越多。建成係從陰謀入手。替他畫策的是個楊文幹。這文幹自稱賽淮陰。自信機謀權變。過於韓信。當時計畫。是勸建成私募壯士入衛東宮。更調幽州健騎三百。分冀諸坊。以備指使。建成因說。單這東宮募兵。勢力不厚。我想薦你做個慶州總管。內外聯絡。一氣。好是。不好。文幹笑說。這背水之戰。含淮陰其誰。次日太子建成。卽表薦楊文幹。去總管慶州。不在話下。至元吉心路。與建成不同。他是不喜鬪智。專喜鬪力。他也有些蠻力。馬上馬下十八般兵器。也會耍。



幾路。自命一枝馬槊。無人能敵。大凡貴介公子。少年純袴。家下養幾位鏢師俠客。習一習拳棒。誰敢講他個不對。而况元吉是位皇子。才學會點皮毛。人家便講他天下無雙。世間少有。他也知道。尉遲敬德能避槊奪槊。偏生要兩下火併。火併你想敬德可敢於遵命。應敬德越不敢遵命。元吉越要與比武。諸位有所不知。他係懷着鬼胎。以爲我能刺死敬德。那世民便損一健將。

(大夢)當下敬德無法。因請元吉用有鋒刃的槊。自己用沒鋒刃的槊。兩下一往一來。交戰多時。元吉恨不得槊槊制命。偏生敬德當場。如生龍活虎一般。逼得元吉的槊無從近身。久久被元吉瞧出破綻。猛可的兜心口一槊。總道這來必能制命。誰知是敬德賣弄的手法。一槊過去。竟被敬德用反手一接。一聲去罷。只見元吉已落了一雙空手。元吉不服。敬德復給槊與他。請他再來。如是再刺再失。三刺三失。只好算休。但是他自家本領。相信平常。他有個驍將宇文寶。是出入必用爲護衛的。一日世民從高祖臨幸齊王府邸。這沒魂的元吉小子。居然招呼宇文寶。埋伏夾壁。意在擲杯爲號。卽出來動手。比時元吉獻過茶湯。方舉起茶杯。慌得建成雙手齊搖。因而停止。事過之後。元吉怒對建成說。我不過爲兄設法。其實與我何干。建成說。弟豈不



聞投鼠忌器嗎。父皇已老。倘或因此受驚。并生其他枝節。怎麼得了。我倆只好徐圖。合當有事。東京新建仁智宮。殿宇落成。乘輿將去巡幸。乃命太子居守。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一同扈駕。隨行。這個當兒。太子建成。認爲時機已到。好趁此估據長安。草草登起大寶。尊高祖爲太上皇。對於世民。可拏出一種嚴厲手段。務使拔去眼釘。主張已定。當即招呼兩個驍將過來。一係郎將爾朱煥。一係校尉橋公山。這兩人要算做片面心腹。總之人到禍福利害關頭。也必得審度審度。建成是叫他倆暗運甲仗。接濟那慶州總管楊文幹。似這種子盜父兵。乘機謀反。照法律一顆頭不能抵罪。爾朱煥與橋公山。頗不得建成方面。兩人商議商議。只好徑往御前告密。高祖大怒。立遣司農卿宇文穎。馳召文幹。這消息被元吉得知。因囑穎傳語文幹。止其不來。原來穎與東宮方面。亦極有聯絡。今見聖怒不測。當然遵照元吉吩咐。往與文幹說明利害。文幹自然橫過心腸。說聲一不做。二不休。簡直引兵直趨寧州。便痛痛快快的造起反來。他這一造反。不打緊。把個高祖唬得顛顛倒倒。一面親書手詔。促召建成。建成大懼。不敢徑行。當由詹事主簿趙弘智。勸其貶損車服。輕騎謝罪。高祖見着太子建成。是痛罵一頓。令左右把他軟禁起來。

一面因着寧州告急。表文和雪片相似。初稱被圍。繼稱失陷。忙的立召秦王世民問計。世民因說這文幹豎子。有何足畏。地方有司。如不能勦滅。但遣一將往勦。破賊必矣。高祖說。因這事關係東宮。惟恐多方響應。不如由你親去一闖。待平賊回京。當立你爲太子。廢建成做蜀王。彼蜀兵脆弱。不足爲變。即使爲變。那也不難盪平的。（如此措詞。全由高祖輕諾寡信。引起爭端。）世民奉命卽行。好個元吉小子。爲大兄費盡心力。一面運動張尹兩個及其他妃嬪。爲建成從中緩頰。一面復喚出封德彝、宇文士及、來挽回上意。這德彝係密獻春方祕術。與皇上有特別感情。士及亦和柔取容。得高祖逾格的寵眷。兩臣一吹一唱。把高祖對於建成一肚皮底氣。都化得雲消雨散。說轉便轉。馬上一道詔敕。仍命太子建成。還守京師。但責其兄弟不睦。以後當痛以前非。建成是啫啫領訓而去。結果歸罪到東宮的師傅王珪、韋挺。天策的參謀杜淹。說他們雙方挑撥。生出是非。并流戍遠州。（與天綱談相之言相應。）這是從那理說起。單講秦二世民。兵至寧州。那文幹的部衆。無不驚懼萬分。偏是賽淮陰指揮軍隊。還講甚麼死地後生。亡地後存。還要圖個背水之戰。那知等不到布陣。他的首級。已被部將王華割送過來。那個暗通





消息的宇文穎。也被擊獲正法。（這是何苦）世民刻日還師。却好高祖大駕已返長安。世民入朝見駕。高祖是淡焉漢焉。竟把易儲的事件。擱過不談。（輕諾寡信。造禍之由）只隨口敷衍了兩句。既而對着世民說。朕新從洛陽來。瞧那東京形勝。實過於西京。近接邊關警報。竟有說梁師都勾引突厥前來內犯。此事如實。則長安將變成胡虜目標。今年戰退。明年又來。明年戰退。後年又來。戰鼓之聲。不絕於耳。這長安不能算做都城。朕要改稱愁城了。（轉入突厥戰事）話沒講完。早是左僕射裴寂。又捧着邊關警報。奏稱突厥頡利可汗。現已兵抵雁門。請問突厥又因甚內犯。那處羅可汗。又何以換做頡利可汗。說來話長。原講處羅可汗。是始畢可汗之弟。始畢可汗。係啓民可汗之子。啓民之在邊外。得占勢力。全出於隋文帝一手提攜。嫁給一個安義公主。不算。還再嫁給一個義成公主。不講別的。單講那公主。陪嫁妝奩。有一座虹霓屏風。這屏風非同小可。上列許許多多的美人。甚麼裂繒人呀。定陶人呀。穹廬人呀。當壚人呀。步蓮人呀。桃源人呀。班竹人呀。曹氏凌波人呀。吳宮無雙返香人呀。拾翠人呀。竊香人呀。金屋人呀。解佩人呀。爲雲爲烟人呀。畫眉人呀。吹簫人呀。董雙成呀。許飛瓊呀。趙飛燕呀。薛衣來呀。金



谷人呀。小鬢人呀。光髮人呀。結紉人呀。臨春閣人呀。扶風女呀。無不栩栩欲活。羅羅清楚。這要觀者偶一凝神。偶一動念。想到那人。那人即從屏間飄然而下。愛歌歌來。愛酒酒至。其他巫峽行雲。陽臺過雨。把個啓民可汗。活活葬送在溫柔鄉裏。頑雲燦雨之中。後來始畢可汗之永不於年也。歸結在這桃源誤入。這種物事。這種業冤。早該付之一炬。偏生胡人。當爲至寶。偏生始畢。處羅弟。兄倆又承受個義成公主。及那濫賤淫污的蕭后。一箭射雙鷗。雙斧伐孤樹。豈個斬情伐性。那始畢死得快。處羅亦死得快。處羅有個兒子。名叫奧射設。生得面目奇醜。而又身體單弱。義成與蕭后皆不當意。以爲兄終弟及。係彼國慣例。乃拘奧射設不令外出。即以處羅弟頡利爲可汗。那附帶的條件。便是個連家過店。不但正式的義成公主做了四續可敦。便是非正式的蕭后。亦做了臨時姘婦。諸位聽者。那義成蕭后與頡利。還有個密約。這密約便是與隋滅唐。說是從前啓民可汗爲同室操戈的緣故。脫身奔隋。不虧隋文帝實力救護。那得復還故土。如今唐天子非文帝子孫。文帝嫡派子孫。眼前只有個楊政道。必舍政道不保。反去臣服那李姓。於理於情。皆講不過去。頡利聽了他姑嫂倆這一席話。當下滿拍胸脯說。這事在我在我。



會朔方大丞相梁師都。亦請附兵伐唐。胡亂又找出兩個參謀。一叫楊善經。係義成公主的從弟。一叫王文素。係從前鄭帝王世充派來的使臣。這兩個喪家之狗。漏網之魚。閑得無聊。也胡帝胡天的學些胡語。俗講狗頭軍師。保那胡塗大王。這時鄭公楊政道。方十二三歲。也就道寡稱孤。用善經、文素二人做了左右輔弼。頭銜越多越好。入而爲政道的輔弼。出而爲頡利的參謀。你道姓楊姓王的好不得意嗎。此外還有個突利可汗。這突利却是那始畢的兒子。論一綫相傳。自然始畢傳位突利。無如他家兄終弟及。至再至三。頡利是據位不讓。突利是依序力爭。其時突厥部落。擁戴頡利者一半。擁戴突利者一半。由義成出任調停。分東突厥爲東西兩部。（另有西突厥部。此却爲東中之東。與東中之西。却在沙漠以南。）東部以突利主之。西部以頡利主之。不過可汗名義。可以一分爲二。而可敦名義。不能兩夫共妻。那連家過店的慣例。不免從此打破。（何不叫蕭后分工替勞呢。）我且擻過不談。單談起兵伐唐。那頡利與梁師都是同意的。如今又添上個突利。共計兩面狼頭大蠱旗。師都是用一面飛虎旗。做個開路先鋒。衝到雁門關。當由雁門太守竇靜。一面設備抵禦。一面却飛報京師。大凡全國重要軍情。通由



左僕射先行批覽。這日裴寂得到這封警告。當然而奏高祖。（一筆兜轉）巧巧高祖正慮及長安不可爲守。正想遷都洛陽。避一避胡兒鋒銳。不消講得。第一個宇文士及。便迎合上意。說是突厥屢寇關中。無非因長安繁盛。意欲入境大掠。得填慾壑。若陛下棄此不都。把長安付諸一炬。看彼有何法想。（呆鳥呆話）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兩個也極力慫恿。并言愈速愈妙。世民不覺大囔說。凡言遷都者斬。（一語鎮紙）

國家根本。乃在長安。遷都被寇。心實不甘。

【評】二十四路起兵。皆一時之雄也。今存者惟有師都。不過依傍突厥耳。留之以待後圖。姑先從整理政治入手。此亦當務之急。但山朝制又敍入天策上將。又敍到袁天綱相法。看似支離破碎。其實談相人才。皆與後書有絕大關係。有聞必錄。何礙駢枝。

高祖明白而糊塗。糊塗而明白。此爲人所公論。不過糊塗之甚。莫過於父子間輕諾寡信。知建成之不可。何必始終姑息。知世民之有爲。何必優柔寡斷。釀成亂階。而况化家爲國之言。誰不知之。天下歸心世民。而猶斤斤焉泥於立長成法。非惟違天。抑違人也。慶州文幹之謀。



業已逆迹暴露。然猶推豐裝瘞。不廢建成。非愛建成。實以速禍而已。此翁殊顛頂哉。因建成謀亂。轉入頡利犯邊。却好借高祖臨幸仁智宮。作個過渡。至補敘頡利突利系統。亦極條分縷析。中間夾雜虹霓屏風一段。却從太真外傳滴入。此種移宮換羽。全在作者善爲剪裁。

#### 第十四回

去弁仍釵花木蘭回里

飛行絕迹柴壁龍劫營

時突厥內犯。依宇文士及及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愆愆高祖。大有輕棄長安遷都洛陽之意。世民獨謂倡言遷都者。其頭可斬。廷臣相顧錯愕。世民因大言說。戎狄爲患。自古皆然。我朝以聖武龍興。奄有中夏。精兵百萬。所向無敵。奈何因胡虜擾邊。遽欲遷都。他避。這不但貽羞四海。并且蒙恥千秋。庸臣誤國。莫此爲甚。願假臣兵馬數萬。寬限時日。保可繫頡利之頸。生致闕下。伏後頡利成禽。萬一不能。遷都未晚。高祖聽到這裏。不覺點首稱善。這邊世民預備點兵。選將不日出發。那邊高祖回宮。又添出許許多多的議論。張妃說這秦土是不懷好意的。尹妃說那突厥犯邊。得賂即回。秦王託詞禦寇。實欲總攬兵權。爲篡奪大位的地步。陛下奈何不察。原



講高祖是明白而不很明白。經不住這兩個妖嬈播弄。又把高祖心腸。弄得活動起來。次日高祖較獵城南。命建成、世民、元吉、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一匹胡馬。生得高大肥壯。名爲傲骨龍駒。據說這龍駒能日行千里。不過性子烈決。不論何人。只要跨在他身。至少給你三五個勳斗。方才帖服。建成不懷好意。因將此馬給與世民。叫世民試一試驥足。世民不知用意。一攬轡。卽縱身上馬。鞭只一揚。那傲骨龍駒便跳跑起來。大凡善騎馬的。不怕坐騎跳跑。只怕他不上軌道。這傲骨龍駒的壞處。就在亂踢亂跳。不上軌道。世民給他三鞭。他早發起傲性。前蹄一起。後蹄直立。不怕你天神上將。也要請你離開鞍橋。世民嚷聲業障。一躍身離開圈子。待馬傲性過去。世民復縱身騎上。如此三蹶三跳。總被世民避免過去。畢竟馬通靈性。越是傲骨。越非凡品。經世民制服下來。這一日射中三鹿。還因此得個六大的采頭。世民笑對建成部下說。皇上假的福氣真的。我若沒點福氣。今日要被這業障。葬送我的生命呢。（世民亦有意挑逗）此語傳達建成耳邊。建成不免又羞又愧。又恨又妬。因又入宮告訴張尹二妃。二妃又加些醬醋油鹽。竟在御前說是秦王要做皇帝。口口聲聲。講着皇帝假的福氣真的。莫非秦王的福氣。還在



萬歲爺之上嗎。(尖毒萬分)高祖聽了。如何不大動其氣。忙先召建成、元吉、兩子侍側。然後招呼世民入內。大聲嚷說。天子自有天命。不是智力可求。你因甚麼專想此位呢。世民忙免冠頓首。請下法司案驗。高祖怒尙未息。忽有宮監入報。說是突厥的兵馬。已闖近邊關。前鋒撲攻。幽州怕的城池莫保了。(猛可落下一顆救星。我爲秦王捏把汗)高祖被這一嚇。才將怒氣打消。原講他糊塗而不很糊塗。當下改容慰勉世民。令其仍然冠帶。與商戰守方略。世民因說。火來水滅。水來土掩。至於兵來。惟有派將去擋。沒有別的。臣兒前已奉旨預備。如今願去決戰罷了。高祖喜慰說。我叫元吉隨你同去。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兩子同聲應命。當卽出調將士。隔日卽行。高祖親至蘭池餞行。各賜御酒三杯。世民、元吉飲畢謝恩。九通炮響。吹播着大軍啓行。一邊是御駕還宮。一邊是世民、元吉領衆前進。一路旌旗蔽野。鼓角喧天。將至幽州。探馬趕來報說。突厥連營百里。共有大兵三十萬。前鋒一面飛虎旗。係梁王、大丞相、梁帥都獨當一面。中軍兩面狼頭大纛旗。係頡利可汗與突利可汗分路指揮。氣派着實不小。元吉聽講。不免害怕起來。世民却毫不介意。不過時當秋令。天陰積雨。終日慘霧愁雲。軍心很不愉快。加以糧運阻

滯一住十日。漸漸有些鴻雁哀嗷的意思。元吉頗不耐煩。倡言回兵。世民力持不可。兄弟倆正在爭論。忽的軍校來報。說是轅門外有一位花將軍。帶領精騎五百來見。請問是甚麼花將軍。這又有段歷史。在隋末的當兒。突厥內犯。國家四路徵兵。不問老幼。總逃不了這回差役。軍書行至河南商邱縣。該縣出了個孝女。名叫花木蘭。彼見父親花甲。名列軍籍。豁免不得。家無長男。弟妹弱小。只好易釵而弁。替代父役。出征突厥十多年。本營主將戰亡。由偏裨遞升。他這一支軍隊。由三千落了五百。他應徵時年方十七。不過充當個兵目。偏生他一事精。百事精。逐日的學習騎射。居然能左右開弓。百發百中。容顏生得極美。不過桃花臉頰。不露笑容。柳葉眉梢。時帶英氣。每戰必先行。每行必殺賊。所以十多年來。由兵目而升少校。由偏裨而至主將。所部軍隊。也帶些游牧性質。其間隋滅唐興。甚麼薛仁果了。劉武周了。劉黑闥了。梁師都了。皆去兩。或遣人招致。他却一概謝絕。此次偵知梁師都引頡利突利兩汗內犯。他却尾追其後。及至幽州。因想見一見秦王世民。陳一陳進取方略。既至轅下。通名。當由軍校人報世民。世民忙的傳見。軍中禮節。但揖不拜。世民一見木蘭。暗暗驚奇。說這武將之中。不信又有潘安再世。叔寶重。





生。彼在沙漠。轉戰十來年。老姿尙韶秀。乃爾若在內地。怕不被人看煞嗎。至木蘭渾身裝束。却係銀盔銀鎧。飛魚袋半露雕弓。箭壺中滿插羽箭。神采奕奕。威風凜凜。自不待言。（極寫木蘭）

賜坐接談。木蘭因說。現值積雨連陰。敵營所用弓箭。無不弦鬆膠解。若我以短兵相接。彼不及備。當獲大勝。世民點首稱善。既而木蘭又請以五百騎前去衝踏梁營。世民益喜。允親爲桿鼓助戰。木蘭退後。次日世民是冒雨掠陣。木蘭却一騎當先。手挺方天畫戟。五百騎相隨在後。後面鼓聲愈緊。前面愈殺得起勁。木蘭是擒賊擒王。認準那飛虎旗。一個衝鋒。將大旗砍倒。一聲嘈嚷。梁營如山崩地裂。那大丞相梁師都。已棄馬飛逃。好個世民。瞧見花木蘭前鋒得勝。他也指揮精騎五百。奪路至五隴坂。原來這五隴坂。在幽州城西。爲頡利可汗外營之地。既抵敵陣。世民嚷着。叫頡利會話。頡利慌的出馬。世民因說。我朝與可汗和親。因甚負了前約。我便是秦王李世民也。來來來。我和你決個雌雄。頡利瞧着世民。只是瞠目無言。這時突利可汗也就領着梁師都到。位。師都是來報告前營失利的。突利是來商量應付的。頡利來不及與談別話。却先遣突利對答世民。世民是正中下懷。當面用些反問。說是我有書到你。你因何不答。你的禮



唐宮歷史演義 第十四回

二二

物。我已收到。世民只管說。突利只管聽。一時摸不着頭腦。頡利又只管點首。在後聽一句。歎一口氣。那梁師都更不知誰個葫蘆賣誰個藥。四個人面面相覷。却好花木蘭。又從東邊殺到西邊。事到其比。頡利乃撇過突利。掙扎上前說。大王且請回營。孤此來也無別意。不過欲申盟好。明日當遣重臣磋商。說罷。卽揮兵少却。不談幽州城外兩面收兵。單講頡利、突利、梁師都三人各懷各意。師都的意思。是一個愧字。突利是個怔字。頡利是個疑字。現在長話短話不談。所謂愧者不必愧。怔者不必怔。疑者不必疑。惟一的討論。却只在一個和字。但既須議和。必然要用那部帥阿史那思摩。諸位不必小覷。這思摩將來東突厥的主人翁。怕除他還沒個替代呢。（照應後書）閑話少敘。當時突厥與唐媾和。却推突利和思摩兩人做了正副的代表。兩代表來至唐營。由秦王世民殷勤款待。世民拿出外交手段。却同突利結爲異族兄弟。這一場愁慘的戰雲。反落得個春風笑面。你道奇是不奇。還有一種奇事。世民、元吉、奏凱回京。攜着那偏將軍花木蘭入朝見駕。高祖因見他武生文相。賞他做個尙書郎。他却不受。賜以金銀。亦復敬辭。問他有甚申訴。他却拜表陳情。乞歸鄉里。由鬚眉而仍變做巾幗。富有詞云。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朝辭爺娘去。暮宿黑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黑河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歸故鄉。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床。脫我戰時袍。着我舊時裳。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這花木蘭替父出征。女扮男裝十二年。結果立下功勞。雖國家給他官做。賞他銀子。他總不要。他只要回家事奉雙親。這豈不是個英雄巾幗。巾幗英雄嗎。他嫁人與不嫁人。我且由他不表。





唐宮歷史演義 第十四回

二四

（結末蘭從征事）我且表頡利可汗一面退兵。一面復遣阿史那思摩入覲。高祖是非常優待。封思摩爲和順王。并遣左僕射裴寂。同思摩至彼邦答聘。這要算是恩威并用。情理兼到了。誰知沒過半年。那可惡的頡利。又大點人馬。殺入邊關。高祖得信。不由得龍心大怒。當親御御筆。下了一道敕書。派個中使張榴生送去。這敕書是以上行下的。頡利如何忍受。當將唐敕撕毀。將中使張榴生拘禁。忙的派兵分攻靈、相、潞、沁、韓、朔諸州。這時各州的告急文書。真如雪片一般。高祖是不敢怠慢。當命秦王世民。出屯蒲州。調李靖爲安州大都督。出屯潞州。任瓌爲行軍總管。出屯太行。單講那任瓌行至太行。却遇着代州都督蘭饗。和行軍總管張瑾。由前綫敗退下來。任瓌因截留二人。替他倆抵擋一陣。才算是喘息稍定。諸位須知這次頡利南下。却是拚命大鬪。一到雁門。便擊走太守竇靖。由是撲攻代州。殺敗了蘭饗。張瑾。又生擒一位長史溫彥博。你道這彥博是誰。便是那溫大雅大有之弟。（見第四回）其人讀書有識。明敏善辨。以長史在軍參贊。不幸被頡利擄去。頡利見他儀表不俗。料定是個重要人才。因盤問軍中虛實。彥博實之不理。頡利怒極。將他送往陰山。納入冰天雪窖。不在話下。單講蘭饗、張瑾。因失去長



史溫彥博。自然報知任瓊。任瓊又轉報秦二世。這時世民帳下。却新添了一位出色人。這人係駙馬柴紹的令弟。名叫柴璧龍。因甚叫做璧龍。他却有兩段小史。我且說他一說。一係趙國公長孫無忌。有副七寶雕鞍。秦王因他能飛行絕迹。便命前去取來。但這個手術。是不易做的。因秦王一面遣璧龍往取。一面又令無忌爲備。那知無忌加意防備。到得夜分。忽見個黑影子落下一陣槃旋。竟經過馬房。將那七寶雕鞍取去。此是一起。另丹陽公主家有鍍金函枕。是宮中賠嫁的。秦王又命璧龍往取此物。這種手續。難上加難。因着枕在床上。人靠枕上。若來抽此枕。豈有不驚動人的道理。偏這脫空祖師。千能萬能。到得三更以後。璧龍竟潛入公主臥室。些須撮點泥土。輕輕撒在公主粉面。公主略一擡身。誰知以枕換枕。那個鍍金函枕。早被璧龍取去。此是二起。其他還有許多飛檐走壁的要子。在下一時敘述不了。總之璧龍係與馬三寶同一師派。和那歷山飛甄翟兒。也很有關係的。秦王因他飛行絕迹。所以喚他璧龍。因璧龍有這神出鬼沒的伎倆。所以此次出兵。要借重璧龍。幹一幕時新時戲劇。巧軍駐蒲州。聽得任瓊一番報告。(一句拍合)因即招呼璧龍過來。同他咬了個耳朵。那璧龍便喏喏而去。但

是壁龍去了。在下這一枝筆。也就要隨他去了。原講他飛行絕迹。來是無蹤。去是無影。只這一溜烟便不知下去多遠。他也有個目標。便認準那狼頭大纛爲目標。記得這個當兒。是大唐武德八年秋七月下旬。（偏生記得日期。）天氣非常涼爽。一鉤殘月。淡抹微雲。（雅致。）柴壁龍是從那大纛旗桿飛落在地。蓋入大帳。其時顏利可汗斜倚胡床。已是昏昏入夢。大凡做劍俠的不輕易制人死命。甚麼乘人睡眠。覘人爛醉。拔出刀來。割去首級。這種強盜行爲。那是決計不做的。壁龍立在那顏利面前。先用鋒快的小刀。替伊將盾毛刮去。（妙呀。）然後用紅綠兩色。又替伊把面部塗綠了。眉間塗紅了。（妙呀。）在座頭留了八個紅字。標明唐營遺柴壁龍到此。（尤妙。）隨將架上一口七寶刀。摘去。（想係做了證件。）這一套神出鬼沒的新劇。足足演了一個更次。演畢。蓋出大帳。仍是高來高去。不落一絲痕迹。回至蒲州復命。這邊壁龍回營復命。我且由他。單講胡營天亮。由兩個戈什哈。（係當差者。）走進大帳。猛可瞧見個綠面紅眉。喫嚇不小。連嚷有鬼……（妙呀。）顏利剛醒。一個呵欠。喝問鬼在那裏。戈什哈嚇着答說。你……你不是……（妙呀。）話沒講完。早是一鞭尖一個。將兩戈什哈擡倒。（妙





呀。因向架上拔取七寶刀。那知寶刀沒了。再瞧文書案上。標明唐營造柴壁龍來此八個紅字。不覺轉怒爲懼。頡利忙將雙手在自家頸項頸子上一摸。說聲還好還好。不曾搬家。（筆墨之妙。妙不可言。）因對兩個戈什哈說。你倆適才瞧見甚麼。兩人說。請可汗先照一照鏡子。頡利因隨手取出鏡子一照。連嚷呀吓呀吓。誰與我開這頑笑。此事來得蹺蹺。料定標明姓字之人。必係替我畫臉之人。（一猜便着。算你聰明。）但是來人。不加害我的生命。又是何意思了。又怕怕了又想。一面將臉上紅綠顏色洗去。一面請兩個參謀楊善經、王文素過來。說明這件怪事。兩人也便嚇得吐舌搖頭。忙勸頡利說。現在唐營添了這一輩能人。應該江山屬於姓李。不屬於姓楊。應該是李花當令。那楊花只飄泊無依了。（指楊政道。）爲今之計。斷乎難以力爭。頡利連稱善。當找出那原來中使張榴生。叫他回到唐營。議和秦王。一見榴生。說是你來議和。你不與彥博回來嗎。你要儘問頡利一句。此次和議。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長期可和。短期可不必和。榴生啞啞稱是。當又折回同頡利交涉。不消多講。由頡利遣人至陰山雪窖。將溫彥博提取出來。可憐彥博先生。留胡不過兩月。喫的醜心苦楚。比那蘇屬國十九年還多。這要

算年災月晦罷了。彥博歸唐。算是突厥回兵靈相、滂沁韓朔、各州圍解。第二次戰事。又告一結。東秦王世民仍入都覆旨。自是威名益著。遭忌益深。巨耐建成、元吉、終是放他不過。一計不成。又生二計。一日兄弟倆又來邀世民夜宴。暗置砒素酒中。用的是鴛鴦壺。甚麼叫做鴛鴦壺。在這一壺之中。能盛兩樣的酒。比如有砒素的。與沒砒素的。分置在內。只要斟酒的手術靈敏。那不會被人窺破的。明人不知暗事。而况兄弟手足。誰人沒個天性。世民肯來赴宴。正因為弟兄情誼。不可參商。嗚呼。今日之宴。怕世民是有了來路。沒了去路。起初入席。用些聲妓侑酒。絲竹噉嘈。笙歌嘹唳。那把鴛鴦壺還沒出現。及至酒過數巡。殺列多品。秦王早高談闊論。放出那英雄懷抱。豁達胸襟。在這眉飛色舞。觥籌交錯的當兒。那把鴛鴦壺忽然加入。（我爲世民捏把汗。）由建成做個手法。先行自飲一杯。然後滿斟一杯。遞與世民。世民一飲而盡。（不得了。殺人。）接着元吉仍用這壺。仍先自飲一杯。又用着手術另斟一杯。遞與世民。（不得了。）世民方欲伸手。（險哉。）忽有個宮女在旁接去。（大奇。）說是此酒太熱。稍涼一涼。（尤奇。）元吉因事有關係。不便呼叱。下趁此要補敘一句。原來元吉的妻子楊妃。頗能做些麻衣相。

法。彼瞧世民生得龍章鳳姿。料定將來必有九五希望。瞧瞧建成。瞧瞧自家丈夫元吉。雖係口方鼻正。不過眉眼總帶些兇殺。不能善終。所以屢次弟兄倆密謀。彼總插語寬緩。却不生效力。今晚這幕暗殺。恰恰被彼知道。彼見世民飲過一杯砒素。已是暗中蹀脚。今見乃夫又斟二杯。只一下肚。是斷送性命無疑。所以彼不願輕重。忙叫個心腹宮女。插入換酒。（所幸有此。此亦前世前緣。）這裏將酒撤換。算是把世民的生命。才救得一半。那另一半的生命。還在那裏飄蕩蕩。因着甚麼。因爲建成先進的那杯酒。已在世民腹中發作起來。這砒性不是耍的。當時有兩種難忍。一是喉管起燥。非常作痒。一是臟腑腸胃。絞痛難過。世民也瞧科些形迹。當對建成。元吉乾笑了兩聲。說是今日的酒。是那黑心店裏買來的。我……說至此。額汗如豆。忙叫人擡送回邸。編書的明白這秦王生命祇有五分。但這五分也就很危險的。當由太醫進了許多解毒藥方。吐血汁數升。狼籍臥床。呻吟數日。還虧淮安王李神通入邸看視。將這回情節奏明高祖。高祖喫驚非小。忙親幸秦邸。詢問病狀。世民瞧見父皇。不由得嗚咽痛哭。伏枕陳詞。高祖於心不忍。不免龍目流淚。因歎對世民說。我起自晉陽。得平中原。多出汝力。本意立汝爲太




子汝乃固辭。因立汝兄建成。現在儲位久定。不忍再易。但看汝兄弟終不相容。同處京師。暗鬪日烈。計惟遣汝出居洛陽。自陝以東。由汝作主。可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一國兩君。終非善法。）世民涕泣說。此非兒臣所願。兒臣豈可親離膝下。高祖說。此係權宜之計。汝當順從我意。免得相殘。（說得到。仍是做不到。這又輕諾寡信。）世民勉強受命。待高祖回宮。又休養數日。病勢漸愈。乃召集羣僚整理。一是預備移居。誰知這移居二字。已不成問題。自從那日。忽幸秦邸。所有兄弟分治玉言。早被建成知道。忙的召集東宮僚屬計議。第一是魏徵大不贊成。說是大都耦國。致亂之本。於是聯名具奏。稱東西不可分治。如若分治。則一國二君。如何統一。高祖覽奏。落得留中不發。由他弟兄們自由行動。（絕大糊塗。）但是建成、元吉。有建成、元吉的行動。世民有世民的行動。書是一起。在下且先從東宮講起。那建成設宴的那天。滿意三杯毒酒。害死世民。不料斟到二杯。忽出岔枝。這件事。早疑到弟媳楊氏。經元吉與妻嬖鬧一場。結果將那宮女處死。（冤哉枉也。）但處死宮女不算。接着便解散天策府的僚屬。第一不放鬆尉遲敬德。那敬德。奪梁盪梁的本領。元吉是領教過的。（回應前書。）當勸建成餽贈金銀。



器一車。敬德是拜而不受。建成無法。知道善意不行。又改成惡音。隔日由建、元吉、在高祖駕前。誣奏敬德有謀反舉動。高祖信之。遣羽林軍來縛敬德。還虧世民得信不慢。在御前極力擔保。才算免罪。第二不放鬆程知節。由建成賂進讒言。詔以知節爲康州刺史。知節往見世民說。大王股肱羽翼。若盡被摧折。身何能久。知節誓死不去。幸早決計。世民只是躊躇無法。第三第四又不放鬆房玄齡杜如晦。仍由建成一手遮天。一道詔敕。勒令姓房姓杜的。齊出秦邸。房杜兩人。感於其豆相煎。形勢日急。因找出秦王的妻舅長孫無忌。說是今日嫌隙已成。禍機將發。不早爲謀。禍及社稷。公與秦王誼關至戚。不若勸王爲周公事。保全國家。存亡安危。正在今日。無忌告知世民。世民以問李靖。李世勣。因二李擁兵在外。實權不小。二人未及答復。忽邊關又有警報。說是突厥又領兵內犯。呀呀。這就奇了。前文敘明頡利可汗因畏懼柴壁龍。趕的議和退兵出關。如今隔不多時。又不曾聽講壁龍亡故。難道他先怯而後勇嗎。諸位有所不知。我原講柴壁龍的技師。是歷山飛甄翟兒。那甄翟兒是天下聞名的大俠。從在太原聚嘯以後。因徒衆品流夾雜。致被官軍撲滅。（此事在唐末起兵以前。）翟兒因洗手脫去盜籍。甚麼馬三寶。





柴壁龍皆在若師若友之間。不過姓甄的年事較高。常往來於梁師都之門。前次壁龍演的那齣怪戲。早由顏利告知師都。師都告知翟兒。偏生翟兒多管閑事。替顏利致函壁龍。屬其不必過問。壁龍答書。亦勸姓甄的脫離關係。因有這段文字。所以顏利探悉壁龍不出。才敢放大膽子。又點齊人馬。預備殺至邊關。消息報至長安。這時是太子建成漸露頭角。那三軍司命的牌子。不能假借他人。獨在御前力保齊王元吉。元吉這時兵權在握。首先抽出一支金批令箭。令尉遲敬德爲前路先鋒。凡屬秦王府的精銳。一概調用。

干戈之禍。起自蕭牆。兄弟寇仇。骨肉參商。

【評】此回書全敘建成、元吉與世民兄弟參商。以促起殺機。推其亂源。總由高祖之輕諾寡信。假使高祖能內斷於中。或召集開國諸元勳。將儲嗣問題。早爲決定。何致有玄武門骨肉摧殘之慘劫。乃計不出此。知慶州構變之謀。而寔建成不罪。知東宮備寔毒酒。而寔建成又不罪。徒曰儲位久定。未便更易。徒曰手足相殘。終不相諒。嗚呼。唐室奄有之天下。世民手創之天下也。今以創業之人。寔令側坐向隅。而反授庸碌無能者以主器。於情於理。皆不得謂



平雖然世民亦不爲無罪。骨肉天倫。可以情感。可以德化。象髮舜憂。象喜舜喜。聖人處家庭之變。勉爲其難如此。然此種涵養。不能責之周公。況下焉者。手讀竟爲之三嘆。插絨花木。蘭替父出征。及柴壁龍盜七寶。雕鞍金函枕。皆能引人興味。而不嫌唐突。絨事妙手。

### 第十五回 玄武門弟兄仇不解 未央宮父子淚如麻

齊王元吉總攬兵權。調用秦耶要人。抽動天策勁旅。比如賭碁。都是些制命要着。敬德尤不服氣。忙與長孫無忌。入白世民說。大王尙不早計。大禍已至目前了。世民說。同氣相關。叫人怎忍下手。敬德說。人情孰不畏死。今大眾願以死奉王。這真是天與民歸了。聞之。天與不取。必受其殃。大王奈何以沾沾小仁。不顧大局。世民猶不爲動。這個當兒。猛可的進來一人。形色倉皇。似有急事相報。世民定睛一望。不是別個。却係率更丞王暉。世民因邀王暉密談。粗枝大葉。談過便走。世民於王暉走後。因對無忌。敬德說。伊來沒有別語。講是齊王與太子定計。欲我與太子前往昆明池。爲彼餞行。彼即暗伏勇士。一俟我到。即行動手。并言明他倆計畫。太子是人求內

禪齊王是立爲太弟。無忌不待詞畢。忙頓一頓足說。先發個人。後發爲人制。兩語可決了。世民歎說。骨肉相殘。古今大惡。我誠知禍在旦夕。但欲待他先發。然後仗義出討。方爲有名。觀此則可知兄弟暗鬪。誰不讓誰。敬德因卽接言說。大王者再不顯敬德。敬德不能留居左右。惟有束手待斃。請從此辭。無忌亦說。王如不從敬德。無忌亦相隨而去。分明一吹一唱。兩人念起緊箍咒來。世民乃再召府僚集議。大衆齊說。大王以舜爲何如人。周公又何如人。世民笑說。誰不知他倆是古來聖人。衆人又說。假使舜拘守父命。那浚井不出。必爲泥塗。完廩不下。必成灰燼。以此看來。這父命是不可拘的。又如周公避位居東。沒有那缺戕破斧的動作。一任管蔡爲所欲爲。又何以郊禘定鼎。閱年八百。以此看來。大義滅親。又是不生問題的。全係拏聖賢賭呪。世民說話雖如此。我可問諸龜卜。左右聽道。忙將一件一尺三寸的老龜殼捧出。供在案上。正當點燭焚香。早是府丞張公瑾搶上前來。將那老大龜殼投棄在地。老大遭劫。大嚷一聲說。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今日之事。彷彿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難道問卜不吉。我們便好能手嗎。快人快語。刪去許多枝節。世民因疑一凝神說。然則今日之事。是非行不可嗎。





公謹說不但可行。且應速行。（斬釘截鐵。無待游移。）世民意決。乃令長孫無忌密召房杜二人定計。那知玄齡如晦均謝不來。（又出人意外。）無忌詰問二人。二人因說日昨敕旨。勒令我倆脫離秦邸。不得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罪。是以不敢奉教。無忌還報世民。世民不覺動怒。忙的拔出龍泉寶劍。交與尉遲敬德說。玄齡如晦如何背我。你去前窺動靜。如無來意。可將此劍砍去兩人腦袋。好來見我。（一很至此。厲害厲害。）敬德領命。仍邀約無忌同往。見了房杜兩人。說明王意已決。你倆非去不可。玄齡再聰明不過。彼見敬德持劍而來。不懷善意。因喏喏答應着我去。如晦也就會意。於是四人分兩起去見世民。這一次接談。關係甚大。俗稱房謀杜斷。姓房的是工於運籌。姓杜的是勇於決策。世民得這二位定計。還有甚於事無濟嗎。一宵已過。次早太史令傅奕入朝。奏稱太白經天。高祖因問主何吉凶。傅奕答說。太白星爲秦分野。以臣意度之。秦王世民當上應天象。陛下此座恐不能屬之別人呢。（說得確鑿有據。）高祖愕然。會秦王世民入朝。高祖因以天星示象。及傅奕陳奏爲言。世民因請屏左右。兒臣有言告密。高祖當即叱退左右。世民因密陳建成元吉淫亂後宮。（大約張尹二妃。尤其不免。）高

祖大驚說。有這般事麼。世民說。兒臣何敢妄言。兒臣自問無絲毫孤負兄弟。偏他倆時欲加害。謂替世充、建德報仇。不知世充、建德與他倆何親。又不知他倆與兒臣何仇。兒臣若果枉死。永遠父皇。已是可痛。且魂歸地下。亦愧見諸賊。還乞陛下恩宥。說罷。竟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英雄而兒女矣。）高祖益愕然說。這還了得。明早即當審問。汝宜早參。世民曙趨退。當即於夜半調兵。命長孫無忌等分別指揮。埋伏在玄武門外。天才拂曉。宮內已透出消息。你道甚麼消息。便是那張婕妤先得着皇上口氣。說是今早要廷訊淫亂宮闈的重案。事關建成、元吉。特派心腹內監給信東宮。兄弟倆得着這信。元吉因對建成說。今日早朝。恐防有變。不如託疾爲是。建成笑說。內有妃嬪。外有宮甲。秦王雖強。其奈何我。我倆不如往參。自探消息。遂俱乘馬入玄武門。剛到臨湖殿。聞得高祖已召集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德彝、宇文士及、竇誕等六人。（却是六味地黃丸。）臨朝會審。兄弟倆知事不妙。馬韁一帶。掣回便走。將及玄武門。（着了道兒了。）忽背後有人喊說。太子太子。齊王齊王。你倆因甚麼不朝呀。元吉回頭一看。不是別人。乃是積世冤家李世民。他也不與打話。忙從飛魚袋裏取出弓箭。（入朝佩帶弓箭。想係預備交





手)接連三枝。均被世民閃過。最後一箭。經世民接着。也搭上弓弦。向建成射去。建成總料他是還射元吉。不提防箭沒眼睛。竟將建成射倒落馬。死於非命。(了却建成)元吉瞧見建成落馬。慌得沒命狂奔。才出玄武門。劈面碰着尉遲敬德。又復撥馬入門。這一入門不打緊。可巧一出一入。與世民撞個滿懷。兩人皆跌落下馬。偏是元吉先起。奪去世民手內的弓。偏是敬德跑來。喝退元吉。忙將世民扶起。送至別室安歇。他又出尋元吉。誰知元吉將往武德殿面謁高祖。說時遲。那時快。元吉前面走着。後面弓弦響處。已應聲而仆。敬德拾上。用刀割取首級。(了却元吉)并將建成的首級。亦照樣割下。兩顆首級。并在一起。大踏步再至玄武門。只見門扇緊閉。門外是人聲鼎沸。不知有多少軍馬。門內是張公謹嚴密抵禦。斷絕交通。敬德向公謹詢問。端底。公謹答說。那外邊來的是東宮衛將馮翊、馮立、駙馬都尉薛萬徹。約數是有幾千人馬呢。裏邊出去的是雲麾將軍敬君弘。中郎將呂世衡。彼此這場鏖戰。聽說內軍敵不過外軍呀。敬德又說。我們埋伏。難道一起作戰嗎。公謹說。現在長孫無忌還領着百騎在此。敬德點一點首。說聲你且把門開了。讓我出去觀戰。請問這時。敬德是個甚麼模樣。聽我講來。那賊盜已除。

去了。鐵甲尙披掛在身。一副面孔黑而發亮。頰下一部黑鬚。彷彿鋼鉞一般。腰佩着弓箭。左手拎着兩顆人頭。血污淋漓。右手仗着一枝馬槊。一聲馬來。當有家將把原騎的烏騾馬帶過。門扇開處。外間一片聲浪。真個海嘯一般。好個敬德。騎的馬又高。又把兩顆人頭向馬槊上一挑。嚷聲。你們要見太子嗎。要見齊王嗎。活的沒見了。來見見這兩顆囚囊罷。說罷。將手一舉。那兩顆首級。還血污淋漓的晃蕩個不住。這時馮翊、馮立。却沒有話說。爲最駙馬薛萬徹。算個小小公親。因問這兩顆頭誰叫殺的。敬德大嚷一聲。說是皇帝老子叫殺的。這一聲彷彿半空中迸出個霹靂。把來的人都嚇得屁滾尿流。登時跑走得乾乾淨淨。在下却要補絃一句。可憐那敬君弘。戰薛萬徹不過。被萬徹用長矛扎了。呂世衡又雙戰馮翊、馮立。不過被二馮用刀殺了。俗語講得是。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兩將死去。只好由家俗延請高僧羽士。超度超度。不在話下。單講高祖升坐在武德殿。久久不見三個兒子朝參。帶疑惑他們彼此避面。樂得馬馬虎虎糊搗過去。再作計較。匆匆轅朝。留裴寂、蕭瑀、陳叔達。等待命朝堂。自家却攜紮妃嬪。至海池中泛舟爲樂。外面打得尸山血海。三個兒子剩了一個。裏面還左擁右抱。尋着開心。




老頭兒真不省人事。呀呀。這御花園裏。那來面個黑大漢的高祖。此時年過六十。兩眼昏花。人個模樣是瞧不清楚。但那一枝鐵槊。繫着兩顆人頭。在那裏晃蕩晃蕩的。却也瞧科八九因大叱說。來者何人。只見那黑漢插槊在地。倒身下拜說。臣便是尉遲恭。高祖說。你來做甚。敬德奏說。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特起兵誅逆。現已授首。特遣臣奏聞。高祖這驚非小。知道那馬槊上懸掛的兩顆頭。必係建成、元吉。一時心如刀絞。忍不住痛淚雙流。便連那侍從的妃嬪們。姪好們。才人們。無不玉容慘澹。雨打梨花。這一片淒楚哀音。不忍卒讀。依高祖的性子。本想將尉遲恭鎖拏起來。辦他個闖宮或犯駕的罪名。無如今日之事。這尉遲恭係代表世民。現在三個兒子存了一個。我再同這一個鬧鬧脾家。人還編排我薄福呢。唉。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這兩句話。念了又念。然後招呼內侍。快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人內。這裏內侍往來傳達。還有一會兒耽擱。在下趁這點空閑。把敬德混入御園的原由。補敘一敘。（此種過楞。却不可少）原講敬德以太子齊王兩顆首級。嚇退宮府兩軍。因又復入玄武門。回報世民。世民間問情由。因歎說。今日之事。可算得不成日月。甚麼大舜呀。周公呀。那不過強詞奪理。我居心又何嘗妄。



殺兄殺弟。不過兄不成兄。弟不成弟。逼着我向殘忍這條路上走。如今路是走過了。我怎麼去見父皇。敬德說。這事還讓敬德去碰這釘子。寧死敬德。毋死秦王。說罷。提著鐵槊。人頭。大踏步一氣趕至御園。富有禁軍攔阻。敬德是不與打話。但把兩顆頭晃了一晃。許多血點子。濺上人身。人略避開。他便闖到海池。冒冒失失的見。忽操總一句。別人以身包膽。他却以膽包身罷了。不多一會。甚麼裴寂、蕭瑀、陳叔達。還有其他等等。無不紗帽紫袍。烏鞞象笏。搖擺而至。此時高祖已棄舟登岸。在一座御香閣。召見諸臣。首對左僕射裴寂發問說。不圖今日。出此大變。以後事體。又如何處置。裴寂方在沈吟。早是右僕射蕭瑀。門下陳叔達奏說。若論太子齊王。並無建白。自我朝龍興以來。所有平定四方。統一土宇。全係秦王功業。與太子何與。與齊王又何與。乃彼以無功而貴。無德而尊。而猶不知自足。啓釁蕭牆。臣敢斷言。今王太子齊王之殺身。均係自殺之。并非秦王殺之也。秦王功蓋天下。內外歸心。為陛下計。正當乘此事變。立為太子。付以軍國重務。宗社幸甚。臣民幸甚。（雖係錦上添花。然措詞頗為得力。）高祖聽到這裏。不禁轉憂為喜。點首稱善。好個敬德。當即在旁插言說。陛下既願立秦王。現在外事尙未平靖。應請速降



手敕。令諸軍并受秦王節制。高祖卽顧陳叔達說。卿可速去擬詔。待朕臨朝發落。叔達聞命卽去。高祖仍帶着妃嬪等乘輦入宮。敬德及裴寂、蕭瑀、還至朝堂候旨。一會工夫。高祖臨朝。由叔達呈上草詔。高祖略加點定。卽命叔達出東上閣門。宣布詔敕。安定衆心。復遣黃門侍郎裴矩趕赴東宮。曉諭將士一律遣散。兩人奉命去訖。帝又對敬德說。卿可往召秦王。速來後宮見朕。這裏敬德退後。不消說得。高祖已命駕還宮。諸君記清。這日是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庚申。天氣熱不可當。高祖在後宮敲坐龍床。由宮人掌着鸚鵡羽扇。旁置盆荷數事。清風徐來。時引淨香。（應有點綴）龍心正當軒爽。忽的世民趨入。伏地叩頭請罪。高祖以手撫其額說。近日以來。種種懷疑。幾似曾母投杆。不能自解。今建成元吉。膽敢作亂。死有餘辜。不過事關骨肉。出此變端。可恨亦可悲呀。言已。淚已盈頰。世民仰首。高祖的淚珠。却滴在世民臉上。世民此時觸動天性。號陶哀鳴。看一看當前的慈父。想一想亡過的慈母。羔羊尙知跪乳。孝鳥猶然返哺。人生離開懷抱。欲掉轉頭。仍爲嬰孩。已不可能。我好恨呀。一壁想着。一壁哭着。一壁覷定高祖的兩個乳頭。不免用嘴吮吸起來。這時世民真有一種痛淚。如泉如潮。濕透高祖胸襟。高祖也不禁摟



抱世民放聲一哭。然後抽噎着收淚。（極意摹寫。打動人們天性。有功世教之文。）這裏正描着手巾。父子揩一揩淚眼。却好陳叔遠及裴矩已入宮復旨。算是這場悲劇。就此收科。單講世民回入秦邸。府人中復白世民說。斬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發。今建成、元吉各有子嗣數人。應一併捕誅。方可無患。世民也不禁止。一聽僚屬所爲。於是建成之子。如安陸王承道。吉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之子。如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粲。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無不按名捕誅。無一幸免。又秦府僚屬。尙欲搜捕東宮餘黨。列名計百餘人。世民也不加禁止。轉是尉遲敬德極力諫阻。說。今爲罪只有二人。業已誅死。不宜再及支黨。若輾轉牽連。恐反激成禍亂。何以求安。（言之造福。）世民乃請旨大赦。高祖因頒發赦文。大致謂。囚逆大罪。止建成、元吉二人。其餘黨與。一無所問。又詔立世民爲皇太子。國家庶事。皆由皇太子處分。（大事遂定。）如今編小說的先要拭觀新政。瞧瞧皇太子處分些甚麼事件。講那東宮僚屬。不有個太子洗馬魏徵嗎。這魏徵曾勸建成建立功業。（謂征劉黑闥事。）又勸其早除世民事。爲世民所知。卽召徵入見。徵却長揖不拜。（有身分。）世民益怒。因呵叱說。



你何故開我弟兄。徵却神色不動。漫漫應聲說。先太子若聽徵言。何至今日受誅。從前管仲爲子糾臣。曾射齊桓中鉤。人各爲主。何必諱言。（引證確當。）世民聽了。轉改怒爲喜說。公可謂亢直之至。遂引爲詹事主簿。（此係一事。）隨又召還王珪、韋挺、杜淹。命珪與穉同爲諫議大夫。（此又一事。并回應袁天綱對三人論相。）又查得廬江王李瑒與故太子。繕成書信一封。這信却關係非小。原來李瑒係太祖之孫。高祖從弟。以宗室近支。得叨封王爵。（現爲幽州都督。接羅藝後任。）彼與建成。算是叔姪。建成欲謀害世民。引彼爲助。彼遂慨然應允。來書答復。如今建成事敗。天網恢恢。這書落在世民手裏。世民何能不問。當遣通事舍人崔敦禮。前往幽州。召瑒入京對簿。瑒見敦禮。知係東宮事發。一面虛與委蛇。將伊軟軟匡住。一面却就商右領軍將軍王君廓。請問這王君廓與李瑒。又有甚麼瓜葛。諸君有所不知。先是唐廷以李瑒才具平常。而幽州都督又係重要位置。故特派君廓做他的助手。那君廓的出身。君廓的本領。君廓的戰功。是前書交代明白的。彼時李瑒得了君廓。便即倚爲心腹。與結兒女姻親。凡有要事。必彼此商量。今日得到入京對簿的消息。當然趕來求教。誰知那王君廓。不懷好意。一聽話。因便

想把李瑗做個奇貨。使想借李瑗的腦袋一用。李瑗話沒講畢。君廓早眉頭一緝。計上心來。慢騰騰的對李瑗說了句。這事未可逆料。大王爲國懿親。受命守邊。擁兵十萬。難道一介使來。便輕輕易易的從他入京嗎。况建成元吉爲皇上的親子。尙然不保身命。嗚呼。我恐怕大王入京。是禍多福少呀。李瑗聽到這話。不由得忿然作色說。公敵愛我。我計決矣。（死矣盆成括）忙的拘禁崔敦禮。徵兵發難。并召燕州刺史王諤。前來參謀軍事。命令發後。早有兵曹參軍王利涉進言說。王今未奉詔敕。擅發大兵。分明是個造反。若諸刺史奉令不至。王將奈何。李瑗聽了這話。彷彿兜頭澆下一瓢冷水。登時惶恐起來。急得跺脚。（太是沒用）利涉因說。山東豪傑。嘗爲竇建德所用。今皆失職爲民。不無怨望。大王若發使馳語。許其悉復舊職。彼輩必願效馳驅。然後遣王諤外連突厥。由太原南趨蒲絳。大王自營兵入關。兩下勢合。不過旬月。那就可得中原了。（談何容易。然有策勝似無策）李瑗拊掌稱善。因以轉告君廓。君廓劈口便說。這種計畫。是緩不濟急。試想大王已拘住朝使。朝廷必發兵東來。大王尙能需緩時日。慢慢的招徠豪俊。聯結強胡嗎。現乘朝廷尙未發兵。我們卽日西出。給他個湊手不及。當可成功。君廓不才。



蒙王厚待。願作前驅。（以身爲餌。辣手黑心。）這一席話。把個李瑗騙得相信不疑。因對君廓說。我今以性命託公。內外各兵。都付公調度。便了。（我要替君廓道謝。）君廓更不客氣。索了兵符印信。立即趨出事。被利涉得知。（已經遲了。）忙走告李瑗。說君廓性情反覆。萬不可靠。王宜以兵屬王誅。幸勿委任君廓。於是瑗又疑惑起來。正在心腸活動。忽報王君廓調動大軍。往圍燕州。已把刺史王誅殺了。可憐盧江王喫這一嚇。真是泥丸宮裏。失去真魂。在這魂沒返舍的當兒。又一遞一遞的來報。說是姓王的已經放出朝。便崔敦禮了。又說君廓曉諭大衆。明日便來圍攻王府了。李瑗這時回顧利涉。已走得不知去向。當下有個妖嬈美妾。名叫王瑤華。站在李瑗面前。只是淚流不止。原來李瑗生性漁色。對於瑤華。尤其用的是辣手黑心。（觀後文自明。）當即安慰了幾句。並說是愛卿莫煩。（何嘗煩你。）那王君廓係同我姻親。以情面看來。當不至賣我。我且親去問他。一問。瑤華只才退後。李瑗忙的戎裝上馬。帶領輕騎數百。剛剛出門。却好王君廓已領隊前來。原講君廓用的一槍一鏢。如係長槍敵人不過。那煞手鏢却厲害非常。李瑗也佩服這點。所以同他要好。同他結親。今聞反戈相向。特地前往質問。亦既觀



面偏生李瑗未及開口。那姓王的先大聲嚷說。爾等聽者。現在李瑗王誥一同謀反。膽敢擅拘敕使。擅發大軍。大逆不道。所幸那燕州刺史王誥已被我誅滅。單剩這逆首李瑗。現在目前。諸位如欲助瑗。那是國法難饒的。如不助瑗。處處皆係生路。何不快走。只這一句提醒衆人。登時瑗部數百輕騎。跑個精光。李瑗欲逃不得。不消費事。由君廓命人綁起。還虧君廓顧點親情。當將李瑗酖死。然後借頭一用。此事結果。君廓又查抄王府財產。又將瑗之愛妾王瑤華轉獻東宮。由着朝使崔敦禮護送入京。不在話下。單講皇太子世民自勾當幽州公案之後。一面是論功行賞。卽以右領軍王君廓爲幽州都督。並詔廢廬江王李瑗爲庶人。（此又一事）一面却醉酒婦人略借些管弦絲竹。自賞風流。上文不講廬江王的愛妾。有個王瑤華嗎。由敦禮護送到京以後。當卽昇入東宮。太子一見瑤華。真個是西施出世。王嬙再生。比玉能香。比花能語。當卽拉過纖手。問一問芳名籍貫。這瑤華原係有夫之女。自身有一段痛史。因淒淒楚楚的訴說一場。（妙在仍不說明）不由得世民不生憐惜。因這憐惜。不免派他供奉左右。時親香澤。這日諫議大夫王珪。以要事入見世民。世民在內院辦公。却廣列美女。不避生客。偏偏王瑤華認



識王珪。王珪亦認識瑤華。（想係王珪亦與盧江王有舊。）彼此相覷。剛被世民瞧見。因笑對王珪說。彼係盧江侍姬。盧江聞他嬌豔。計殺其夫。強行佔納。如此怎得不亡呢。（妙在由世民完全說明。敘事極有斟酌。）王珪答說。殿下以盧江爲是呀。爲不是呀。世民說。殺人以取妻。還講甚麼是非呢。王珪又說。珪聞齊桓公至郭。問父老云。郭何故亡。父老以善善惡惡對。桓公益加疑問。父老謂其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亡。今殿下既知盧江過失。復納其侍姬。珪以爲居心必贊成盧江。否則何爲蹈彼覆轍呢。世民連稱。我錯我錯。常即將王瑤華送入母家。（此又一事。）這總是新皇太子處理得常的事件。其中却有一件不妥。還與英名有礙的。原講齊王元吉正妃楊氏。因懂些麻衣相法。料定建、成、與、元、吉、不、逢、好、死。料定秦王龍章鳳姿。將來必登九五。所以前次毒酒陰謀。由楊妃弄個玄虛。以致保全世民生命。（根據前回。）這件事是世民當場瞧科的。所以元吉死後。其他有關係的。殺的殺了。逐的逐了。獨有楊妃收入宮中。尙未處分。這楊妃年才花信。性極風騷。若論豔色。不過恭維他兩句。眉含柳翠。面映桃紅。閉月羞花。沈魚落雁。也就夠了。最不可解決的。便是那一杯毒酒。換做半瓊香膠。一縷愛情。救出五分。





生。命（好語如珠）這種恩義，非比尋常。所以世民瞧着楊妃，也不忍孤負。楊妃瞧着世民，也格外獻勤。偏生太子妃長孫氏，不猜不妬，無嫌無疑。暗中竟做了氤氳使者。撮合泰山。我要講句蹊蹺。姓李的遇見姓楊的，總是佔着上風。那楊堅、楊廣、的江山，是送給姓李的。最著名不過是個豔幟。高張的楊玉環，把一位太平天子，弄得顛倒神魂。照表面瞧來，玉李占盡風流。照實際想去，諸楊亦成禍水。但是這次世民處分楊妃，又未免

殺弟留妻。於理不合。一世英名，不無損失。

【評】此回接敘弟兄殘殺之變，以曲直論，以是非論，所謂禍由建成元吉，而高祖不免失之。顛預也。夫處家庭有常顛預者，有不常顛預者。常顛預而不顛預，必亂必禍。不常顛預而裝作顛預，亦必亂必禍。如隋文帝之對於楊勇、楊廣，是常顛預不顛預者也。其爲禍亂如彼。唐高祖之對於建成世民、元吉，是不常顛預而裝作顛預也。其爲禍亂又如此。此回你殺我殺，不足深論。至世民入宮請罪，父子抱頭痛哭，子吮父乳，父撫子頂，此種寫實描情，真是一語一淚，一字一珠。



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俱係爲秦王賣力者。不過無忌賣力。祇賣到十二分。敬德賣力。却賣到二十四分。又蕭瑀、陳叔達、勸立秦王。一則曰宗社幸甚。再則曰臣民幸甚。文臣賣力。自與武夫不同。

借處分國家庶事。便一件一件的寫將下去。穿插毫不費力。不過於廬江王事實。一件又分做兩件。其言戰事。則將王君廓之陰謀險詐。完全披露。其言獻美東宮。詔就王瑤華來歷。分深分淺。作三種寫法。斯爲文不苟作。

## 第十六回

大開明堂武德內禪

重寘十道貞觀新猷

閭闔九天。大開宮殿。衣冠萬國。同拜冕旒。記得這年是武德九年八月中秋。由高祖下詔內禪。自稱太上皇。命皇太子世民即位。是爲太宗皇帝。按照內禪典禮。由皇太子世民先朝高祖。接受御寶。然後返至東宮顯德殿。南面升座。受文武百官朝賀。遣左僕射裴寂。祭告南郊。大赦天下。賜文武官勳爵。獨關內及蒲、芮、虞、秦、陝、鼎、六州租賦二年。免全國庸調一年。民八十以上。賜粟帛百歲倍賜。各種恩詔。次第頒發。立長孫氏爲皇后。這長孫后的門閥。前書已約略敘過。



見第一回。不過未爲皇后之前。大概以好讀書守禮法二語。包括一切。及至正位昭陽。所有服御務崇節儉。不尙浮華。太宗卽位。嘗與論新政。后默然不應。及至再至三。乃婉款對說。陛下豈不聞古語嗎。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妾係婦人。只知宮事。外政焉敢預聞。（爲有唐第一賢后）太宗聽到這理。不覺肅然起敬。立長子承乾爲皇太子。時年方八歲。係正后所生。是爲嫡出。更封楊氏爲慈妃。這楊妃便係元吉之妻。旣已與帝發生戀愛。何能不予以榮封。不過旣封楊妃。便連類而及。先封故兄建成爲息王。謚法叫做隱太子。次封亡弟元吉爲海陵郡王。後改巢王。謚法是個刺字。故歷史上而稱做巢刺王。編者還要替他加個徽號。稱做綠帽巢刺王。（滑稽之至。）想到巢刺王元吉在日。不是兵權在握。要調尉遲敬德做先鋒。前往征討突厥的嗎。（便由追封元吉。一筆轉到突厥。尋定纜索。不脫不離。）那時突厥聞說。已浩浩蕩蕩殺至邊關。如何由六月延至八月。仍是頓兵不進呢。（詰問得很是。）諸位有所不知。彼時突厥鬧著出兵。純粹空氣。自古及今。只有講是秋高馬肥。望月生心。沒有談過六月炎天。胡兒南犯。這點普通常識。人們應該有的。奈何爲邊報所欺。弄得建成元吉。調將點兵。張牙舞爪。結此兄弟倆腦。



袋搬家害人不成。反而自害。這是何苦呢。（全係掉弄筆鋒，自圓其說。）如今頡利可汗是實實在在出兵。是叫梁帥都代爲畫策。聲明那柴壁龍不來干涉。可放心大膽殺進中原。利頡猶恐突厥撤他後跳。逼著突利回來。突利不好推辭。仍是兩面狼頭大纛旗。一面方方飛虎旗。總計兵馬三十萬。由涇州直取武功。警報入京。太宗傳旨戒嚴。特命尉遲敬德爲涇州道行軍總管。哈哈。這北征的前路先鋒。呆派是敬德充任的。先前元吉攬權。非敬德奉調不可。那知虛話變做實話。這次敬德領兵三萬。衝至涇陽。巧巧與突厥相遇。當頭敵將。便是梁帥都。一面飛虎大旗。下立帥都。金盔金甲。一副冷黃面皮。幾根根鼠鬚。坐跨一匹黃驃馬。手執一口金背大砍刀。到還有點氣派。原講敬德用的是六十六斤一枝鐵槊。他也不與帥都打話。舞槊便刺。那帥都豈是對手。不消十合。已是撥馬敗走。敵旣敗走。陣勢移動。敬德給他個有進無退。一陣衝鋒。殺得帥都立營不住。退後三十里。這時頡利可汗獨從問道。直趨渭水。駐營便橋。先遣一員心腹大將。名叫執失思力。入都進謁。借窺虛實。太宗升殿召見。因問執失思力。汝國何故加兵。思力說。上國給發金幣。歲無定額。或多或寡。或有或無。是以敵國兩可汗。特統兵百萬。前來請命。

太宗見思力詞近恫喝，因怒叱說：「朕與汝可汗面約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今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入寇，汝曲我直，我有何媿！朕想汝雖居戎狄，應有人心，怎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應先將汝斬首，然後與汝可汗交戰，看汝可汗能勝我軍否。」（義正詞嚴，足塞敵膽。）思力聽了這話，無言可對，只有伏地叩頭，轉是陳叔達、封德彝、分班奏說：「兩國相爭，不斬來使，還乞陛下遣還思力，藉示優容。」太宗說：「朕若放還虜使，反令他越加藐視，益肆猖獗，這却不行。」因顧思力說：「權且寄汝首級，看朕督兵親征，究屬誰勝誰負。」思力不敢答言，儘著叩頭搗蒜。太宗因命左右將思力拘住，門下省當即召集禁軍，出拒突厥。這一回御駕親臨，朝臣扈從的，有蕭瑀、陳叔達、房玄齡、杜如晦、高士廉、封德彝、六騎，駕出玄武門，徑趨渭水。這個當兒，顏利可汗方在營中坐候，執失思力，誰知一等不至，二等不至，偏偏龍驤虎跳，繡旗招展，一對對金瓜月斧，大戟長槍，擁出一位大唐天子。這天子龍章鳳姿，英氣勃勃，金龍盔，現出燦爛寶光，當中一幢華蓋，彷彿縈結著五色綵雲。左右是紫蟒金貂，珠纓繡帶，有文無武，氣象威嚴。顏利出營一看，乃覺中邦儀制，遠駕巍巍，心中一想：「今日之帝主，即係前日之秦王，何其相隔一年，而氣度懸」



遠如此。正在出神。忽聽太宗大聲嚷說。頡利可汗。朕與汝定約。爾州（應十四回）汝曾設有盟誓。不再相犯。近年汝屢次負約。朕正要興師問罪。汝却引兵深入。莫非前來送死嗎。說至此。又揚鞭指著空中說。天日在上。我國并不負可汗。可汗獨負我國。負我就是負天。試問可汗可當得起嗎。頡利聽到這話。不覺心驚肉跳起來。原來胡俗迷信神鬼。說出甚麼天神日光月光諸菩薩。那是比鞭抽棒打還厲害。不由得不失魂落智。而况胡兒眼孔如豆。從沒見過什面。如今見唐天子變儀甲仗。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只把路駝噓了撒尿。老狼噓了嚙聲。正在牙齒作對廝逗的當兒。猛可鼓聲動地。旌旗蔽天。如虎如熊的唐軍。又潮湧而至。擺成一字長蛇陣。一望無際。頡利早是面如土色。回馬入營。閉門不出。太宗尙駐馬渭水北岸。蕭瑀恐太宗輕敵。叩馬固諫。堅請還朝。太宗笑說。朕籌思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敢回國前來。直抵畿輔。總道我國內有難。朕新卽位。不暇與彼爭鋒。我若示怯。閉城自固。彼必縱兵大掠。不可復制。朕爲此聞警卽至。一方示以整暇。一方又張皇六師。言必戰之狀。彼既懼我氣。復震我威。且因深入我地。隱有戒心。以是與戰必克。與和必成。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瞧着便了。（料得定。拏得穩）瑀遂曙


喏面退。不到半日。果然突厥已遣使臣渡河而來。向御前乞和。太宗復召責數語。因許和議。諸臣又有請乘間襲擊者。太宗不許。越日帝與頡利復會於使橋。彼此歃血訂盟。不無又要指天誓日。不消多講。那原使執失思力也。就隨時釋放。和議既成之後。蕭瑀復明白請訓說。前未與突厥修和。諸軍爭請出戰。陛下獨不之許。臣等頗以爲疑。旣而虜騎自退。究竟陛下憑何神算。得如所料。（補敘前事未及）太宗說。朕瞧突厥部衆。雖多不整。君臣上下。惟賄是求。當彼請和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多來謁朕。朕若誘令宴會。乘辭縛住。一面發兵襲擊。一面或遣李靖及長孫無忌。伏兵幽州。截彼歸路。破敵必矣。不過朕因甫經卽位。國家未安。百姓未裕。一與虜戰。結怨必多。彼若由怨生懼。勤修武備。就令一時不敢入邊。他日必來報怨。那就爲患日滋了。所以朕捲甲韜戈。啗以金帛。以滿其慾。以懈其志。將欲取之。必姑予之。這點計畫。卿難道不知嗎。（瑀先請不戰。而帝意似拒。後見諸將請戰。而帝又不許。經太宗允復訓示。想當恍然）瑀才拜服而退。在下趁手交代。這次便橋定盟之後。突厥兵隊自然完全出關。那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亦必就此撤防。不過接替敬德的。還要慎選其人。太宗想來想去。想出一個威鎮



幽州大名鼎鼎的羅藝來。講這羅藝。在那二十四路起兵的當中。要算叛隋最先。投唐最早。平心而論。前者一個夏王竇建德。後者一個漢東王劉黑闥。兩人勢力何等雄厚。氣燄何等猖獗。呻吟。若不是姓羅的坐鎮幽州。從旁掣肘。怕的中原逐鹿。就不知鹿死誰手呢。唐家待遇他也不能算薄。賜他國姓。封他燕王。由幽州大總管入朝。拜爲左翊衛大將軍。妻孟氏榮封王妃。據說他有個世子。名叫羅成。這羅成的聲名。一般齊東野人。無有不知。無有不曉。至於摺紳先生。反多忽略。想該是不實不盡了。（疑以傳疑）閑話休表。這時太宗因敬德去後。涇州要地須人。特命藝出鎮涇州。兼領天節軍將。并進開府儀同三司。這種風光。這種榮耀。豈是他人能及的嗎。唉。古語講得是。人苦不自知。知人亦不易。自古女流。多喫齋念佛。相信神話。以致三姑六婆。源源而至。應該羅藝要出岔枝。當時有個李仙姑。係濟陰人氏。此人自言神通廣大。法術無邊。能上入天堂。下游地府。知人生死。斷人吉凶。混入涇州燕王府。一見孟氏王妃。納頭便拜。稱係帝女轉世。將來必作皇后。藝有兩女。由仙姑端相端相。均稱貴不可言。巧巧羅藝退入後堂。瞧見仙姑與自家妻子談天說日。竟沒遮攔。因問端底。孟氏王妃一一告知。諸位。當時羅藝



如果有點常識。逐去仙姑。不聽讒言。何至有滅門慘劫。偏生他也要與仙姑扳談。仙姑這一手恭維。講着羅藝係光武再世。劉秀重生。一定紫微臨宮。帝星照命。好在亂世英雄。總有稱帝稱王思想。當下開出八字生庚。由仙姑查算查算。仙姑因說事不宜遲。當有披髮太歲在東北贊助。這句話原係仙姑信口胡縐。偏被羅藝想出個同志。那幽州不算是在涇州東北嗎。起先幽州都督廬江王李瑗。是繼任羅藝的。後來都督王君廓。又是繼任廬江的。諸君不記得嗎。那次洺州之戰。君廓與羅藝、羅士信。結成三角形勢。以破黑鬪。（應前十二回）這種同袍友誼。當然濃厚。於是親筆書信。差個心腹前去幽州。與王聯絡。王亦正中下懷。原來君廓由計陷廬江。奪取幽州都督之後。也就飛揚跋扈。爲所欲爲。偏生朝廷新任一位幽州長史。名叫李玄道。這玄道亦唐家宗室。辦事不無認真一點。君廓誤會其意。以爲玄道此來。必有授意。正在中心怏怏。却好得到羅藝密書。因將遺來的心腹召至。語以辦這大事。當然要勾通突厥。以爲外援。千萬不可暴動。下書人得了這話。當即趕回涇州。請問涇州羅藝。對於幹這破天荒的大事。又有甚計畫呢。原來羅藝計畫。是借着閱兵爲名。由涇州直抵幽州。一路旌旗招展。戈戟威嚴。



三通炮響。早是幽州刺史趙慈皓出郭迎接。羅藝與慈皓原有些情感。因將自己的功勞。并從前的架落。炫耀炫耀。不消講得。慈皓自然比他做開國的英彭。中興的岑馬。羅藝冷冷一笑說。你太小覷了本藩。難道那泗上亭長。白水真人。羅某便已結不上嗎。慈皓連連謝過說。是下官一時失言。（轉得敏捷）羅藝忙問說。然則我做泗上亭長。你可願作英彭。我做白水真人。你可願爲岑馬嗎。慈皓說。世有龍虎。必有風雲。念茲在茲。何敢忘懷。（不沾不脫。措語聰明）羅藝聞言大悅。因將叛唐起兵。并約定君廓的密謀。和盤託出。慈皓是陽爲贊助。一面具本入京告密。一面與統軍楊岌。暗中布防。軍事神速。太宗得到慈皓的密奏。隨即選派了兩員上將。一係長孫無忌。一係尉遲敬德。各率人馬五千。來勦羅藝。誰知羅藝得信亦快。料定這回告密。必係慈皓。當遣得力將弁。元將慈皓捉到。當轅訊問。鞭背三百。正欲推出梟首。却好統軍楊岌。已召幽州軍。出慈不備。攻入行轅。藝喫這一唬。也來不及處分慈皓。忙的手提一桿丈八長矛。跨馬來戰楊岌。須知楊岌是有準備的。羅藝是沒準備。以有備攻無備。藝雖驍勇。亦不敢戀戰。忍心棄了家小。隨帶輕騎三百。預備往投突厥。那知逃出鴈門。所有騎兵已十去七八。剛剛羅藝

鞍馬辛苦。落在荒林休息。甫及坐定。由從人在背後用刀砍死。取了首級。回獻楊岌。却好長孫尉遲兩軍已滅。由楊岌轉獻藝首。并將藝之妻女一并押送。無忌敬德略一訊問。知道羅姓一門均誤於仙姑李氏之手。應該天網恢恢。那仙姑尙不會逃脫。當即捉住。仍由刺史趙慈皓判決行刑。不在話下。（了却羅藝）單講慈皓勾決羅姓一門及仙姑李氏案畢。因又謁見長孫尉遲兩帥。陳明幽州王君廓與羅藝亦有同謀情事。兩帥更不怠慢。聯名上了個奏本。太宗覽奏。當又下道旨意。立召君廓來京。誰知君廓耳風很長。羅藝這邊的事。他早打聽得清清楚楚。本擬派兵來援。不料事情變化。如此飛快。現在長孫尉遲兩帥未走。又有朝旨飛召入京。君廓知道不妙。想一想。如其出兵。怕的戰無忌敬德不過。如其入京。又怕但有去路。沒有歸路。原講他勸羅藝要勾通突厥。如今挨着自家。也好向突厥逛逛了。心口商量已定。當即結束結束。一槍一鎧。一人一騎。竟離開幽州。取路雁門。出關未及百里。打算先至朔方。去晤梁師都。只是塞外人烟稀少。好容易找到三五戶人家。時已夕陽西下。眼睛一花。覺得有個金盔金甲的人物。立在面前。眼耳口鼻七竅流血。定睛一望。不是別人。乃係虜王李瑗。君廓心底明白。這是狹





路相逢。李瑗必前來索命。因大着膽子。跳下馬來。一手持槍。一手提鍋。來趕鬼物。那知鬼物的  
冤纏不散。君廓向東。那鬼物轉西。君廓向西。那鬼物轉東。天氣漸漸黑暗。幾個圈子一轉。一聲  
咕咚。可憐王君廓已跌落糞坑。襖那李瑗索了命去。（不必有是事。不可無是文。言理言情。卽  
因卽果。）當地土人隨時割去首級。以係中國逃將。送呈關吏。關吏驗明爲王君廓。用特頒封  
入都。太宗顧念前功。特令將遺尸收還。連首藁葬。表過不提。（又了却君廓。）單提太宗由承  
受內禪以來。昕夕厲精圖治。於次年改元貞觀。講這貞觀政治。第一是知人善任。從諫如流。凡  
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必令諫官隨着。有失輒諫。又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  
省。每當延見。必問民疾苦。及政治得失。人才可否。百官各有發表。獨宇文士及無諫。封德彝  
無薦表。上問士及。士及因說良藥苦口。忠言逆耳。臣之不諫不諍。將爲陛下留些愉快地步。（  
是個佞臣口吻。尙不失之滑稽。）上遂一笑寘之。因又轉問德彝。德彝怔了一會。說了句臣非  
不盡心。現時却無才可薦。上不禁勃然動怒。說君子用人如器。各隨所長。自古人君致治。難道  
能借才異代嗎。患在自不訪求。奈何輕量當世。德彝惟惶恐謝罪。先是德彝曾佐導隱太子建

成及巢刺王元吉。謀害太宗。以宮中事祕。無人披露。至是太宗稍有所聞。遂疏遠之。但德彝擅長的是春藥房術。可以迎合那隋煬昏君。不能懲重這英明帝子。黔驢伎倆。至此而窮。闕上加樞。樞罷還悶。悶極樞極。居然一病而死。死後由侍郎史唐臨追劾他種種隱惡。種種奸狀。種種穢史。太宗怒甚。因追削德彝官爵。賜諡爲繆。這豈不罵名千古嗎。至於貞觀賢相。第一房玄齡。第二杜如晦。直諫敢言。第一魏徵。第二王珪。若論姓房姓杜姓魏姓王的如何致君堯舜。媿迹雙泉。諸君有這種寶貴光陰。到去左闕右史。讀一讀貞觀政要。看一看資治通鑑。不來同在下扳談了。（言而多諷。得弦外音。）操總一句太宗時代。由貞觀元年至貞觀四年。治績甚佳。其時歲斷死囚祇二十九人。幾至刑措。斗米價祇三錢。東至東海。南至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費糧。取給道旁。史稱海宇又安。中外恬謐。却是有的。（三代下稱刑措者。止漢文景時。唐太宗時。）好個太宗。又因民少吏多。定議裁併。遂分中國爲十道。

一關內道。（領雍、善、同、商、歧、邠、隴、涇、原、寧、慶、鄜、坊、丹、延、靈、會、鹽、夏、綏、銀、豐、勝、二十三州）  
二河南道。（領洛、汝、陝、虢、鄭、滑、許、潁、陳、豫、汴、宋、亳、徐、泗、濠、鄆、齊、曹、濮、淄、清、萊、棣、兗、海、沂、密）



二十八州)

三河東道 (領蒲、晉、絳、汾、隰、并、箕、沁、嵐、石、忻、代、朔、蔚、澤、潞、十七州)

四河北道 (領懷、魏、博、相、衛、貝、邢、洛、桓、冀、深、趙、滄、德、易、定、幽、營、燕、北、燕、檀、營、平、二十三州)

五山南道 (領荆、峽、歸、夔、澧、朗、忠、涪、萬、襄、唐、隨、鄧、均、房、郢、復、金、洋、梁、利、鳳、興、成、扶、文、集、暨

巴、蓬、通、開、隆、果、渠、三十五州)

六隴右道 (領秦、渭、河、鄯、蘭、武、洮、岷、廓、疊、宕、涼、瓜、沙、甘、肅、十六州)

七淮南道 (領揚、楚、滁、和、壽、廬、舒、光、蘄、黃、安、申、十二州)

八江南道 (領潤、常、蘇、湖、杭、睦、越、衢、婺、括、台、福、建、泉、宣、歙、池、洪、江、鄂、岳、饒、信、虔、吉、袁、撫、潭

衡、永、道、郴、邵、黔、辰、夷、思、南、三十七州)

九劍南道 (領益、嘉、眉、邛、簡、資、雋、雅、黎、茂、翼、維、松、姚、戎、梓、遂、綿、始、合、龍、普、渝、陵、榮、瀘、二十

六州)

十嶺南道 (領廣、韶、循、潮、康、瀧、端、新、封、潘、春、羅、南、石、高、東、合、崖、振、邕、南、方、簡、潯、欽、尹、象、藤



唐宮歷史演義 第六回

六二

桂梧賀連昆靜樂南恭融容牢繡鬱越南義交陸峯愛驩四十六州)

這十道分實既定。此疆彼土。各有城守。惟朔方一隅。尙爲梁師都所據。諸君記清。這時師都已不稱梁大丞相。而稱做梁皇帝了。且不僅稱做皇帝。且號爲大度毗迦可汗。所統治的國土。是包有雕陰弘化延安等郡。那一面方方飛虎旗。早不適用。早改用狼頭大纛旗。以與頡利突利取同一儀式。他還有兄弟梁洛仁。大將李正寶。這正寶却有萬夫不當之勇。善用一柄金龍吞口大環刀。足有六十斤上下。師都却以正寶做個大大靠背。阿弟洛仁。亦不過弱。單是要的兩口日月刀。也有二十來斤一口。不過性貪杯酒。有了這酒。雖仇亦恩。沒有這酒。甚至恩化爲仇。正寶知道洛仁脾味。三個不來。便以酒灌他。他管奉着老兄的命令。去打夏州。那夏州是朔方緊隣。大唐在彼安實兩位守將。一係長史劉晏。一係司馬劉蘭成。二劉的文才武略。頗爲不錯。他倆覺得朔方有隙可乘。一面多派間諜。一面却告密朝廷。諸位須知這太宗皇帝。是喜於發展。不喜於保守的。他在未分實十道以前。尙把朔方實之化外。自從分實十道以後。不但要掃清朔方殘孽。還想繫邗支之頸。斫樓蘭之頭。做個胡越一家。南北統一。那才心滿意足呢。當



下得到夏州二劉密報。不由得雄心大啓。當命柴紹爲左衛大將軍。薛萬均爲左屯衛將軍。萬徽爲右屯衛將軍。各領人馬一萬。前征朔方。這時柴紹却要借重阿弟壁龍了。壁龍初猶游移。以與甄翟兒曾經交口。兩不預聞。如今馮婦再來。不無顏汗。繼以阿兄柴紹一再慫恿。居然的肯走一趟。但是他走這趟。不與唐軍同行的。他是單獨自由。不消半日。早已落到夏州。見過劉晏。劉蘭成。刪去寒暄。專爲軍事的討論。畢竟蘭成腦筋靈敏。想出個箭射雙鷗方法。只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便可賺取了。李正寶撇開了梁洛仁。那不是個箭射雙鷗嗎。原來師都也是個好色之徒。宮中有個愛妾。名叫非烟。生得一貌傾城。面若嬌花。眉如初柳。年方花信。性極風騷。師都是視若掌珍。不令外出。偏生非烟不安於室。悶則生病。師都無可如何。只好由伊隨喜隨喜。此事被蘭成探實。當即做些手續。指導壁龍。那知壁龍是個慣家。他只高來高去。一會兒將李正寶一件玉器。一封書函。送進非烟臥室。一會兒又將非烟的寶釵。送進梁洛仁的房間。一會兒又假梁洛仁的手筆。遞至梁師都的書案。一會兒又將梁師都的印璽。存放在正寶的床頭。這般撮神弄鬼。不知誰個葫蘆賣誰種藥。先是師都早起。料理公務。忽見書案上發現備便。



條用的阿弟名子筆迹又不很對路。不過便條語意是告發李正寶與非烟有染。并有贈物爲憑。師都不信。趁便踱入非烟臥室。只見非烟將醒未醒。瞧到妝臺。果然有信一封。并玉器一件。拆信一看。信中敘明卿的寶釵。現已替交洛仁。惟洛仁醋意頗濃。似不欲不才預聞其事。師都讀過這信。拏兩眼瞠一瞠。非烟却看不出。一點苗頭。一肚子狐疑。且不講甚麼。又到阿弟洛仁房間。却搜檢出一枝寶釵。的係非烟插髮之物。心中想了一想。這件事那李正寶却脫不了干係。忙的大踏步衝進正寶房間。只見正寶捧着一顆印璽。在窗前辨認。一聲驚覺。那印璽拍通落地。師都搶前一看。連嚷好呀好呀。朕一方國寶。怎怎怎的落在你手內。正寶方待分辨。師都早命部下將正寶捆了。先行坐朝審問。問問這句。正寶也是翻眼。問問那句。正寶也是翻眼。師都不由得雙鞦齊頓。說是不打。如何肯招。當由部下取過大杖。將正寶按翻在地。結實的敲打一頓。打得皮開肉綻。正寶只稱冤屈。師都想了一想。這事還須先問原告。於是又把洛仁招呼過來。問到寶釵。也是翻眼。問到告發的手條。也是翻眼。再三追問。洛仁因說。某有某的筆迹。可汗瞧這筆迹。對是不對呢。師都聽到這裏。覺得事須根究。不能任意屈打。且把正寶寄監。且說



這裏處分未決。忽探馬一遞一遞的飛報。說是唐軍已抵朔方。師都忙着點兵調將。披掛上馬。頭一陣遇見薛萬徹。戰到十合。已被萬徹的長矛刺傷左臂。接着由梁洛仁上前抵擋。那柴紹又衝殺過來。一枝方天畫戟。猶如蛟龍出水一般。洛仁亦戰殺不過。敗退入城。

難弟難兄。雙雙戰敗。絕迹飛行。出人意外。

【評】書至此始覺車書統一。天下底定。所行制詔。先立后。後太子。後妃嬪。亦係應有之義。不過敍冊妃。以側重元吉妻也。因是以及元吉。又因元吉追敍其總攬兵權。備征突厥。突厥之出爲唐患。至再至三。事猶未已。太宗謂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吾以爲有太宗之才。略則可。不然。有不爲天下後世所笑哉。

突厥訂盟之後。又接敍羅藝。王君廓。史本兩事。而編者獨並爲一談。以其有綫索可尋。樂得推波助瀾。不另起爐竈。

作小說與編史不同。史書必反復於政治得失。人才盛衰。以爲行政者之借鑒。小說作用。沁脾而已。假如斟酌古多方徵引。必令人生厭。故是回僅就宇文士及封德彝之不疏諫。不

薦賢。反面着筆。對於房杜魏王之嘉謨懿行。略而不談。以免閱者厭膩。

唐伐朔方。以去突厥之屏障也。蓋突厥頻頻內犯。多由梁師都爲彼導綫。故不得不大張撻伐。又有柴紹必有柴壁龍。與前回却好相應。

### 第十七回 平突厥二李立奇功 賀上皇羣臣呼萬歲

朔方梁師都戰唐軍不遑。敗退入城。其弟洛仁也趕回見兄。師都因說來將猛勇。非命李正寶出馬不可。洛仁說正寶棒傷未愈。如何出戰。惟有高掛免戰牌。速向突厥那邊求救。師都連連稱是。當梁洛仁向頡利。可汗請兵。不消講得。頡利方倚師都做己國屏蔽。豈有見危不救之理。一聲令下。登時兵馬齊集。共計二十萬之多。胡笳一起。真個愁雲黯黯。殺氣騰騰。第一日暫行三十里。天色漸晚。可汗止住。大帳并攜帶幾個胡中美女。酒綠燈紅。噉嘈箏笛。鬧他個快樂。三鼓以後。齊入睡鄉。誰知那柴壁龍又翩然而下。（久別經年。無任渴想）其時殘燭未滅。壁龍是見一個美女。捆一個美女口中。用棉絮堵住。不令聲張。最後惹到頡利臥。燭影之下。瞧那頡利可汗。醉夢鼾。還摟着一位妖嬈。同困壁龍是不加殘害。用條長繩。將一男一女。雙雙捆



紫（愈出愈奇）這時頡利驚覺酒醒。眼睛睜着。嘴裏擡着絮團。明明見個人對他嚷說。我是柴壁龍。今日小小給你個警告。說罷。將身一晃。形影全無。諸位須知這回不比上回。上回手續簡單。是沒驚覺的。這回手續麻煩。是有驚覺的。若問壁龍模樣。彷彿拚命三郎石秀。依稀打虎行者武松。我不能不替他留個印相（好的好的）。壁龍走後。常有戈什哈多人進帳。將人衆一起鬆繩。口中棉絮去了。頡利忙的遣人招呼梁洛仁說。是我軍暫且不進。大家須防着柴壁龍。要緊要緊。不談頡利緩軍不發。且談梁洛仁趕回朔方。報知壁龍攪亂番營情形。師都大驚失色。想找歷山飛出做調人。無如一時不得個下落。現在倚靠的只有個李正寶。我千不該萬不該將伊毒打。如今臨時抱佛。待我自去央求。以便退敵。主張堅定。當即從監牢內請出正寶。先行謝罪。然後請其出馬。正寶棒傷已愈。當即滿口應允。即時披掛停當。頂盔貫甲。坐騎一匹棗紅馬。手持金龍吞口大環刀。威風凜凜。係一表人才。三通炮響。領隊出城。唐營早派着劉晏。劉蘭成上陣。蘭成拈了一根綽金槍。與正寶戰不多合。撥馬敗走。但蘭成這敗。係半真半假。論力量却敵不過正寶。論作用却要離開圈子。好彼此談心。正寶明白這點。當即縱馬追去。約

莫里許蘭成因勒住馬韁。回顧正寶說：你個尊聲好麼？（問得蹣蹣）正寶絀着雙眉說：與你何干。蘭成笑說：士可殺不可辱。彼以國士待遇。當以國士殺之。以衆人待遇。當以衆人報之。如今師都將你用重捧毒打。以我瞧來。那裏將你當做人類。簡直同犬馬無異了。（措詞刻毒）

正寶說：然則依你怎樣。蘭成說：依我便投唐。現在唐天子是聖明有道。愛才如命。以你這樣英姿逸舉。怕不封妻蔭子嗎。正寶說：這就借重推轂了。當下蘭成滿拍胸脯。正寶約定明日出降。并言不但我降。我還可以替你運動洛仁。蘭成連稱好極好極。兩人又假意的戰了一會。復歸原地。各自收軍。原講正寶回營。要運動洛仁的。繳令以後。即將洛仁邀入己營。預備幾甌美酒。將洛仁灌得酩酊大醉。起初談談前突的疑案。自家的苦痛。繼而談談突厥之不可倚靠。（逼近一層）洛仁酒已過量。因醉言說：豈獨突厥頡利不可靠。便連家兄梁皇帝亦不可靠。（快而且直）正寶再逼一句說：你係做阿弟的。總不能不靠家兄。（逼得好）洛仁因說：我豈但不靠他。啾啾當將牙齦一咬。很很的做個殺人手勢。說了句毀他娘的。（如此。則忍心而害理矣）正寶聽到這理。只才將今日臨陣的情形講了一講。洛仁啾啾答應。次日由正寶伴爲請



令討戰。其實帶領部下人馬已飛的降唐。梁師都聽得正寶降唐。直氣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烟。正在性發如雷。猛可唐營。搥起十面大鼓。人如虎猛。馬似龍驤。把個朔方城圍得水洩不通。師都欲戰不能。欲退不能。只見阿弟梁洛仁手撒日月雙刀。跳躍而至。師都方疑他請令出戰。誰知他這刀不殺別人。先請老大哥試試鋒利。一聲克察。人頭落他。當由洛仁獻與唐營。這算是大功告成。（了却梁師都）編者要操總說句。唐營若沒柴壁龍。也不能神出鬼沒的做了許多手脚。破除許多障礙。若沒劉蘭成。也不能想出箭射雙鵬的妙計。剪去師都羽翼。及至朔方底定。師都授首。功勞加在柴紹薛萬均萬徹身上。紹封護國公。加鎮東大將軍。萬均萬徹亦晉大將軍。蘭成擢行軍總管。正寶得娶非烟爲妻。（借償尊腎痛苦）洛仁劉旻官仍原職。改朔方爲夏州。惟柴壁龍行迹。知盜近俠。太宗以真之廟堂。或任以方面。終嫌未當。不過多賜金銀。使爲其兄附屬罷了。（不爲無見）單講太宗既平朔方。不無又要經略突厥。這突厥在極盛時期。實能統領朔漠諸部。如今分東分西。日漸衰敗。所有漠北諸部。也就或東或西。甚至今日屬東。明日又西。今日屬西。明日又東。大大小小。零零碎碎。共有十三四部。一爲薛延陀部。二爲

回紇部。三爲都播部。四爲骨利幹部。五爲多濫葛部。六爲同羅部。七爲僕骨部。八爲拔野古部。九爲思結部。十爲渾斛薛部。十一爲奚結部。十二爲阿跌部。十三爲契苾部。十四爲白霫部。據講這次頡利徵調各部。那薛延陀回紇兩部。已抗不受調。太宗得到這確信。常派鴻臚寺卿鄭元璿以撫慰新定夏州之便。卽調查突厥各部虛實。不消三月。元璿回朝復命。極言突厥有可取之狀。一由各部落不受調度。二由頡利輕聽婦言（卽義成公主）以致親屬都相猜忌。三由連歲飢荒。民餒畜瘦。乘此往擊。殊易爲功。朝臣亦請大張撻伐。太宗沈吟一會說。朕與突厥新盟。口血未乾。似乎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若係他自來尋釁。那就師出有名。不必同他客氣了。諸臣喑喑而退。偏是胡虜天驕。不知斂迹。夜郎自太容易生心。大唐太宗方以大度容之。誰知鬪雞必欲奮距。怒蛙無故當車。可笑頡利可汗因薛延陀回紇諸部陸續叛去。乃令阿姪頡利率衆往擊。不幸突利連連敗仗。至將所轄諸地亦漸多失去。頡利竟召還突利。坐帳切責。突利不服。竟鞭而撻之。拘而囚之。幽至十數日。放出。突利那得不怨。未幾頡利又向突利徵兵。突利不應。竟遣使馳入唐都。表請入朝。太宗閱表。因對諸朝臣說。在昔突厥甚強。控弦百



陵中夏無人敢當。因此驕恣不道。自失民心。今困窮至此。自請入朝。朕不能不喜。又不能不懼。諸卿試想。突厥衰微。無暇入寇。邊境從此得安。豈不是可喜麼。但朕或失道。他日亦與突厥相似。豈不更可懼麼。卿等宜隨時納諫。匡朕不逮。庶不致蹈彼覆轍呢。（此係英主之言。與其他不同。）朝臣皆唯拜命。會頡利聞突利降唐。特發兵往攻。突利又遣使至長安乞援。太宗因召羣臣集議說。朕與突利約爲兄弟。（見十四回）有急不可不救。但與突利也是同盟。轉覺進退兩難。卿等以爲何如。杜如晦忙的應聲說。臣意以爲當伐頡利。戎狄有何信義。終必負約。今幸有機可乘。失此不圖。後悔無及。請陛下從速發兵。（畢竟杜先生善斷）太宗稱善。然雖調動兵馬。尙遲回有待。不料頡利竟發兵前來。諸位。這回頡利敢毅然出兵。到不懼怯。那柴壁龍嗎。不過天下事。單怕揭穿。第一次由壁龍替他畫眉畫臉。他却不開其聲。不見其人。不知道柴壁龍是種甚麼三頭六臂。所以怕得厲害。第二次雖被壁龍紮起手脚。口塞棉絮。當時眼看壁龍。也不過個雪白而龐。掄眉豎目。也不甚可懼。可怕在那裏。（忽然談起心理學來。文人之筆。無施不可。）而况這時。甄翟兒又來替他仗膽。所以他益發不怕。我要請問這甄翟兒歷山



飛。又是個甚麼模樣。哈哈從這些說。像那水滸上的時遷。從近些說。像那大清傳上的楊香武。施公案上的竇爾登。幾根老鼠鬍子。言不出衆。貌不驚人。沒有甚麼稀罕的。（原來如此。）這時顏利寇邊。只好營在夏州以外。一面傳諭劉旻、劉蘭成、梁洛仁、李正寶、協同守城。不日當有大軍接濟。一面却遣使薛延陀。冊封其酋長夷男爲眞珠昆迦可汗。賜以鼓纛。令他南圖顏利。是時夷男方爲諸部所推戴。欲正汗位。忽接大唐敕使。非常歡慰。拜命之後。隨遣阿弟統特勒隨唐使入貢。太宗嘉其恭順。又特賜夷男寶刀寶鞭。且面諭統特勒說。爾歸語爾兄。所部人衆。或有大罪。當用此賜刀斬之。其小罪。用此賜鞭鞭之。幸勿寬縱。統特勒忙的叩頭謝賜而退。這一來薛延陀夷男叨受唐封。遂在鬱督軍山下建牙設帳。號令近部。所有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靄諸部。統爲附屬。且擬進軍突厥。爲大唐效力。諸位須知太宗這種計畫。叫做腦後一鍼。彼顏利只圖鼓行而南。誰知自家的背後。已有人熱鬧起來。一時心底着慌。忙改變方鍼。遣使赴唐奉表稱臣。願尙公主。修塔禮。太宗如何答應。因對來使說。朕前伐叛寇梁師都。聞汝主已欲出兵相助。後聞中道折回。方許其能守前約。朕故姑寬勿問。今突利可汗表請入朝。



是他有心效順。與汝國何干。汝主反去攻他。且無端犯我邊境。汝主自思。應該不應該呢。朕正要與師問罪。汝主還想和親。真是可笑。汝歸轉報汝主。欲要保全性命。不如自縛來降。（強硬已極。）來使不敢多言。叩別自去。可巧代州都督張公謹也。上奏議六條。備言突厥可取狀。上嘉納之。乃於是年冬季。命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總管。統兵北征。卽以張公謹爲副。再令李世勣薛萬均萬徹爲諸道總管。分路進兵。共計兵馬十五萬。均歸李靖節制。李靖是由馬邑會師。其時頡利可汗駐兵定襄。若論彼此人馬實數。唐軍不過十五萬。胡兵不下三十萬。不過戰陣交鋒。第一憑着智略。第二憑着銳氣。如以銳氣而論。大唐開國。正如曉日初升。其時兵制。稱做府兵。甚麼叫做府兵。便是悉取十道的精銳。集中長安。皇帝且親自教射。記得那年有一日太宗臨殿教射。由宇文士及封德彝兩臣進諫。說臣聞國家定律。兵刃至御前。例當處絞。今命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爲害甚大。太宗笑說。帝王視四海爲家。全國人民。皆朕赤子。朕奈何把禁中衛。先加猜忌呀。（此段係引證亦係補筆。）將士得到這種溫旨。從此益加奮勉。所以唐初四府兵。無不一以當百。十以當千。你想擊這十五萬比較那胡兒三十萬。豈不有天

淵之別嗎。以智略而論。李靖會騎龍行雨。燃犀照江。（皆照應前書）第一等天武神威。誰個比得他。這一次歷山虎甄翟兒也要來做一做刺客。那知才入大帳。便被一種英氣留住。不是編書的好講神話。我佛寶相。自發生舍利光明。曠代英姿。那有不吉神呵護。甄翟兒在帳外偷覷了一會。不敢驚張。抹一抹老鼠鬍子。刷的去了。他這一去。馬上給信頡利。勸其從速奔逃。好個頡利。甚麼心愛的美人。（指蕭后）附帶的寶貨。（指楊政道）都不暇顧及。單單攜着義成公主。開城溜走。當有虜將康蘇密率衆出降。唐軍完全收復定襄。并生獲亡隋的蕭后及楊政道。以留真軍中不便。忙的遣人解送長安。暫行擗過不談。（請看後文）單談頡利可汗。攜着義成公主。一夫一婦。由定襄奔至磧石。漸漸胡兵勦騎。陸續趕來。因又收合餘燼。意在結壘自固。不料并州都督李世勣。又自雲中殺來。頡利忙遣兵五千防禦。白道。偏生世勣已搶先占住白道。照他勢瞧來。沒有白道。則磧石斷難為守。頡利是無路可走。一面領着殘部由磧石竄入鐵山。一面仍派執失思力赴唐謝罪。情願舉國內附。太宗也就不為已甚。常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同往撫慰。又詔令李靖妥為料理。李靖接到詔書。因對副帥張公謹說。今頡利



雖敗。部衆尙盛。若走度磧北。後且難圖。爲今之計。宜乘詔使到虜。發兵掩擊。虜以爲有詔往撫。必不相防。我軍一至。不及趨避。如此則虜爲我擒。那便一勞永逸了。公謹說。詔書許降。行人已往。若我發兵襲擊。雖可必勝。但唐儉安修仁的生命。又仗誰保險呢。李靖笑說。機不可失。昔韓信破齊。不顧酈生。後世何曾編排他。不是。只要有利國家。便犧牲一兩人生命。也不算甚麼。（未免太忍。）公謹無話可答。當卽勒兵待發。會世勳亦引人馬來。於是李靖在前。世勳在後。沿途遇着胡虜。便執之以爲鄉導。在這個當兒。頡利却接到詔旨。方盛排筵宴。款待唐安二人。有談有笑。不料偵騎前來報密。說是大唐的大軍。離此不遠。怕的是掩其不備了。頡利大驚。因急問唐安二使說。這這這是何故。大唐天子既許我歸附。因甚又遣兵到此。難道是設計誑騙嗎。唐儉畢竟狡猾。說了聲。可不必要驚疑。我倆從都中來。此未曾會過李總管。想是總管不知。所以領軍前來。若由我倆捨去攔阻。定可令其回軍。萬望勿慮。言畢。便攜着修仁出帳。跨馬加鞭。竟自馳去。（好個脫身計。）頡利聽唐儉所言。也信爲實情。待儉等去後。尙以爲不必設防。眼巴巴的望其退軍。誰知帳外的警報絡繹而至。右說是唐軍距此七八里。有說五六里。有說



三四里。頡利出營一望。只見唐軍浩浩蕩蕩。疾馳而至。自知不及。整兵。慌忙跨上千里龍駒。輕身逃去。部衆相繼四竄。唐軍闖入虜營。如入無人之境。東衝西突。刀砍槍挑。殺死無算。踰入後帳。見有一個盛裝婦人。和一個少年男子。你道是誰。便係頡利的可敦。義成公主。及兒子疊羅支。這回頡利倉卒逃亡。連妻子不能顧及。那是怪可憐的了。人衆將一母一子推至主帥面前。李靖問明是義成公主。因說。你這敗國亡家。不知羞恥的婦人。殺之恐污我刀。不殺又恐留禍。水左右還是替我砍了。（殺得痛快人心）其次問到疊羅支。知係爲頡利的兒子。只是一名正犯。要打入囚車。解送長安的。閑文休敘。單敘那失時倒運的頡利可汗。一騎馬跳出鐵山前路茫茫。弄得個無家可歸。無國可奔。心想。那漠北諸部。是不必惹他。現在只有個叔叔蘇尼失。我還於他有恩。不如前去投他。再作計較。原來叔叔蘇尼失。係啓民可汗之弟。官居沙鉢沙設。（係突厥的藩鎮）建牙靈州西北。這靈州屬大唐的關內道。在下趁手交代。這時靈州總管。便是任城王李道宗。副管便是張寶相。一李一張。坐鎮靈州。處理邊務。與那蘇尼失情。感極好。不生衝突。偏生這個堂兒。頡利可汗要投奔伊叔。在叔姪方面。豈能沒些關顧。但這喪



家之狗。漏網之魚。是惹得人人注目的。我要怪頡利糊塗。當他從鐵山發脚。寧往漠北。不往漠南。他這依附蘇尼失。彷彿是個自投羅網。果不其然。一邊由李靖檄行李道宗。一邊又由李道宗派張寶相前來搜勦。這張寶相也是一員虎將。常帶領輕騎三千。來見蘇尼失。蘇尼失得信。忙與頡利計議。依頡利主張。要想蘇尼失同他同往吐谷渾。蘇尼失不以為然。頡利便負氣而走。竄入荒谷。諸位想想。一個人類。不似飛禽走獸。饒到飛禽走獸。還被獵戶尋着。何況一個洶融酒色的狂徒。不會高飛健走。那有不被搜獲的道理。寶相捉到頡利。那蘇尼失也就乖巧不過。舉衆出降。自是漠南斷絕虜蹤。所謂東突厥之東西兩部皆平。(西突厥另見後文)俘虜送入長安。太宗皇帝是親御順天樓。盛陳儀仗。召見頡利。這時頡利金枷鐵鎖。匍匐階下。太宗因朗聲詰責說。汝有大罪五款。可知道嗎。汝席父兄遺業。淫虐人民。自取滅亡。其大罪一。與我屢盟。復向我屢叛。其大罪二。恃強好戰。暴骨如莽。其大罪三。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其大罪四。我欲宥汝。遣使招撫。汝尙遲延不來。其大罪五。本該將汝斬首。以正天討。但念汝自便橋訂盟以後。尙不敢十分放肆。姑貸汝死。頡利得了生命。只是叩頭搗蒜。太宗乃命去了枷鎖。由太僕寺

引去從優待遇。此次論功。加封李靖李世勳爲光祿大夫。各給絹帛。頒詔大赦。賜酺五日。時太上皇正徙居大安宮。聞得頡利成擒。不禁哈哈大笑說。昔漢高困於白登。終不能報復。今我子能滅突厥。爲我一洗前恥。可謂付託得人。太宗進謁上皇。上皇至凌烟閣。召集諸王妃主及貴戚近臣等數十人。宴酒列宴。飲至半酣。上皇自彈琵琶。太宗起舞。諸王更迭奉觴。爲上皇壽。千載一時。一部廿四史。如此樂境不多得。太宗興高采烈。流連忘倦。直到漏下三鼓。然後扶醉回宮。他這回宮。忽的勾起一樁心事。此事來的必奇。你道甚麼心事。便是那前屈解京的蕭后及楊政道。至今猶未發落。政道入京。胡亂交給鴻臚寺。賞他衣祿終身。了却楊政道。獨有蕭后。係交給楊妃的。這楊妃便是刺巢王的尊閻。我也不必贅言。今夜太宗酒後。正是樂極思淫。想要嘗嘗異味。當將蕭后召了入宮。應該是五百年前業窳。論這蕭氏妖嬈。年事已四十開外。偏生也眉蹙春山。眼含秋水。那裏是半老徐娘。簡直又破瓜雛玉。呀呀。編書的只顧信口開合。也不調查實在。豈有佳人半老。能混做二八嬌娃嗎。諸位有所不知。這時太宗是醉眼麻沙。燈燭之下。最易胡混。如果沒有這種心理。亦何至以精神龍馬。撲抱住帶肉骷髏呢。



（莊諧並用此非誨淫之文。乃係喚醒夢夢。及早回頭。）一宵已過。次早太宗便招呼內監。傳旨將作匠替蕭氏起蓋一所宅院。接着又想起第二次解京的疊羅支來。俗說海燕引雛。不妨同朝鳳闕。江魚帶子。儘可同躍龍門。那疊羅支自然隨着伊父頡利生活。更不必另立門戶了。處分已畢。還有新經歸附的十數萬胡虜。沒處安插。太宗因大集朝臣會議。依中書侍郎顏師古的主張。是請就河北安奠降衆。分立酋長。管領部落。以免散漫無稽。禮部侍郎李百藥意亦相同。不過注重在定襄之間。設奠一都護府。對於十萬多人。才得個總理。惟長史溫彥博不以爲然。伊却查照漢建武故事。要將降虜圈住在塞下。做我中國捍衛。太宗深以爲是。其時祕書監魏徵侍立御旁。連連搖首。說是突厥世爲寇盜。與中國尋仇不已。今幸破亡。陛下因他降附。不忍盡誅。自宜縱歸故土。斷不可留居中國。從來戎狄無信。人面獸心。弱卽請服。強卽叛亂。今降衆不下十萬。數年以後。蕃息倍多。必爲心腹大患。依臣愚見。是以驅出塞外爲是。（此議與師古百藥相仿。但陳述較爲痛切。）太宗未及發論。偏又彥博答辨說。王者無外。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拒却不受。昔孔子有言。有教無類。今如拯彼死亡。授彼生計。教以禮義。數年之後。盡





爲吾國赤子。又復簡選酋長。令人宿衛。彼等畏威懷德。趨承恐後。又有甚麼後患呢。（不係好大喜功。）太宗笑說大臨（彥博原名大臨）之言是也。當下魏徵見太宗偏向彥博。不復與辨。嘿然退席。太宗卽敕令突厥降衆。處寘塞下。東自幽州。西至靈州。皆爲降胡居地。又分突利故地爲四州。頡利故地爲六州。左寘定襄都督府。右寘雲中都督府。分統降胡。封突利爲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兼順州都督。突利受命辭行。太宗因面諭說。汝祖啓民避難奔隋。隋立爲大可汗。奄有北荒。汝父始畢反爲隋患。天道不容。乃使汝顛沛至此。我本想立汝爲汗。因念啓民故事。可爲寒心。是以斟酌至再。命汝爲順州都督。汝往須善守中國法律。以保全汝身。汝家那就得了。突利拜謝而去。太宗再命頡利爲左衛大將軍。但是留京不遣。又封蘇尼失爲懷德郡王。并授寧州都督。又封阿史那思摩爲懷化郡王。右武衛大將軍。兼化州都督。統轄頡利舊部。諸位須知太宗行爵論賞。不是隨隨便便。使馬馬虎虎的。因思摩前在武德年間。曾經高祖破格優待。（見十四回）後在貞觀初年。亦曾一度朝謁。進止有禮。而且效忠故主。終始不渝。所以太宗瞧他得起。位置與突利頡利相仿。而寵信過之。此外降附的番將。如執失思力以下。皆授



官有差計五品以上。凡百餘人。幾與朝臣相半。因此番臣入居長安。約有萬戶。這真算得華夷混合了。不過那頡利留京日久。鬱鬱不樂。漸漸形容憔悴。面色枯槁。太宗有時相見。頗爲憐憫。因對頡利說。汝可想活動沒有。朕聞虢州地多麋鹿。可以游獵。汝如願去。朕不妨放汝去做該州刺史。頡利乃涕泣下拜說。臣係待罪餘生。仰蒙陛下鴻恩。得陪輦轂。此後能保全骸骨。已是萬幸。所有特詔。是不敢拜賜。帝意乃止。

昔何驕恣。今何偃蹇。蛟龍入池。生機奄奄。

【評】此一回書。專敘突厥失敗始末。彼突厥之敢於犯邊。前後特劉武周梁師都爲導綫耳。卒之武周敗。師都亦敗。試觀唐伐師都入朔方。爲問頡利突利有敢於援助乎。柴壁龍種種行動。又一問題。不過朔方去。突厥以亡。突厥不與唐死爭朔方。此大誤也。出兵中止。吾不知其何心。

唐用薛延陀擾突厥後方。亦擊魏救趙之一法也。其制勝不盡由彼。不過薛延陀既擾後方。則突厥心必不寧。枝動樹搖。而後李靖李世勣得乘隙進兵。路路可制彼死命。



突厥去定襄而遺棄蕭后楊政道。去鐵山而遺棄義成公主及疊羅支。漸逼漸緊。至靈州荒谷。則竟遺棄其身矣。以三十萬之衆。橫行一世。結果東奔西竄。自身不保。由輕信妻言。叔與姪不相顧耳。因信妻言。必欲爲隋仇唐。因與姪不睦。以致突利投唐。已成孤立。通槃失算在此。

掃平突厥。全係李靖李世勣之功。二李於唐廷遣使許突厥和議之後。獨掩其不備。以收不世之功。真是善用決心幹事辣手。

### 第十八回 征外藩吐谷渾上表 失內助長孫后竄天

大唐貞觀七年冬十一月十五。這晚算是個月當頭的時節。其時萬里天容。一碧如洗。疏疏大小寒星。漸湧上一輪冰月。瞧這月色皎致。好不爽快人也。太宗朝見上皇。上皇勳了舉杯邀月的念頭。急命真酒未央宮。召文武百官及宗室外藩。一并賜宴。賺他個滿朝歡樂。諸位從古至今。要算得唐高祖李淵是第一福人。江山由兒子打下。給他坐了。坐得膩煩。又行個內禪。傳與太宗。這種太上皇架落。比那孫子明皇。不知快活得許多呢。同是一個太上皇。阿孫是淒涼南



內挑盡孤燈。乃祖是高會未央。歡賞明月。（文筆精湛飽滿。神光又照定後書）還有一種湊趣。這時北胡南越。統作降王。真個雕頭鑿齒。識海水而來朝。烏弋黃支。驗東風而受吏。先講蠻會馮智戴的係那二十四路起兵的馮盎之子。那馮盎的歷史。前書已經敘明。（見十一回）其子智戴。生得秀目長眉。一表非俗。而且性耽吟嘯。每當酒過三爵。常吐出妙音。大有龍吟洛水。鳳嘯丹山的意味。有歌必有舞。却好頡利可汗侍立一旁。太宗因命他起舞。他這起舞。有分叫猿猴出洞。鷄子翻身。於發揚蹈厲之中。却表示些抑鬱不平之氣。舞畢退後。上皇因笑對太宗說。如今胡越一家。曾爲從來沒有呢。太宗於是捧觴上壽。說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所及。兒臣智力未能及此。昔漢高祖亦嘗從太公賓酒此宮。妄自矜夸。兒愚竊所不取。上皇益喜。殿上齊呼萬歲。時值月輪當頂。上皇因滿斟一杯。對嫦娥祝了一祝。說了聲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躊躇滿意之至。非用此二句不好收場。其實詞係坡仙作也。借用却也無妨。）儘此一杯。方才退席。席散之後。只有頡利悶悶不樂。彼當盛時。亦曾統一漠南漠北。奄有諸部。統兵百萬。堂堂大唐天子。在昔何嘗不向彼國稱臣。而今反墮入羈囚。向人屈膝。你道可恨不可恨。可

惱不可惱呀。因恨因惱。頡利遂懨懨成病。不到兩月。一命歸陰。偏生他個兒子疊羅支并伊叔蘇尼失亦相繼而沒。總之魚游淺水。那能潑鱗振鬣。鳳入牢籠。不會騰身展翅。胡虜本匹驕子。經此束縛。斷斷是不能久延生命的。太宗聞頡利父子既死。深爲歎息。命從胡俗焚尸而葬。追封歸義王。賜諡是一個荒字。在下趁手交代。頡利身故未久。那突利因奉召入朝。由順州行至并州。亦暴病而沒。（有子賀詳鶻。見後書。）朝廷除加恩賜卹外。特命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文記事。刻石安賓兩汗墓所。不在話下。單講貞觀七八年間。四夷酋長除遼東高麗國外。貢使斷絕。（先醒一筆。）其餘南如林邑波斯。西如黨項康國。北如高昌薛延陀回紇等國。或部落無不奉表納款。即附近高麗有座扶餘國。亦遣使來通音問。你道這扶餘國王是誰。便是那蚪髻客張仲堅呀。仲堅從那年與李靖及紅拂夫婦分手之後。（應第一回書。）即與其妻盧氏戎服乘馬。遁入浙閩一帶。做了海盜的總指揮。積久經營。居然有海船千艘。甲兵十數萬。舉尊蚪髻是要獨當一面。無論大小。須得一塊統轄地。應該天從人願。適值海東扶餘國內亂。蚪髻給彼個不及提防。便掩襲國者。做了海外天子。消息遞給李靖。不消講得。賢夫婦自然是酌酒三



杯。望風遙祝。編書的也便交代一件首尾。此時各國替太宗上了個尊號。稱做天可汗。太宗笑說。朕爲大唐天子。難道又下行可汗事嗎。各國齊稱萬歲。爲言外俗以可汗爲尊。不識天子二字的名義。今稱陛下爲天可汗。令外俗知可汗以上又有天可汗。自然益加畏服了。太宗覺得此話有理。也就允從。從此頒給璽書。敕賜外國君長。皆鈐蓋天可汗三字。明年高昌國王麴文泰入朝。太宗見這文泰。二目閃灼。光芒不定。又是鳥喙鶯鼻。一部絡腮鬍子。因想來曾相貌不善。若生在中國。一定爲操爲莽。難共心腹。不過外國人品。另有一種相法。誰個外國人不是高鼻深目。虬鬚髮。彼既來朝。當以婉言安慰。找一要動問句。這高昌國是在那裏。諸君有所不知。這高昌國却在吐谷渾之西。焉耆之東。其時焉耆王叫做突騎支。吐谷渾王叫做伏允。皆與麴文泰有些連絡。不過文泰在西域方面。很想占點面子。太宗爲駕馭外藩起見。也就賜文泰的鼓旗。并寶刀寶鞭。凡是外藩得了寶刀。便可執刑殺人。得了寶鞭。便可執法鞭人。諸位須知。小人得志。都想狐假虎威。文泰得唐廷恩賜刀鞭。回到本國。任意的殺人鞭人。始而殺殺本國人。鞭鞭本國人。繼而淫刑以逞。不知不覺的連帶到左隣右舍去了。但是西隣的突騎支。尙未



唐宮歷史演義 第十八回

八六

發難。東隣的伏允却不可忍耐。伏允想這鼓旗刀鞭皆由唐賜。怪唐廷恩不普及。居然的大起兵馬。來犯涼州。太宗聞警。當命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於大總管以下。又分設五個行軍總管。一是兵部尙書侯君集。派爲磧石道總管。一是刑部尙書任城王李道宗。派爲鄯善道總管。一是涼州都督李大亮。派爲且末道總管。一是岷州都督李道彥。這道彥係神通之子。如今派爲赤水道總管。一是利州刺史高甌生。派爲鹽澤道總管。這五道總管統歸大總管李靖節制。又蕃將執失思力及契苾何力亦派受李靖指揮。講這契苾何力係那突利部下的一員驍將。生性樸忠可靠。慣使一桿虎頭鏝金槍。重五六十斤。真有萬夫莫當之勇。彼雖胡人亦生得英姿秀發。氣宇不凡。由突利物故之後。他還痛哭了幾場。這可算忠於所事了。（略加贊語。便覺此人未可輕視。）閑話不提。單提吐谷渾部酋伏允。（見第八回約征李軌）年已六十左右。一國兵權政權總歸一位。天柱王執掌。天柱王與高昌的麴文泰本來勢不相下。彼見文泰將獨霸一方。遂亦力求發展。一時點齊兵馬十萬。前犯涼州。這涼州刺史卽是段志玄。諸君可還記得段志玄力戰那宋老生嗎。（事見第五回）霍邑一仗。其人勇不可當。原講伊左手執



鞭右手用槍。身材魁梧。彷彿一座寶塔。如今這寶塔却鎮壓涼州。任憑天柱王日夜攻打。總不能搖動分毫。這日志玄聞得李靖將到。那五路行軍總管。亦個個分道揚鑣。務在掃平吐谷渾。生繫伏允之頸。這個當兒。伏允却駐兵庫山。做天柱王的後盾。天柱王攻打涼州不下。又偵悉大唐由五路進兵。知事不對。正欲下令撤兵。忽的三通炮響。叵耐涼州刺史段志玄已大開城門。率領輕騎三千殺出。天柱王不敢怠慢。當即手提金背大斫刀。列陣出馬。彼此鏖戰了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正欲雙方收陣。忽見敵軍後營。如山崩地裂一般。略一打聽。原來是任城王李道宗從東北殺來。講這道宗年才二十四歲。生得高眉朗目。氣宇不凡。慣使一桿方天畫戟。運用起來。比那駙馬柴紹。還勝過一籌。青年人銳氣當前。不肯落後。這一陣廝殺。却好不約而同的。同志玄左右夾攻。任憑天柱王有十萬雄兵。經這一陣廝殺。已是傷亡過半。連着連着退兵。道宗是直追過來。直至庫山。踹破伏允的後防營壘。方才歇手。這時伏允却想出個堅壁清野方法。請問甚的叫做堅壁清野。便是將所有兵馬。屯入磧中。將徧地野草。全行燒去。這個計策再毒不過。教你進不可攻。退不可守。諸位想想。大漠窮秋。無邊荒草。這一縱火。如何撲滅。還虧





唐宮歷史演義 第十八回

八八

道宗有點心計。彼見前面火起。卽將後方的荒草。完全割去。火至退入後防。那火不接頭。方才中斷。（也是軍事野戰的常識。不可不知。）這裏野火斷了。却好各路人馬齊到。李靖亦紮營庫山。大衆集議進行事宜。依李大亮高甌生主張。說是現在徧野延燒。馬無芻草。如何得食。不如就此退師。道彥亦不加可否。獨有侯君集連連搖首說。現在虜已敗遁。鳥飛獸散。君臣攜離。父子相失。果能協力進取。不難馬到功成。此時不取。更待何時。道宗在旁。也就拍掌稱善。李靖更不怠慢。依計照行。當分諸軍爲兩道。令侯君集李道宗由南道。自家與李大亮却由北道。另以執失思力、契苾何力爲南北救應。話分兩頭。先講北道的唐軍。由庫山取路牛心堆。遇着吐谷渾的戍兵。李靖因命騎將薛孤兒前去衝殺一陣。這薛孤兒頂貫着爛銀盜鎧。生得一表人才。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手中提着一桿爛銀槍。不知道的方疑惑薛仁貴出世。其實薛仁貴尙在後書。此薛非彼薛。便算先替那仁貴描個影子也無不可。（前寫薛仁。果現寫薛孤兒。都係爲仁貴預描影子。純然掉弄虛鋒。引人入勝。）好個姓薛的。提槍躍馬。一陣衝殺。踏破了牛心堆。接着又准撲赤水源。這赤水源過去便是曼頭山。曼頭山的形勢十分險惡。當有地柱王在

彼扼守。講這地柱王生得面如鍋底。眼似銅鈴。生成力大無窮。手持一柄月牙鎗。非是在下講到外夷。便牛怪蛇神的。不上綫路。操總一句。我們中土的人。是個文明種族。彼輩風氣野蠻。形狀語言。無一當意。不怪編書的儘力形容。你瞧地柱王扼守曼頭山。只顧紮死營。打死仗。誰知姓薛的在前營突陣。那薛萬均萬徽又奉着李靖帥令。自後路殺來。把一座曼頭山。包圍得水洩不通。地柱王困守山頭。也沒個人影來救。因甚沒人來救。在下不交代過嗎。彼吐谷渾伏允。是用的堅壁清野法。所謂清野。是用火把野草燒光。徧地一片烏黑。所謂堅壁。便各守各營。你不我來。我不你往。因這個緣故。所以地柱王死守山頭。不出五日。竟被唐軍攻破。那地柱王是被殺了。所搜得山上糧草。足夠半年之用。你道唐軍可快活不快活麼。李靖因得了曼頭山。打聽酋長伏允現已據守突倫川老巢。天柱王尙擁着重兵在赤海截殺。這個當兒。李靖又把北道的兵馬分做兩路。一路自家帶領薛孤兒擬直搗突倫川。幹那擒賊擒王事業。（可惜此不路通。）一路由薛萬均、萬徽弟兄倆前往進取赤海。好與南道兵馬相應。講這赤海同柏海是一水毗連的。那裏是個海。不過鹹水湖泊。周圍或百里或二百里不等。其時天柱王兼轄柏



唐宮歷史演義 第十八回

九〇

海赤海。不料萬均、萬徹一路人馬深入。天柱王升高一看，不禁哈哈大笑說：「來將不明形勢，已陷入絕地。看我來制他的死命。」一聲胡笳，漫山遍野的都蜂擁着人馬，漸來漸近。把二薛困住。垓心原講薛萬徹用的丈八長矛，薛萬均亦用的熟銅雙鎗。兩人瞧見番兵重重裹入，疊疊包圍，忙着退兵。已來不及，於是各仗兵刃，東衝西突，都被亂箭射回。次日兄弟倆又拚命大鬪。誰知那高處是箭若飛蝗，低處是撓鉤齊出。虧的萬徹坐騎是匹駿馬，不然已被鉤倒。萬均身着重鎧，不然渾身要添幾個窟窿。這一次殺不出去，只有坐以待斃。無他法想，偏是萬均、萬徹沒有法想。那天柱王又調足番兵，滿布羅網，滿擬瓮中捉鱉，一個活命沒有。（我亦謂然）豈知籊緊必炸，忽的雷聲隆隆，振得山鳴谷應。當下番營驚訝，不知何處打雷。回頭一看，原來不是轟雷，却是唐軍已到。敲動那鼙鼓，皮大鼓，振耳欲聾。當頭一將，乃是契苾何力。原講這何力有萬夫不當之勇，手舞一桿虎頭鑿金槍，交代有五六百斤。這種粗大槍頭，挑動起來，誰個抵擋得住。一時外圍解散，內圍也就鬆動。薛氏兄弟困在垓心，猛聽遠空鼓聲喧填，揣知救兵已到。當下便一個端槍，一個掄鎗，奮力殺出。居然轉敗為勝，踏破赤水番營，把個天柱王立脚不住也。



只好率領殘部。徑投突倫川的老巢。與那會長伏允廝守一起了。不談契苾何力、萬均、萬徹、攻拔了赤水。正擬與李靖合兵。單講南道的大隊人馬。是由侯君集、李道宗統帶的。還搭上一個高饒生。論這高饒生在虎牢關頭。曾隨大將尉遲敬德。闖入竇營。奪取那王琬的青驄馬。回應第十回。那時何等英雄。何等氣概。那知今非昔比。由庫山發脚。計須一千餘里。方到邏真谷。一路風霜雨雪。很是難行。不過君集、道宗均銳進無阻。獨饒生。呪風罵雨。有意逗留。由邏真谷。到得星宿海。這便是黃河發源之地。君集因對道宗說。我倆爲饒生所累。耽誤許多戰功。豈不令三薛笑人嗎。道宗連說不錯不錯。我們不必牽制。彼既畏難。擱着再說。於是兩將一鼓作氣。由星宿海殺到柏海。又由柏海殺到赤海。一路番營。都踹踏得不成日月。既至赤海。却好薛萬均、萬徹、契苾何力、及執失思力。皆在此屯駐。未及炊許。那前隊衝鋒薛孤兒已到了。薛孤兒不消半日。那大總管李靖同着李大亮也就到位。據說赤海距突倫川不過五六百里。但是亂山叢雜。更無別徑可通。原講李靖與二薛分做兩路。今又折歸一路。這一路是集中赤海。當由契苾何力做個開路先行。侯君集、李道宗、道彥、并三個性薛的陸續繼進。那執失思力却以

唐宮歷史演義 第十八回

九二

兵斷後。李靖與大亮又移營礮石山。好以高視下。隨意指揮。講這礮石山。要算突厥川個門戶。乃伏允大柱王不知守此。徒然蹶伏老巢。不知是何用意。這日却係吐谷渾王伏允一個末日。原講伏允的兒子名叫伏順。在隋滅唐興的時會。唐與吐谷渾極有聯絡。前次唐取西涼。伊父子異常出力。（照應第八回。）不幸伏順壽命不長。伏允又傾聽天柱王讒言。以致向唐稱兵。被唐戰敗。到得無可如何。却差阿甥慕容順向高昌求救。好個高昌王麴文泰。見着慕容順。便取出唐家所賜的刀鞭。問伊還是願打願殺。慕容順因說我奉國王命令。前來請救。也沒個殺罪打罪。文泰說我這刀鞭。是大唐贈給的。還有那一鼓一旗。要曉得刀與鞭以治國內。鼓與旗以征國外。照此看來。你來。我可打你殺你。你去。我可征你伐你。不過我聽得人講。你與那天柱王不睦。有沒有這句話嗎。如有。我可饒你。沒有。當執法施行。慕容順說。講到那天柱。地柱。全係誤國奸人。如今地柱毀了。料那天柱也難逃法網。文泰笑說。然則你又何必向我請救。不瞞你講。我不日便要張唐旗幟。用唐家鼓號。去征伐你國了。慕容順喫這一嚇。趕的溜回突倫川。密報國王伏允。伏允因其內迫於強臣。（指天柱王。）外迫於強隣。（指高昌王。）而又大唐



兵馬四面合圍。不如尋個自盡。所以叫做末日。昔有湊巧。一邊國王伏允自盡。一邊唐軍打破突倫川。殺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河。又一邊由慕容順乘亂殺了天柱王。原講天柱王與慕容順不睦。總因爭權奪利。結仇已深。此時局敗山倒。只好由着慕容順擺佈。將天柱王腦袋割了。并具了降表。送遞唐營。大唐大總管李靖。當然升帳受降。具表入都告捷。這裏捷書飛奏。那個鹽澤道總管高甌生。纔漫騰騰走來。李靖不免當場責備他幾句。姓高的口雖不言。心却銜怨。在路無話。到得京城。先是一道詔旨。敕封慕容順爲西平郡王。使統吐谷渾舊部。（了却吐谷渾戰事。）接着論功行賞。凡五道行軍總管。以及契苾何力、執失思力、薛萬均、萬徹及孤兒。皆有進階。獨大總管李靖沒有封典。不但沒有封典。而且革去官職。要下三法司推訊。呀呀。這就奇了。難道是兔死狗烹。一位出將入相的大臣。便該無辜的逮捕嗎。諸位有所不知。那鹽澤總管高甌生。忽的唆使廣州刺史唐奉。發告李靖。說是前次靖向嶺南招撫。與馮盎訂有密約。在彼招軍買馬。不利於唐。太宗得到這件封事。因係謀逆不道。自當下三法司推問。諸位這種石上栽桑的控告。捉風捕影的砌詞。如果在三四十以後。等到那女主臨朝。一位姓周。一位姓



唐宮歷史演義 第十八回

九四

來的出來。那便死多活少了。（又一眼覷定後書）這時是朝政清明。賢良當道。不消三言五句。此案已水落石出。當即宣告李靖無罪。唐奉義尊職。高甌生減死徒邊。（何不殺之）這次案件完結。以後接連出了兩起國喪。一是太上皇賓天。享壽七十一歲。梓宮奉安在垂拱殿。後人有詩爲證。

楊花落盡李花濃。武德初興大業終。羽箭畫屏看射雀。旌旗長鑲召從龍。化家爲國由兒輩。去暴除殘仗乃公。一統廿傳三百載。神堯事業啓唐封。

太宗因上皇升遐。盡哀盡禮。特令皇太子承乾暫攝聽政。這承乾係長孫后所出。計后共生三子。長即承乾。次名泰。封魏王。三名治。封晉王。三子之中。以魏王聰穎傑出。讀書過目成誦。晉王性情渾厚。大有福相。太子却生有殘疾。行路一顛一播。彷彿孔大先生孟皮。論這殘傷暗疾。原可酌量變通。無如古來家庭制度。總拘拘於敝嫡。其質李姓的長房。不很順利。謂余不信。請瞧第一朝的太子建成。那就知道話不荒謬了。（伏後書）過了五月安葬上皇於獻陵。廟號高祖皇帝。諡曰大武。先是築陵制度。擬仿漢長陵故事。高九丈。經祕書監虞世南奏稱與三



代規制不合。宜改爲三丈。太宗不報。後世南再奏。再由左僕射房玄齡酌請。從光武原陵。高六尺。太宗依之。葬後逾年。乃御殿如初。不料江山縞素。年復一年。辦過上皇的國喪。又要來辦長孫后的國喪。后貌美性慧。生平懿德美行。不可勝述。在下僅擇其兩事言之。一不願外家柄政。那長孫無忌。乃后之胞兄。與太宗本爲布衣交。太宗以無忌係開國首勳。定策元老。得出入臥內。且欲引以輔政。后固言不可。舉漢之呂氏、霍氏爲戒。太宗不從。竟命無忌爲尙書僕射。后反快快不快。密令無忌辭職。無忌乃一再固辭。得太宗允許。后才喜動顏色。這樣避賢遠禍。恬澹利祿。你道是誰人能及呀。二不沒諫臣的苦心。后女長樂公主下嫁長孫冲。太宗以其爲嫡后所出。敕有司資送。視長公主加倍。魏徵諫說。昔漢明帝欲封皇子。謂我子不得與先帝比。并陛下資送公主。反視長公主加倍。臣意竊有未解。太宗不悅。人以告后。后因歎說。妾嘗聞陛下推重魏徵。不知何故。今聞徵言。能引禮義導陛下。雖古之社稷臣。無以過此。太宗乃改令減損資匱。並賜徵帛四十四匹。錢四萬串。后亦另有賞賜。并令中使傳語說。是聞公正直。今才得實。願此後幸守志不渝。徵大感激。一日太宗罷朝。忿甚。對后說了聲。我必殺此田舍翁。后問田舍翁。



爲誰。太宗說。便是那魏徵。這人絮絮叨叨。擾得我耳根不清。且當廷臣辱我。我是以要砍他個腦袋。后聽得這話。忙的穿齊朝服。向帝拜說。妾聞主明臣直。今朝有直臣魏徵。具見陛下聖明。國家幸福。太宗乃轉怒爲喜。優待魏徵如初。照此看來。后之公忠體國。保持正義。在古今后。妃當中。是不可多見的了。不幸天不永年。一病不起。崩年僅三十六歲。有女則三十卷行世。追諡文德皇后。安葬昭陵。在下趁手交代。唐宮於文德皇后以外。還有一位徐賢妃。這賢妃的芳名。是個惠字。父名徐孝德。是湖州長興一位縉紳先生。生女五月能言。四歲讀論語詩經。朗朗成誦。八歲屬文。其父使擬騷。惠有小山篇云。

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往。

孝德大驚。知其才不可掩。以所論著貢獻交游。偏有人傳播宮禁。太宗特旨召爲才人。移冊立賢妃。賢妃也有一二篇奏疏。爲後世流傳。其餘希恩望寵的。有如吳王恪的生母。却係隋煬帝楊廣的女兒。唉。唉。那煬帝的孽報。一妻一女。送給與人。這事從那裏說起。另有齊王祐的生母。叫做陰妃。蔣王暉的生母。叫做王妃。越王貞的生母。叫做燕妃。紀王慎的生母。叫做韋妃。曹王



明的生母。叫做楊妃。（這一氣如數家珍。）這楊妃便是那巢刺王元吉的嫡妃。按照一般俗例。哥哥如死。阿弟序摸嫂子。兄弟如死。阿哥序摸弟媳。原不算甚麼。不過太宗是一朝作法的令主。做出事件。要受得大家品評。甚麼弟媳楊妃啦。甚麼亡隋蕭后啦。這種二水剩貨。可擻真一旁。如今推陳出新。又流出一股蔡龍毒水。這毒水非比尋常。大家要注注意。

如己之儔。褒姒之亞。漢家呂雉。咄咄可怕。

評曰。此回入手敘未央賞月。極深宮天倫之愉快。上皇是眼見太平。太宗是躊躇滿志。當時得馮智戴、頡利、一歌一舞。真有千載一時。不可言議之樂。但此樂則彼哀。接敘頡利、突利、相繼身死。從突厥又轉到高昌吐谷渾。好生出種種的戰史。

未敘吐谷渾。先敘高昌。以高昌爲吐谷渾引綫也。提清引綫。然後轉入正文。大致此次用兵。要以李靖做個指揮。以侯君集做個主動。以契苾何力及三薛做個在事出力之人。至於高。飯生非惟無功。而又忘靖。今不殺之。僅遣戍之。是不免於失刑。

吐谷渾無抵抗唐軍之能力。而挑起戰釁。致於亡國。亦不智甚矣。堅壁清野。祇以防流寇耳。

至以禦堂堂陣陣之大軍。鮮有不見其敗者。不過孤軍深入。亦非有過人膽識不爲功。絃兩起國喪。亦大有作用。於太上皇之喪。伏後易儲的綫索。於長孫后之喪。一以發表后之嘉言懿行。非其他能及。一以轉絃宮闈。由徐賢妃蟬聯而下。叨叨絮絮。如數家珍。

### 第十九回 征高昌侯君集獵豔 破吐蕃牛進達衝鋒


自古及今。人生最大的問題。莫過喫飯與性交兩事。但是富有四海。貴爲天子。那喫飯一事。早經不成問題了。不過談到性交。却又新益求新。美益求美。有了西施。還要王嬙。有了飛燕。還要合德。論太宗的後宮佳麗。已經指不勝屈。而猶心不滿足。聽講那前工部尙書應國公武士彠。有位嬌女。年才十四。生得傾城豔貌。絕世仙姿。前文不交代過的嗎。（照應第四回）這士彠初娶相里氏。生二子。長名元慶。次名元爽。繼娶楊氏。生三女。長女嫁賀蘭氏。青年守寡。次女芳名叫個媚字。記得媚兒年方三歲。尙裹着繡襦。適值袁天綱來訪士彠。士彠先遣兩子元慶元爽出拜。天綱相之。因說了句兩公郎可得三品。次呼大女出見。天綱嘆嘆氣說。此女貴而不利其夫。最後由乳媪抱媚兒出來。僞言男孩。天綱揭開繡襦。不覺喫驚說。此孩龍瞳鳳頸。若男也。



不失爲藩王。若女也。還當作天子呢。士夔無語。轉是乳媪笑說。自古以來。那有女孩兒會高坐龍廷的。天綱去後。士夔因命家人不必張揚。轉眼媚兒六七歲。便能徧讀經史。十歲左右。所撰文字。便議論精覈。不類女子所爲。維時士夔病故。十三四歲。豔名才名。傳徧深宮。太宗恬念在心。便一道旨意。選取入宮。諸位須知。專制時代。君權無限。彼武姓做的唐朝官。食的唐朝俸。士夔不在。那元慶元爽兩廝。還敢講個不行嗎。不過伊母楊氏。瞧着這一粒掌珠。被深宮攫去。那是再傷心不得。再忍痛不得。宮車在門。媚兒妝點齊整。正是粉不施而自白。脂不點而自紅。臨登車的當兒。不由楊氏眼淚奪眶而出。再收不住。兩隻手緊握住媚兒。不肯放鬆。轉是媚兒笑向母親說。阿嫲。你不記得那袁天綱的話嗎。萬一有驗。那生女的幸福。比生男要高得千萬呢。（志不在小）當將纖手一推。升車而去。到得宮中。太宗是便巾常服。那記章鳳姿的儀表。在下也不必再贅。不過風流天子。也添了紺絡輕鬚。瞧着媚兒。早已飽賞嬌花。輕扶弱柳。低低的叫聲愛卿。朕與你是五百年前的業冤呀。以下如何如何。因着深宮事祕。在下又無從探悉。直到次早。日高三丈。天子還未臨朝。那夜間動定。也就不言可喻了。（妙妙）這日太宗坐在



深宮。瞧着了人武媚兒曉妝。忽的宮監引位公主進來。上着龍襖。下繫鳳裙。向皇上拜了三拜。太宗不覺龍目飄淚。說了聲兒。且去罷。在下寫到這裏。我知閱者必滿腹狐疑。以爲這筆尖兒。又弄甚玄虛。待我告給諸位聽。這公主叫做弘化公主。所下嫁的是吐谷渾王諾曷鉢。這諾曷鉢。便係那伏順的兒子。伏允的孫子。講那伏允之甥慕容順。得國未久。卽爲部下暗殺。該國向中朝告變。當派涼州都督李大亮前往鎮壓。大亮恐兵力不足。又表請兵部尙書侯君集同往平亂。兩人到得吐谷渾。捕誅首亂數人。令迎伏順子諾曷鉢立之。加封爲河源郡王。貞觀十一年。河源郡王諾曷鉢馳驛入朝。太宗嘉其恭順。以己女弘化公主嫁之。原敍公主上着龍襖。下繫鳳裙。實表明爲王妃服裝。又敍入宮拜別。亦係唐朝公主下嫁的定制。若講太宗龍目飄淚。這是應有的天性。不過弘化公主嫁到吐谷渾。那諾曷鉢是揚眉吐氣。不可一世了。這時又惱怒個高昌國王麴文泰。原講麴文泰得到大唐的旗鼓刀鞭。不免橫行塞外。對於西隣焉耆。東隣的吐谷渾。久經不擊。正眼瞧視。今見諾曷鉢受封河源郡王。又尙弘化公主。一時因羨生妬。又奇想天開。派個丞相麴雍奉表入京。請願尙主。俗說相女配夫。這時麴文泰年過半百。兒子



麴智盛智湛業已完姻。以虯髯髮髮之人。尙想做雀屏選婿。豈不是無理取鬧嗎？（其實宮中已有戀愛。）太宗自然是嚴詞拒絕。并去詔申斥。那知文泰是老羞成怒。簡直點齊人馬。預備內犯。徧生邊事。迫促那焉耆王突騎支。又以假道高昌入貢。諸多不便。遣使表請遵漢時故事。開通磧路。以便往來。原來漢時與焉耆通使。另有磧路可行。不必假道高昌。至隋末磧路梗塞。非由高昌取路不可。不過每次取路。不免留難。爲此請查漢時故事。准予單獨入貢。較爲妥善。太宗覽奏。自然俯如所請。一方焉耆得請。一方方便高昌進兵。但他這進兵。却利用打草驚蛇方法。其目的是在內犯。而用兵却先襲焉耆。由焉耆又擾伊吾。侵及薛延陀。安曉得薛延陀與伊吾焉耆均係大唐屬國。三國被兵。無不向唐求救。唐因遣使往彼詰責。彼再命麴雍入唐謝罪。并值虛實。太宗一見麴雍。惟責文泰。來朝。麴雍諾諾應命。誰知去後。總沒音信。却值薛延陀真珠可汗遣使又來。并請願發兵爲導。太宗大悅。因特遣民部尙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同費繒帛往賜真珠可汗。與商進取事宜。彼此仍照前例。記得前回夾攻頡利。不是用薛延陀擾亂後方嗎？（照應第十七回。）如今這次夾擊。又抄襲了老調文章。惟出發將帥。却選派



唐宮歷史演義 第十九回

一〇二

吏部尙書侯君集爲交河行軍大總管。又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爲副總管。這兩位要算是能征慣戰。附帶的還有一位薛萬均。一薛位孤兒。大軍共計十萬。又是旌旗電閃。日月高懸。鼙鼓風吹。山河動盪。唐軍已出玉關。那高昌唾麴文泰還睡在鼓裏。原來文泰所倚重的是一將一相。請問是誰。豈敢不叫做阿史那矩。相是誰人。豈敢不叫做麴雍。這麴雍兩次來京。並奉命偵探中朝虛實。如果是有點才識的。必然調查一一。大唐入相的是些甚麼人物。出將的是些甚麼人物。軍隊共有多少。糧餉是否充足。沿途關津險隘。有無設備。該畫圖的畫圖。該列表的列表。該說明的說明。那知一種手續不得。簡直雲裏的來。霧裏的去。糊裏糊塗。歸報文泰。文泰也就漠不相關。仗着自家也入關一講。聽講唐軍在路。還大言不慚的宣告國人說。唐朝去我七千里。有二千里統是沙漠。沒有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怎能驟然到此。且五六年。前孤曾親到唐京。（應前回）眼見秦隴一帶。城邑蕭條。大非隋比。今又得麴雍報告。更不如前。彼如伐我。發兵過多。糧必不濟。若止三萬以下。我力尙足抵禦。以逸待勞。坐乘敵。他若屯兵城下。不過二旬。食盡必走。我乃從後躡擊。定可得志。（文泰眼光祇看得一面。不曾看得兩



面猶伏允之用。堅壁清野。以爲萬全之計。方諸門奔。兩人皆庸手。而未足談。應付也。於是安心拱候。不加戒備。過了一兩個月。才有偵騎入報。說是唐軍已進至磧石了。（仍係取路吐谷渾。）文泰尙不以爲意。因問約有幾多人馬。偵騎答稱十萬。文泰怔了一怔。兩隻凹眼睛擠了又擠。高鼻子撇了又撇。虬鬚抹了又抹。忙招呼大將阿史那矩丞相麴雍過來。說這……唐軍竟有如許之多。麴雍連連搖頭。似有不信之意。因又問說。你們知道誰個引導他來。偵騎忙說。我們打探清楚。却有薛延陀兵做彼導綫。文泰聽到這裏。不免雙脚齊蹶。連說不好不好。一陣頭暈眼花。不覺咕咚倒地。兩個兒子智盛智湛。皆係庸才。瞧着老父跌倒。只是掩面悲啼。還是大將阿史那矩有點主張。一面將文泰扶進內宮。由宮眷（着服）施以解救。一面却遣兵調將。按險設防。請問這位麴文泰。難道膽子一點沒有嗎。起初漫不設備。彷彿有成竹在胸。最後一唬卽慌。簡直是魂不附體。偏生膽子唬破。動了肝風。目瞪口呆。從此遂不省人事。說歪卽歪。不到三日。居然一命嗚呼。這邊鴉飛雀亂。忙辦喪事。那邊唐營早得到文泰猝變消息。諸將如薛萬徹等。皆請就此襲擊。可掩其不備。一鼓成功。獨大總官侯君集大不謂然。說是天子因高






唐宮歷史演義 第十九回

一〇四

昌無禮。特遣我軍西征。若襲人喪亂。轉覺師出無名。此時正宜堂堂正正。聲罪致討。才不愧爲王者之師呢。當令將士伐鼓行軍。進拔田城。擄男婦七千餘口。又命中郎將薛孤兒做了前鋒。那一枝爛銀槍。一副銀盔銀鎧。一朵素纓。彷彿到高昌弔孝一般。(似這樣弔孝。却不敢勞駕)沿路殺去。所向無敵。不消三日。唐軍齊集高昌。將一座都城圍得水洩不通。城中絕出虜使。入謁大總管侯君集。並贖呈文書詞云。

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甫經襲位。居廬待命。尙乞矜憐。

君集閱過來書。因對虜使說。汝嗣主若能悔過。當束手出降。可貸其一死。虜使喏喏出營。仍繞繫入城。過了一日。君集不見智盛出降。惟恐生變。因令軍士囊土填濠。越塹猛攻。城上矢石雨下。呀呀。這就奇了。昨日請降。今日拒敵。殊令人不解。原來高昌國王死後。一將一相。却又各生意見。依麴雍主張。却勸智盛出降。以免唐軍蹂躪。那個阿史那矩大不謂然。他却要背城一戰。倘能戰退了唐軍。便可達他的慾望。請問阿史那矩有甚慾望。諸君有所不知。原來麴文泰係好色之徒。他有兩名豔姬。一叫金奴。一叫玉奴。皆係胡種。諸君莫小覷了胡種。那北地胭脂。遠



勝南朝金粉。阿史那矩早垂涎雙豔。所以想護着香巢。不讓他人占去。一面是兵衛深宮。一面是保護梁口。那知這梁口是萬保護不住。因着甚麼。因爲君集見攻城不下。却特造了一座巢車。這巢車高有十餘丈。比城梁高過一倍。得以俯瞰城中。還擊矢石。城中人衆是鴉飛鵲亂。非常恐懼。加以薛延陀的援兵。聲亦到。（虛寫一筆。照應前文。）麴雍非常着慌。只好硬作主張。開上了城門。那阿史那矩知不是勢。也就落荒跑了。這裏侯君集揮兵入城。第一拘住麴智盛。智湛兄弟。第二安寘麴雍等諸降臣。第三搜括內宮。先將金奴、玉奴兩名豔姬收爲己有。咳。咳。自來軍閥。沒有個不愛財不愛色的。每見破一名城。拔一大都。這地方所遭的刼殺。所受的魚肉。必比那陷於敵淪於賊的。尤厲害十倍。（傷心沈痛之言。軍閥們聽者。）你們不信。請瞧這次唐軍收復高昌。所有金奴、玉奴。是被君集占領了。其餘子女玉帛。怕的被唐軍擄掠不少。這還說不襲人之喪。師出有名。堂堂正正呢。假如換一句說法。豈不要民脂刮盡。地皮捲光嗎。閑話莫講。單講君集既得高昌都城。復分兵略其連下二十二城。收下八千四十六戶。一萬七千七百口。得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先是高昌發現幾句童謠。說是

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那有不消滅。

至此智盛出降。童謠始應。捷書到達長安。太宗欲分土設官。列寧州縣。魏徵入諫。說陛下卽位。文泰便來朝謁。因驕倨不臣。抗阻西域貢獻。乃與師往討。文泰身死。天罰已申。爲陛下計。應撫彼人民。不使彼離。立彼子嗣。威德互施。方足柔遠。今若以高昌土地視爲己有。改作州縣。此後須千餘人鎮守。數千餘人往來。每年供辦衣資。遠離親戚。不出十年。隴右且空。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布。佐助中國。臣以爲有損無益。不如不取爲是。是抱門羅主義者。太宗不從。詔改高昌爲西州。更在交河城內建設安西都護府。留兵鎮守。召侯君集等還朝。君集因虜麴智盛、智湛兄弟。奏凱旋師。於是唐地東至東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廓乎大哉。○）君集等班師入都。獻俘觀德。殿行飲至禮。大酺三日。智盛、智湛進謁太宗。因服請罪。太宗加恩赦宥。封智盛爲左武衛將軍。兼金城郡公。智湛爲右武衛將軍。兼天山郡公。大總管侯君集以下賞賚有差。事隔十日。忽御史臺遞進兩起封章。一係彈參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一係奏劾吏部尙書大總管侯君集。前文

交代清楚。君集在高昌收彼金奴、玉奴、雙豔。那是事迹昭彰。不容真辨的。獨有萬均在軍。不曾聽講。有甚麼劣迹。因何被御史彈參呀。諸君有所不知。比如一池渾水。那有清魚。當時只有薛孤兒是個年少英雄。甚麼子女玉帛。不拿正眼觀他。其餘如駙馬薛萬徹。因着閹絕太殿。在家不敢放縱。誰知一股離了丹陽公主。也就偷雞摸狗。學那餓鬼爭場了。不須交代。這薛萬均在軍。漁色。却是有的。不過所擄掇的。是民間婦女。一經台臣指摘。太宗卽命萬均與該民婦對質。魏徵諫說不可。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命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簿。未免有褻國體。如事果屬實。原足蒙羞。詒出子虛。亦將貽笑。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以陛下道高堯舜。難道不若兩君麼。太宗這才感悟。姑寬萬。不議。至對於君集。却要追究。個水落石出。一因伊身為主帥。已不正。何能正人。二因參案中。指出金奴、玉奴。頗有實據。如何不問。但是這一建問。有辱教英雄變節。志士寒心。照例大臣建問。當待罪刑部。以堂堂主帥。指揮萬馬千軍。一朝待罪刑庭。使須屏息低眉。你道君集恨是不恨。惱是不惱呢。（伏後謀反）還虧中書侍郎岑文本在御。奏了一本。說是高昌昏迷不道。陛下命君集等往討。得指日盪平。凱旋以後。

所有將帥以下。悉蒙重賞。乃未逾旬日。便至屬吏。雖君集等自擢國法。各有所歸。但恐海內人民。陛下錄過遺切。轉致解體。臣聞命將出師。果能克敵。貪亦應賞。若至收績。廉亦應誅。所以漢李廣利。陳湯。晉王濬。及隋韓擒虎。均負盛名。八主因彼有功。統加封賞。亦係舍瑕錄長。以收拾士心罷了。爲今之計。尙請陛下屈法加恩。太宗覽奏。亦遂寘君集不問。（了結高昌種種）書是連三接二。這邊高昌平靖。那邊吐蕃又來求尙主。生出岔枝了。總怪李家姑太太多。一樹李花。能結果的不及一半。那一大半總定些空花。有的飄茵。有的墮溷。從上一輩講。甚麼平陽公主。丹陽公主。桂陽公主。那都算花團錦簇的了。從下一輩講。甚麼長樂公主。嫁給長孫冲。南平公主。嫁給王敬直。常樂公主。嫁給趙瓌。巴陵公主。嫁給柴令武。高陽公主。嫁給房遺愛。城陽公主。嫁給杜衡。山公主。又新經許字魏叔玉。或來宰相之家。或降尙書之第。花皆儷葉。蕊必駢枝。李花李花。豈不是濃郁可羨嗎。不過有飄茵必有墮溷。類如新興公主之嫁給薛延陀了。弘化公主之嫁給吐谷渾了。雨雪紛紛。夢斷玉關楊柳。風沙漠漠。飄零金谷胭脂。李花李花。那有不西出陽關。斷腸隴水嗎。（水流花放。一片神行。却與開卷一首李花詩相應。是編者虛



撰個綫索。鴛鴦繡能憑君看。不把金鉞度與人。吾賞其筆。吾服其才。閱文少敍。講這吐蕃在吐谷渾西南。就是後來的前藏後藏。所有人稱爲唐古忒種。所習文字。卽係一種梵文。講到梵文。又要敍到佛經。諸位不嫌瑣屑。在下在這個當兒。又要補敍一段故事。叫做唐僧取經。這唐僧俗家姓陳。係河南偃師縣人。生而敏慧。從小茹素。十五六歲卽入白馬寺爲僧。法名玄奘。彼因中國佛經多係天竺國流傳。天竺卽印度譯音之轉。爲釋迦如來發源之地。玄奘立志願。非親往印度取經不可。但由楚入川。由川入藏。由藏又至印度。一路山高路險。非得兩個同伴不行。甚麼孫悟空了。豬八戒了。沙和尚了。都是有的呀呀。你先生又來神話了。一部西游記。人人都懂得是寓言。甚麼金箍棒了。甚麼玉齒釘爬了。三十六神通。七十二變化。都是小說家信口開河。揭穿一錢不值。諸位慢點。若單講世間法。這怪怪奇奇。自然沒有。若去演講大乘經典。甚麼羚羊掛角。香象渡河。玄之又玄。不可思議。你道沒有孫悟空麼。那撲滅火燄山的又是誰。你道沒有豬八戒麼。那渡過子母河的又是誰。你道沒有緊箍呢麼。爲何我寫到這裏。一陣心血來潮。便攔筆不寫。（妙妙。空靈說法。鈍根人未足語此。）凝一凝神。又轉到吐蕃原



來這吐蕃便是前後藏。這前後藏便是那三藏大法師玄奘取經必由之路。我們明白這條路。就知道來來往往。都是些孽海衆生。第一個不曾度脫的衆生。要算吐蕃國王棄宗弄讚。在下又有句話交代。西域稱讚。彷彿北虜。汗那個汗字。同這個讚字。均是君主的代名詞。這棄宗弄讚。俗惡不堪。彼見外藩歸唐。都得做乘龍佳婿。於是遣臣入貢。亦以尙主爲請。論唐家公主儘多。除得公主。還有郡主。還有縣主。胡亂嫁個出去。也不甚稀奇。偏生事有岔枝。那吐谷渾王兼駙馬都尉諾曷鉢入朝。太宗召至偏殿。與談及棄宗弄求婚情事。諾曷鉢連連搖首設。這吐蕃如何野蠻。如何僻陋。簡直土牛木馬。靈性全無。太宗得了這句。當卽召見吐蕃來使。拒絕和親。不消多講。蕃使回國。自然直言拜上。棄宗弄更不怠慢。當卽引兵二十萬去伐吐谷渾。所有宣布諾曷鉢罪狀。卽係打破婚姻四字。諸位聽者。成全人家的婚姻。那是當做恩人。甚至燒香換水。若打破人家的婚姻。那是當做敵國。不無切齒咬牙。今日兵下吐谷渾。這一陣西突東衝。把個諾曷鉢弄得無法招架。惟有遁入青海以北。吐蕃又趁勢破黨項。拔白蘭。居然打到松州。這松州便是大唐國境了。其時松州都督叫做韓威。那知韓威無威。都督不督。與吐蕃一戰。大

敗虧輸。這時入朝告急的文書紛如雪片。太宗無法。仍派侯君集爲行軍大總管帶同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與中郎將牛進達。這進達綽號鐵牛。生得面如鍋底。虎頭燕頤。一部絡腮鬚。常用剪刀截齊。鐵盔鐵鎧。慣使兩柄宣花大斧。共計五十來斤。坐騎踢雪烏騮。取路直奔松州。講這松州被吐蕃棄宗弄用二十萬人馬圍得水洩不通。日日攻打。破在旦夕。猛可鐵牛先率軍衝至。一柄宣花大斧遮天蓋地砍來。只見番營人頭彷彿滾瓜一般。成千上百的落地亂轉。棄宗弄大動其氣。登時引弓發箭。一連三枝。都被進達躲過。棄宗弄方在着慌。接着執失思力又挺槍而至。這個當兒。惟有撥馬逃走。巧巧城中個韓威。在城巡邏。瞧見救兵已至。忙提着大刀。亦開門殺出。三路合攻一路。把個棄宗弄得手慌脚亂。衝開一條血路。直向西奔。唐軍追擊至十里之外。也就鳴金收軍。長話短話不講。只講棄宗弄敗退回國。仍然具表請求尙主。不過措詞卑遜。全歸罪諾曷鉢打破婚姻。自家一時鹵莽。今願悔過輸誠。太宗閱表。又氣又笑。心想這紅綠圈子。終久要套他一套也罷。一面許他和親。一面且訓飭他一番。俗說訓飭便是親愛。這番棄宗弄得做大唐額駙。好似面色飛金。特遣丞相祿東贊。敬獻黃金五千兩。及



珍寶數百件。來唐行聘。太宗收到聘禮。當即召見祿東贊。因問汝主既輸誠降過。所有黨羽白蘭及吐谷渾的侵土。可曾完全退出嗎。祿東贊奏說。三部侵地。當然退出。（借祿東贊口中補敘此筆却不可少。）且敵主與諾曷鉢均係大唐女婿。以親親言。此後必有恩無怨的。太宗嘉其奏對稱旨。因封祿東贊爲右衛大將軍。當下御定以文成公主遣嫁吐蕃。并命任城王李道宗主婚。這道宗係公主從叔。今既主婚。當然持節護送公主同行。一路龍鳳旛。鼓吹笙簧。好不熱鬧。到得吐蕃。由李宗弄讚率衆郊迎。公主安坐鸞輿。偷睛一望。大喫一唬。忙呼喚阿叔道。宗過來。因問這裏。難道是鬼門關嗎。道宗怔了一怔。連說不是不是。公主說叔叔。你瞧看這一班人。都沒個白臉嗎。原來吐蕃氏族。好以赭色塗面。有幾個臭錢的。還用金箔貼在臉上。這樣牛鬼蛇神。無怪公主唬了一跳。當經道宗說明。公主大不謂然。一道關令。先諭通國人民。將面孔顏料洗去。如違治罪。諸位想想。這個棄宗弄初接公主。公主便大發脾味。給他一個下馬威。你道厲害是不厲害呢。俗講。做這龜。馱這碑。他既願意向主。自然斂才就範。第一謁見道宗。便執行子婿禮。恭恭敬敬。叩了四個大頭。第二渾身衣服。改伊執綺緞匹。甚麼花露芳香。把那骯

髒氣味。通同薰洗得乾乾淨淨。第三另築一座公主城。所有宮殿園林。都仿照長安形式。又以文化未啓。特遣諸豪酋子弟。齊入中國讀書。從此吐蕃的物質文明。大有一日千里之勢。

在昔氍毹。而今綺羅。物質文明。進化實多。

評曰。則天爲唐家禍水。誰不知之。然生甫三歲。卽遇袁天綱揭開。相若男不失爲藩王。若女必當作天子。自古無婦女而爲天子者。天綱敢爲是言。真能於牝牡驪黃之外。別有會心。將敍高昌戰事。忽用吐谷渾做個幌子。用筆妙不可階。蓋吐谷渾爲高昌吐蕃兩國之連鎖也。後敍吐蕃之戰。亦用吐谷渾做個幌子。其實幌子之中。猶有幌子。譬如弘化公主。是卽幌中幌也。彼高昌欲得一幌而不就。吐蕃反因兵敗而得幌。人生得幸有不幸。假定麴文泰有諾曷鉢之貌。而同稟宗弄之年。則亦大唐貴婿矣。李花飄茵墮圃一段。却有無限感慨。筆墨烟雲。堆梁入化。

前回吐谷渾戰爭。此回高昌及吐蕃戰爭。皆重用侯君集。則君集實一時之名將也。不過聲色嗜好。不能無動於中。臺臣一劾。詔獄偶逮。卽牢騷抑鬱。感喟不平。其人器量之小。蓋可知。

矣。天下惟器量狹小。不足能圖功名。如君集之晚節不終。其明證也。

## 第二十回 真珠毘伽失利議婚 太子承乾稱兵謀反

唐朝的外藩。簡直是一羣野馬。不是你啃我一啃。便是我踢你一踢。前書敘述高昌、焉耆、吐蕃、吐谷渾。你啃我踢。不知爲着何來。如今西部算是安靜了。偏生北部又互相踐踏。那薛延陀、真珠毘伽可汗。要算得唐室功臣。前次兵伐突厥。不虧他擾亂後方。那頡利何致失敗。後次兵伐高昌。也由他做着導綫。然後麴文泰失勢。二子成擒。照此看來。這薛延陀効忠唐室。一定是沒有變更的了。誰知他又與懷化郡王李思摩衝突起來。諸君記清。這李思摩便是阿史那思摩。隨着那頡利歸唐的。太宗以思摩忠於頡利。故特授右武衛大將軍。封懷化郡王。恩賜國姓。編者從史家體例。亦稱做李思摩。因甚李思摩與真珠可汗。又有了交涉。這其間說來話長。那突利之死。不死在并州的嗎。（根據第十八回）突利還有個兄弟。叫做結社率。有個兒子。叫做賀羅鶻。照例父爵子襲。突利既死。賀羅鶻應襲封爲北平郡王。結社率原充宿衛。當與阿姪私相計議。說是我們與其困住長安。不如回漠南活動。打聽御駕不日避者九成宮。我可前往劫



。萬一事成。那就虎嘯深山。龍游大海了。賀羅鶻年少無知。自然惟叔是從。好個膽大的結社。居然夥結舊部三五十人。夜犯御帳。無巧不巧。值尉遲敬德宿衛。一眼瞞見。大喝一聲。飛的便是一槊。將結社率刺死。割去首級。其餘也沒個活的事情。揭開詔將賀羅鶻流竄嶺南。可憐這突利一支。也使根株剝盡了。因此之故。房杜二相皆爭言突厥遠種。不便內居。太宗亦以爲然。斟酌至再。乃立李思摩爲泥孰俟利苾可汗。也給他鼓纛寶刀寶鞭。令將頡利突利所餘的殘部。仍帶回漠南。自行立國。這李思摩自然是感恩戴德。誓言子子孫孫效忠唐室。不過他的勁敵。便是薛延陀。因着甚麼。因其當時若沒李思摩。則真珠可汗可以獨尊。有了李思摩。則分利分權。真珠的威勢不能發展。就在這點。李思摩憤重躊躇。非得唐廷妥與交涉。不敢輕進。太宗明白其意。一方頒給薛延陀璽書。諭令各守疆土。毋得侵犯。一方大張旗鼓。命趙郡王李孝恭。鴻臚卿劉善信。同李思摩至於河上。築壇受冊。比如劇場開幕。先行大吹大擂的演做一番。然後由思摩建牙漠南。計有部衆十萬。勝兵四萬。仍轄東突轄故土。諸君須知劇場開幕。由着股東維持。至逐日演劇。又係後臺的職權。那知李思摩行使職權。彼真珠毘迦汗。竟來干



涉他這干涉第一幕便演的入武行。長槍大戟。強弓硬弩。大吹大擂。由着他個兒子大度設帶領回羅、白鬻、僕骨、回紇四大部。共計人馬二十萬。呀。這種全副鑾駕。大隊人馬。遮天蓋地。漫山遍野的殺來。李思摩如何抵敵得住。一來國基新造。人心未固。二來城郭堡砦。都不曾修繕齊整。三來所有部衆。又沒個訓練。全部未戰先慌。思摩無法。只好退入長城。保守朔州。飛章向唐廷告急。太宗覽奏。不得不遣將往援。乃命營州都督張儉率所部精兵。及邊境降番。出駐東境。兵部尙書李世勣爲朔州道行軍總管。統兵六萬。騎士千二百人。出鎮朔方。右衛大將軍李大亮爲靈州道行軍總管。統兵四萬。騎兵五千。出屯靈武。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爲慶州道行軍總管。率兵一萬七千。出發雲中。涼州都督李襲舉爲涼州道行軍總管。卽率涼州戍兵。出遏西方。諸將陛辭請訓。太宗面諭說。薛延陀自恃強盛。逾漠南行。道經數千里。馬已疲瘦。見利不能速進。不利又不能速退。朕已飭李思摩燒薶秋草。毋爲寇資。待他芻糧日盡。野無所獲。必當退去。（亦係堅壁清野法。但吐谷渾用之而敗。中國用之而勝。收效不同。）卿等可與思摩互爲犄角。待寇已欲退。協力出擊。破敵必矣。諸將受命卽行。不在話下。單講大度設率領回羅、僕



骨白鬻回紇。四部人馬。由漠北度過漠南。并沒廝殺。而李思摩已讓出地盤。心內好生歡喜。當留一半軍隊駐紮漠南。另以一半人馬。分爲二支。其一支西掠賀蘭。由別將帶領。（注意）一支進逼長城。由自家日向思摩挑戰。思摩是閉關不出。大度設好生焦急。這日登在高阜。謾罵猛可鼓聲隆起。一霎時烟塵滾滾。刀戟森森。那朔州行軍總管李世勣。竟帶着唐兵。遮道而來。大度設不覺怪叫幾聲。呌喲呌喲。詢問大度設是個甚麼模型。操總一句。胡奴沒個白臉。如找畫匠下筆。可以紅黃藍綠黑。隨意着色。眼睛是暴的。眉毛是粗的。鼻子是凸的。嘴是大張的。披着头髮。却沒鬚鬚。年齡在二十開外。胖都都疊着肚子。手擎一枝狼牙棒。依稀太歲。彷彿煞神。連聲嚷過。當跳上紅鬃馬。領着兵隊。向赤河灤北走。世勣選麾下驍悍萬人。及突厥精騎六千。越白道川。跟着敵兵追去。追至諾真水邊。大度設忽勒兵待戰。列陣亘十數里。原來大度設并非一肚子草包。也有些須謀略。彼在長城下不戰。懼爲唐軍包圍。現在脫離邊界。可決雌雄。因列陣相待。世勣更不怠慢。先揮突厥精騎。衝個頭陣。敵方是硬箭射來。大度設橫着狼牙棒。在陣指揮。不使一騎得過。且射倒馬匹無數。唐軍大敗。敵又乘勝反攻。只見箭似飛蝗。越退越射。

好個世勳。忙令士卒下馬。各執梃槊。向前直進。任憑萬鏃齊飛。竟一致冒險。衝入敵陣。敵衆俱願儘力放箭。不提防唐軍已殺至面前。手中只落個空拳。如何招架得住。沒奈何紛紛退走。但是敵兵退處。唐軍又奮力猛追。由薛萬徹一馬當前。舞動那一枝丈八長矛。彷彿蛟龍出水一般。大度設險不服氣。挺着狼牙棒。也來與萬徹耍了一會。畢竟談到武器。無論馬上馬下三十六般。要以槍矛爲第一利器。如戟如槊。也不過從槍矛化出。甚麼狼牙棒。月牙劍。宣花斧。都不過拏出來恐嚇外行。那是不值方家一笑的閑話。休絮。單講大度設戰。薛萬徹不過。只好掙命脫逃。萬徹又將餘衆截殺一陣。然後收軍。這裏唐營收軍。那裏薛延陀亦遣來議和。我有一句動問。向來中外戰事。不殺到流水落花。不得個好好結果。如今諾真水之戰。中國僅得個小小勝利。難道那真珠可汗。便甘拜下風嗎。諸君有所不知。千萬人之勇。往往不敵一人之勇。曹沫片言。能返魯國侵地。相如怒髮。奪回寶玉連城。這一次大唐勝利。你知道出自何人。誰也不相信。便出於契苾何力。（仍是倒戟而入）講這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有位兄弟。名叫契苾沙門。現任賀蘭州都督。其母姑臧夫人。由沙門迎養任所。已有年餘。何力前往省親。不料那薛延





陀的別隊。共有五萬。竟出其不意。來襲賀蘭。適值守兵單薄。無可作戰。敵兵遂攻破州城。將姑臧夫人及沙門都督。一齊擄去。次及何力。何力是手無寸鐵。欲戰不得。欲降不可。因謀所脫逃。謀所自盡。皆不得其便。竟爲敵衆簇擁而去。既至薛延陀。由真珠毘伽可汗。升帳召見。何力箕踞坐地。傲不爲禮。真珠勸之降。不聽。以刀刳之。何力奪其刀。起身束縛。因囑說。何力是大唐烈士。怎肯屈辱虜廷。天地日月。願鑒愚忱。言畢。引刀將左邊耳朵割下一隻。趁着血污淋漓。向可汗臉上擲去。真珠大怒。忙叱左右將何力推出砍首。偏是半空中落下一顆救星。原來真珠可汗的妻子良玉可敦。頗能知書識字。通曉大義。因見何力如此情形。乃入諫真珠說。妾有一言。謂唐恩不可負。唐臣不可殺。因着甚麼。妾聞唐天子英明果斷。對於國內國外。都有一種處理的政策。甚麼突厥。高昌。吐蕃。吐谷渾。或和親。一起一起的處分。有用着我們的。有不用着我們的。操總一句。唐朝對於我們。恩義不薄。單就契苾何力言。他非漢人。他能效忠於唐。假定沒有點推心實腹的道理。誰肯爲國捐軀嗎。以妾想來。唐恩是不可負。唐臣是不可殺的。這一席話。說得真珠意思活潑。却好真珠的阿叔沙鉢羅泥孰。阿弟統特勒。亦以可敦





之言爲然。并勸與唐和親。事有湊巧。剛剛大度設的報告已到。言明急切不能取勝。（一筆兜轉）真珠一想。如此說來。我只好遞個門婿帖子過去。碰一碰造化。主張擊定。當遣阿叔沙鉢羅泥孰。具表到唐。請求和親。太宗閱過表文。宜召來使。第一詰責薛延陀。因何叛唐。當由沙鉢羅略加解釋。太宗也不深追。因問一問契苾何力近狀如何。原來何力陷入薛延陀。外間傳報不一。有的講他已死。有的講他沒死。并有講他降敵的。太宗獨信他是松柏之姿。蜜桂之性。必不改變志節。今朝問及何力狀況。當由沙鉢羅將他一種負氣不屈。引刀割耳情形。約略說明。太宗不覺龍目飄淚。因回顧左右近臣說。卿等要信朕有知人之明。衆臣皆唯唯稱是。接着沙鉢羅又呈上一紙貢單。內開貂皮三千張。馬三萬匹。瑪瑙鏡一架。願此後罷戰修和。并乞許婚。太宗說。汝主果悔罪輸誠。朕何惜一女。但須先送歸何力。方准和親。沙鉢羅請使同往。太宗乃命兵部侍郎崔敦禮出使。允以第十五女新興公主下嫁。呀。這太宗做事。我要怪他糊塗極了。俗說諒女配夫。這新興公主方在妙年。那真珠毘伽可汗。比太宗年齡有加。不說別的。單講那胖都都兒子大度設。已經二十開外了。女婿年齡大於岳翁。是一層不對。再者可汗并未



斷弦。本文明明講到何力割耳。真珠欲殺何力。由良玉可敦討情。既已有妻。如何再娶。天子之女。固不能給人爲妾。豈有可汗之妻。可無端降做小星嗎。一方恭送帖子。遞得糊塗。一方敬允帖子。也答得糊塗。（讀書得間。此種論調。最耐人思索。）把個崔敦禮糊塗得去。糊塗得來。去時是同着沙鉢羅泥孰。來時是同着契苾何力。何力歸見太宗。太宗見伊亡去左耳。深爲惋惜。乃厚賜金帛。并升授右驍衛大將軍。既而真珠可汗。又令姪突利設。來唐納幣。獻馬五萬匹。牛及橐駝萬頭。羊十萬口。太宗受之。因於便殿賜宴。允定婚期。御宴散後。何力獨密奏。真珠年事老大。且室有可敦。此婚萬不可允。太宗沈吟一會。說天子無戲言。朕已允許。如何反汗。何力說。臣聞禮重親迎。最好是令夷男（真珠昆伽可汗名。見第十七回）來自迎公主。或至京師。或至靈武。臣料夷男。必不敢來。彼如不來。何妨絕婚。況夷男性情暴戾。婚議不成。必激成鬱憤。上怒下疑。不出二三年。必以憂死。他日二子爭立。內亂外離。彼可不戰自滅。（不必盡如所料。然大致已是不差。）太宗點首稱善。次日遣歸突利設。屬其轉告真珠。來迎公主。并言當親送公主至靈州。與伊面會。御旨達到。真珠不禁狂喜。願詣靈州。臣下交相諫阻。真珠不從。更搜括駝



唐宮歷史演義 第二十回

一二二

馬牛羊充做聘禮。薛延陀本無庫廩。所需雜畜。應向各部調索。急切無從措齊。且往返萬里。跋涉沙磧。牲畜不得水草。耗死過半。因是失期不至。太宗本有意悔婚。遂詔責真珠愆期。與之毀約。真珠亦不敢抗辨。只好認做晦氣罷了。（了結薛延陀）在下趁手交代。那新興公主轉眼嫁給長孫曠。這長孫曠與長孫冲算是弟兄。兄弟二人同作皇家嬌客。太宗是愛花愛藕。這條腸子也算放了。但另有一條腸子。要惱得打結。（轉換處彷彿羚羊掛角。香象渡河。不着痕迹）你道甚麼腸子。便是那璧脚的太子承乾。記得上皇賓天的時候。曾由承乾代攝了五個月。庶政。（根據第十八回）那時年齡尚幼。所謂代攝。不過用他個名義。其實是房杜辦事。承乾何嘗懂得絲毫。如今日曆又更換八年。諸君記清。這年是貞觀十七年四月。要算太子承乾個末日。因甚叫做末日。說來話長。這承乾幼年。尚沒有甚麼過失。及漸漸長成。每至游獵廢學。那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及張玄素等。屢加規諫。均不聽從。反而遭嫉。志寧丁母憂。聞太子修治宮室。妨害民事。又好鄭衛音樂。以及寵曠宦官。親近女色等情。遂上書極諫。至再至三。意出太子惱羞成怒。這一怒氣不打緊。馬上招呼兩個人物過來。你道是兩個甚麼人物。一係



劍客張師政。一係拳師紇于承基。兩人見了太子。太子便叫他倆去刺殺志寧。二人一個仗劍。一個持刀。總有那飛檐走壁的技能。一到志寧家裏。伏在檐口。只見志寧寢苦枕塊。依着喪禮。哀毀骨立。先是師政點一點頭。歎一歎氣。飛的走了。承基見師政拔步。也就跑了。兩人聚在一起。師政因說犯義不祥。彼于仲謐（志寧表字）孝子而忠臣也。我却不忍下手。承基答說。我意也是如此。既而見到太子。但說不利行刺。攔着再說。你想學生待遇先生。三個不來。便請喫黑刀。這還成個日月嗎。（先生聽者）原講太子承乾。還有同母的兩個兄弟。一係魏王泰。一係晉王治。那晉王治。是雍容渾厚。坐收漁人之利。我且不談。單談魏王泰。聰明過人。彼見太子事事失德。不修正業。一頓一播的討着八厭。於是格外招集文士。撰述各書。當時晉邸的人文會集。稱做小瀛洲。因從前天策閣府。聚有瀛洲十八學士。茲故加一小字以別之。所著有種括地志。却能搜攷古今地理。開科學研究之漸。獻之太宗。太宗大喜。傳旨優加月給。制逾太子。其時諫議大夫褚遂良。上書諫阻。太宗反致誤會。還道是太子月給過輕。下了一道手諭。令太子出用庫物。此後有司勿爲限制。這種辦法。豈非是溺愛不明。釀成禍患嗎。太子得了此詔。喜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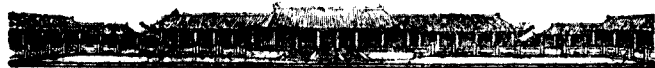


唐宮歷史演義 第二十回

望外。當然濫用無度。時張玄素已調任右庶子。遂上書切諫太子云。

昔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爲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國家。所應用物。不爲限制。恩旨未逾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有過此。况宮臣正士。未聞在側。羣邪淫巧。曠近深宮。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節糜費以成檢德。則不勝幸甚。

玄素既上諫書。只望太子回心改過。不負此言。誰知隔日早朝。行過東宮門外。忽有一人短衣便帽。走近玄素面前。突然抽出一條大馬棒。向玄素腦門擊下。虧得玄素身子一閃。下棒稍偏。已打得頭破血流。(于先生幸免黑刀。張先生難逃馬棒。)大叫一聲。暈倒在地。朝臣聞聲趨救。好容易止血止痛。才得甦醒。忙緝兇手。已逃得無影無蹤。諸位想想。禁門內外。有甚暴客。便有暴客。一經發覺。怕他還插翅逃跑嗎。這不是太子發蹤指使。又是誰人。這個當兒。魏徵已老。終年多病。太宗因着承乾種種荒謬。強起徵爲太子太師。徵稱疾固辭。太宗手詔稱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廢太子。幸得四皓相助。然後得安。卿卽四皓中之一人。願勿固



辭。就使卿疾未愈。亦可臥護青宮。少釋朕憂。言至此。魏徵是義不容辭。無如年邁力衰。死期已迫。漸漸臥床不起。湯藥無效。太宗猶遣中郎將王皓。留宿魏宅。日奏起居。後聞徵疾加篤。攜帶太子至鸞榻前問教。如此尊師重道。爲着何來。無非爲覽腳個寶貨罷了。（將魏徵之死。夾敘在內。省却筆墨。）偏偏這覽腳寶貨。大不爭氣。從魏徵死後。格外大放花燈。講他想做皇帝。他種種作爲。又不似皇帝。他在宮中常聚奴爲戲。又常令宮奴盜竊民間牛馬。親臨烹炙。與一班嬖僮寵婢。席地而食。侑酒傳杯。備極猥褻。有時酒後興酣。自易服作突厥裝束。效突厥言語。命左右亦作胡服。以五人爲一小部落。布氍爲幄。分載爲陣。外豎五狼頭。內設穹廬帳舍。高坐堂皇。一呼百諾。命左右烹羔以進。自拔佩刀割肉。與衆共啖。啖畢。對左右說。假定我已做過可汗。今日死了。你們須爲我發喪。說至此。突然倒地。衆便一齊號哭。作勞面居喪狀。旣又一躍而起。笑對左右說。我一朝得志。當率數萬騎往獵金城。乘使投李思摩帳下。解髮作一胡官。諒不落突厥之後。你等以爲何如。以此看來。那裏還有帝王思想嗎。若講他不想做皇帝。偏又與魏王泰十分做對。因爲泰覬覦儲位。承乾便多養死士。類如張師政。紇干承基。除替他行刺于



志寧外。又往魏王府頻頻走動。誰知魏王泰請了柴璧龍在家保險。俗說拳不打慣家。而况壁龍的本領。駕乎他倆之上呢。另外又延請方士秦英、韋靈符。終日在東宮踏罡步斗。念呪燒符。不是要怨家疾病。就是要仇人身亡。還有一個變童。名叫稱心。一個嬖妾。名叫俳兒。這俳兒妖嬈淫冶。賣弄風情。由魏王告發。太宗派內監將俳兒抓來。看他浮浪輕佻。不由分說。給他二百板子。將下體打得血肉橫飛。也就玉墮香消。死於非命。太子因着這點。更非除去魏王不可以。宮內力量不足。又勾結朝中親貴。及素有聲望的重臣。我且從親貴講起。第一是那趙節。係趙景慈的兒子。爲桂陽長公主所生。前書不表明過的嗎。那桂陽公主係高祖之女。前嫁趙景慈。後嫁楊師道。(見第四回)。這趙節亦李家外甥。那是不能不認的。第二是那杜荷。係宰相杜如晦的兒子。如晦表字克明。以功封萊國公。太宗因如晦爲開國元勳。故將第十六女城陽公主嫁給伊子杜荷。那不是個堂堂駙馬嗎。第三是那李安儼。這安儼也算大唐的族下。初事隱太子建成。頗爲效忠。及建成敗死。太宗爲籠絡親族起見。用安儼爲中郎將。以分際而論。還要算得個親貴。第四是漢王元昌。他係高祖之子。太宗之弟。太子承乾之叔。論親。親莫與比。論貴。



貴莫與比。不過情性乖張。行爲不法。爛木頭滾在一堆。元昌與承乾。非常要好。叔姪倆遊戲。管分左右爲二隊。各做統帥。各被氈甲。操竹槊。號令隊伍。互相擊刺。有不用命者。按翻答臂。流血後快。承乾因笑說。使我今日做天子。明日在苑中。實萬人營。與叔分將。兩相角逐。一決雌雄。豈非快事。元昌應聲說。太子做了皇帝。恐一經失道。諫書紛至。不似今日自由了。承乾笑說。那却不行。一人諫殺一人。十人諫殺十人。百人諫殺百人。給他殺上前去。那個還敢多嘴嗎。元昌又纒一纒眉頭說。恐怕不給你皇帝做。又待如何。承乾說。現在與我暗鬪的。只有魏王。非除去不可。元昌又說。太子必欲去魏王。我到替你想一人。承乾急問何人。經元昌說明。這才由親貴提出一個素有聲望的重臣。你道這重臣是誰。便係屢立邊功的侯君集。這君集係三水人氏。以功封潞國公。官拜吏部尙書。那還有甚麼意志不滿呢。不過前次刑庭待罪。（事見上文。）

一肚皮忿恨不平。會鄭國公張亮出督洺州。君集先日餞行。座無他人。酒至半酣。忽瞋目對張亮說。你你你因甚排我。張亮笑說。不敢。或者公欲排我麼。君集忿然作色說。我替國家買盡氣力。結果反觸天子之怒。不能相容。古語講得是。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啍啍。我固無力。



排你。你亦不必排我。怕的是同歸於盡了。張亮知其語有用意。因立向君集拱手說。亮本不才。諸求指教。君集說。公能助我。莫若起兵。公在外。我在內。內應外合。必可成功。亮因喏喏稱是。君集大喜。暢飲盡歡而散。亮於次日入宮。密陳君集所言。太宗因說。汝與彼皆功臣。今日之語。旁人不聞。誰作佐證。朕此後留意便了。那知天子留意。太子格外留意。一經山漢王元昌提出。君集當即找到一條綫索。用千牛賀蘭楚石介紹。得與君集商量大計。原來君集與楚石分屬翁婿。以女婿去請丈人。焉有不到之理。亦既接談。君集便對太子說。現在魏王甚得上寵。殿下若不爲備。怕要做那楊勇第二了。（照應第二回）太子忙問。計將安出。君集說。第一先去魏王。由某來效死力。（還未怎樣。便講出死字。語欠吉利）太子因拱手稱謝。這個當兒。忽的跑來八名宮監。又將東宮嬖童稱心及方士秦英、韋靈符三人捉去。又有一道玉旨。索取張師政、紇干承基。呀呀。這一千欽犯。都是包庇不住的。太子慌張無法。當山漢王元昌、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祕密定計。議定由太子詐稱病篤。賺取聖駕親臨視疾。屆時便好動手。太子連稱妙計。妙計。當與元昌、君集等五人割臂爲盟。用帛拭血。燒灰和酒。彼此傳飲。誓同生死。幹那有天





沒日的大事。

咄咄怪事。一至於此。喪心病狂。豈有此理。

【評】戎狄野心不可倚恃。彼薛延陀真珠可汗。可謂與唐合作。已經多年。乃一朝反汗。竟引同羅、僕骨、白鬻、回紇、四部。以人馬二十萬內犯。何其無香火情耶。諾真川之戰。並非大決。雌雄之戰。何以一天愁霧。轉瞬撥開。乃知契苾何力之爲功大矣。何力損失不過一耳。竟至使廿萬之衆。因以解甲。則一耳之重。幾等於泰山矣。雖然。良玉可敦亦能相機利導者也。吾獨怪真珠得此賢婦。忽欲尙主易妻。幸而和親不成。則糟糠之婦。不致下堂。萬一事成。吾不知真珠何以解決良玉。又何以見好新興也。書至此。可爲之一笑。

由新興改給長孫曦。一筆轉入太子承乾。其敘事舉重若輕。毫不費力。不過承乾作亂一案。牽引人物甚多。看他用大營包小營法。妙在逐一敘去。筆不呆板。

結魏徵物故及侯君集結果。亦并入此案。君集以功名震主。不思所以保全。有才無器。一經挫折。恣意狂爲。何有是處。

第二十二回 推倒青宮國舅左袒 飛渡遼海御駕親征



前文講到太子承乾與漢王元昌、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飲血誓盟，謀爲不軌。這可算子盜父兵，有殺無赦。誰知天生鳥獍，無獨有偶。這裏承乾幹些有天沒日，那外邊齊王祐亦復無法無天。圖謀造反，原講齊王祐係陰妃所生。（應前第十八回）排行第七。既受王封，使兼領齊州都督。七王親信不過的，有個狎客燕弘亮。這姓燕的武藝高強，也會飛檐走壁，與劍俠張師政、紇于承基算做同調。七王得着弘亮，便有些江湖盜俠出入王宮。其時齊府長史是個權萬紀，爲人充直敢言。又有兵曹杜行敏，亦復膽大包身，精通劍術。但是行敏精氣內含，光芒不露。每見權萬紀觸着霉頭，恐其禍生不測，不時規勸。萬紀不聽，除得對於齊王當面見教，而又一封密疏報告朝廷，說明七王如何任用非人，如何交通盜俠，如何野心勃勃，并髦功令。太宗閱過奏本，因想一個太子已鬧出許許多多的閒話，今又別生枝節，豈不是銅山東鳴，洛鐘西應嗎？一道敕旨，卽派刑部尙書劉德威往按。誰知德威未到齊州，那位狎客燕弘亮早招致江湖一班盜俠，有的紅臉，有的綠臉，有的黃臉，有的黑臉，還有的五色花斑，彷彿是塗鬚畫面，用



的大刀闊斧。暗劍明槍。把座齊州城鬧得天昏地黑。簡直要口呼反字。殺上長安。偏生權萬紀不識風頭。端整着烏紗象笏。預備出迎使節。未出城門。早由燕弘亮一馬衝來。用劍把姓權的砍死。這個風聲出去。那來的劉德威。早曉得屈滾尿流。半路攔回。入京奏上一本。太宗大發雷霆。當命兵部尙書李世勣點齊府兵。往討齊州。警報傳至齊州。齊王祐全仗着燕弘亮。點兵調將。要曉得兵符令箭。全在兵曹杜行敏手內。行敏是不動聲色。一方面同弘亮在教軍場點兵。一方面請齊王簡圍軍馬。手脚早已做好。是江湖上面的朋友。一個不許入場。一聲王駕到來。山行敏紅旗一揮。早過來兩員戰將。將齊王挾着下馬。弘亮方待發揮。巨耐行敏使出看家虎的本領。一枝神鏢。打中弘亮右眼。是時遲。那時快。全教軍場的軍隊。瞧着齊王被擒。弘亮受刺。也就合攏起來。來聽行敏號令。行敏說明子盜父兵。大逆不道。現在大招討李世勣已到。諸人無得浮動。致違廷命。一聲令下。兵衆無譁。場外一班江湖朋友。見勞路不對。也就稀稀散去。一宵無話。次早李世勣兵到齊州。當由杜行敏將齊王祐及燕弘亮交出。照例裝入兩輛囚車。押解來京。由刑部劉德威研訊。齊王祐是狂笑不言。燕弘亮熬刑不過。信口胡扳。隨便又牽涉到

張師政、紇于承基、并波及太子承乾、漫忙漫忙。凡事理瓜的該當理瓜、理藤的該當理藤。案僅一邊走。太宗得到刑部具奏、也不能顧全父子私恩、傳旨先將齊王祐處死、燕弘亮是梟首藜街。（了却齊王祐）續又一渚敕書、命將張師政、紇于承基、歸案訊問。這個當兒、在下還要插敘一種曠典。你道是甚麼曠典、便是太宗愜念功臣、於貞觀十七年正月、建築一座凌烟閣。這凌烟閣却有二十四位功臣、由將作大匠閔立本、按名繪像、爲述姓名如左。

（一）長孫無忌

（二）趙郡王孝恭

（三）杜如晦

（四）魏徵

（五）房玄齡

（六）高士廉

（七）尉遲敬德

（八）李靖

（九）蕭瑀

（十）段志玄

（十一）劉弘基

（十二）屈突通

（十三）殷開山

（十四）柴紹

（十五）長孫順德

（十六）張亮

（十七）侯君集

（十八）張公謹

（十九）程知節

（二十）虞世南

（二十一）劉政會

（二十二）唐儉

（二十三）李世勣


（二十四）秦叔寶

這二十四位功臣、如魏徵、如秦叔寶、皆是已經去世的。不過叔寶去世、還在魏徵之前。據說在





京王侯府第一時找不到門神。先把一位銅盔銅甲、金黃面皮、彷彿神荼的先行請去。那鐵盔鐵甲、漆黑面皮的鬱壘、以陽壽未絕、姑且留在人間。還要他立些功業。這是後話。（滑稽語最足沁脾）談到功業。其中張亮、侯君集二人。很是不錯的。侯君集反志將萌。巨耐張亮還在御前奏上一本。照這樣瞧來。姓張的似始終效忠。非君集可比。我要講句明白透漏的話。人們不到蓋棺不能論定的。（預伏下文）這時姓張的且告發君集。姓張的且與東宮飲血誓盟。正在殺機發動。偏生張師道、紇干承基、在法庭熬刑不過。由刑部劉德威又計騙口供。允許二犯活命。二犯只得將東宮太子平日所作所爲。及最近賺取聖駕入宮。逆謀篡位等等。和盤託出。這一供招不打緊。不過轉奏朝廷。把個太宗氣得玉牙倒挫。悶倒龍床。隔日旨下。當派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四位大臣。前往東宮。按查屬實。四臣不敢瞞隱。一起據情覆奏。太宗坐朝。登時命宮監及金爪武士。將太子承乾抓到。承乾見父皇盛怒之下。惟有叩頭搗蒜。太宗且呵且責。承乾因說。臣爲太子。尙有何求。惟魏王泰蓄意圖臣。臣實不甘。因與廷臣謀及自安。廷臣等導臣不軌。臣一時狂惑。未免受迷。今願自坐死罪。不過臣死。若魏王泰得爲太子。臣雖做



鬼不能無怨無恨。太宗聽了這話，不免怒上加怒。因顧左右大臣說：「承乾罪大惡極，應如何處置？」這時廷臣面面相覷，不敢發言。獨有通事舍人來濟出班奏說：「願陛下不失為親父。太子得終享天年，那便是情法兼盡了。」太宗聽到這裏，忙把來濟瞞了一瞞。原來來濟係來護兒次子。其父以武功顯，其子以文學稱。一種亢直不阿的性情，賢橋梓到是相差不遠。此次當廷抗論，太宗不與辨駁，依議廢太子，承乾為庶人，幽禁一處。至於漢王元昌及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一千罪人，無不由朝臣依法論死。第一漢王元昌是皇上叔父，不免要從寬貸死。第二侯君集是凌烟閣新經畫像功臣，雖由阿堵賀蘭楚石證成罪狀，龍心深抱不安，亦甚活動。不過原情便不能論法，論法便不能原情。朝臣如高士廉、李世勣，一係執法不阿，太宗沒法，只有將飲血誓監。東宮謀逆諸臣，一概賜死。甚麼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均以不善規諫，坐罪除名。獨有張師政、紇于承基，因吐賀供招，免罪出獄。他倆出獄，人人都疑惑論斷不公。不知于志寧先生之得能生全，總由他倆前往行刺，不肯下手。天道也有個好還。法網亦借寬一面，因着這點。那于先生之暗室不欺，以及孝思無忝，到很為太宗所嘉賞的。太宗退朝以後。



覺得精神疲倦。躺身御榻。不知不覺的遂夢入華胥。先是一陣虎鬪龍爭。忽地捧出太陽。烏雲消散。但見烏雲散了一翅飛下個孔雀。跳了兩跳。一翅又飛下個野雞。這野雞朝着太陽。起初頗飛鳴得意。一眨眼現出許多的李花。這李花垂垂結實。美味香甜。無端的會迸出個慘綠色鶯哥（即鸚鵡）。同野雞交起尾來。任何美麗的珍禽類。如鴛鴦呀。翡翠呀。青鸞呀。白鳳呀。王后蕭良娣及其他種種化身。來一個啄一個。這鶯哥嘴快如鉤。爪利如鐵。同類的翎毛。固然不容一些存在。便是多數的李花李實。也就被他剝啄殆盡。（空際盤旋。上應上文。下照下文。虛虛實實。應有盡有。）太宗因為李花李實。關係國姓。這種殺風景的現像。如何不觸起悲觀。一聲哎喲。忙的揭開御帳。立起身來。事有湊巧。恰好魏王泰入宮問安。太宗想着泰兒乳名青雀。適才夢中一跳一跳的孔雀。莫非應在伊身麼。開口叫聲我兒。魏王泰再乖覺不過。一屈膝投人父懷。彷彿當初未央宮。太宗跪就高祖吮乳一般。（回映前書第十五回。真心靈手敏也。）這也叫做父子述家學淵源。（挖苦不堪。）閑話不談。次日太宗早朝。因將儲位一事。提出魏王泰。來與朝臣商議。早有侍郎岑文本。侍中劉洎。兩人迎合上意。勸帝早早決定。獨有





阿舅長孫無忌連連搖首。說是與其青雀不如雉奴。（我說是與其雉奴還不如青雀呢。）諸位須知青雀是魏王秦小字。雉奴又是晉王治小字。太宗因無忌提出雉奴。又回到夢中刷翅的野雞。對了對了。那一隻尖嘴利爪的鶯哥。必然與野雞有連帶關係了。正在凝神貫想。早是褚遂良執笏當胸。奏稱魏王有奪儲之嫌。不如晉王無爭位之迹。這事還得從長計議。太宗不覺龍心爲動。隔日。魏王秦又往探晉王治。但是治性顛預。（顛預者不能主治。）秦性狡猾。秦向治揚言說。外間講你同漢王元昌有點瓜葛。此話被父王知道的……晉王說。怕的甚麼。魏王上前用手摸摸晉王的頸項。頸子。晉王喫這一嚇。整整三天魂不歸舍。入宮見父。只是發癡。太宗瞧他跌頭跌腦。愁眉不解。因而問故。晉王治遂將魏王秦的恐嚇話。完全照敘。太宗這才明白。罵聲青雀奴才。你的小計太險了。忙的出御兩儀殿。令雉奴相隨。皇上坐定。當召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四臣入見。備述魏王陰謀。且恨且歎。說。朕三個兒子。一個御弟。（指漢王元昌）所爲如此。骨肉相殘。有甚生趣。一面跺脚。一面要拔劍自刎。嚇得無忌等搶前叩阻。遂良奪過佩劍。交與晉王。無忌跪在御前。稟問儲位誰屬。太宗指一指晉王。無忌說聲。



遵旨。站過一旁。太宗乃使晉王拜謝無忌。無忌避不敢當。因與遂良、玄齡、世勳請太宗進御太極殿。立召羣臣宣布意旨。不消說得羣臣之中。沒有誰個頭大。誰個角長。敢發生別種異議的。不過那個跳來跳去的青雀。心尙不死。是日還率領百餘騎士。在永安門左右探望動靜。門官飛的入報。太宗是怒不可遏。立命衛士趕去從騎。將魏王泰引入肅華門。指定在北苑圈禁。從此是青雀落伍。雉奴登臺。朝命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房玄齡爲太傅。蕭瑀爲太保。是爲三公。又命李世勳爲詹事。李大亮、于志寧、褚遂良、張行成、高季輔、蘇勳、馬周、皆爲東宮僚屬。講這馬周。表字賓王。係山東茌平人氏。爲人無書不讀。下筆千言。落魄長安。常寄居中郎將常何家裏。何係武人。凡有奏議書牘。均倩馬周捉刀。周爲何條陳十二事。切中時弊。帝驚其才。因召問。何以實對。立即宣傳馬周。用爲監察御史。未幾升遷至中書侍郎。他這飛騰之速。據相士言。其人爲眉火色。應該如是。甚麼叫做眉火。就是兩眉聳起。又甚麼叫做火色。就是面色赤紅。罷了。不談東宮人物。新的是添了個馬周。舊的又去了個杜正倫。講這杜正倫。官居右庶子。係故相魏徵保薦。魏徵在朝。嘗賞識兩人。一個是侯君集。一個卽是杜正倫。當由老先生大吹特吹。謂



唐宮歷史演義 第二十一回

一三八

他倆皆有王佐之才。那知說嘴不響。一個侯君集。公然謀反。已變做刀頭之鬼。一個杜正倫。又因洩漏意旨。不能輔弼東宮。至是竟遠徙交州。呀呀。朝廷用人。最忌結黨。這姓侯姓杜的。既係魏徵薦主。那朋比爲奸。一定無可實辨。千不該。萬不該。皇帝伯伯鬧起脾味。將御製魏徵碑文。立即推倒。將允定下嫁魏叔玉的衡山公主。竟然悔婚。一個女兒。慣喫兩家茶。這是唐宮特別新例。你道成何事體。光陰易過。一瞬夏去秋來。那東方高麗國。忽發生大大波瀾。你道甚麼波瀾。原講高麗在隋末的當兒。很是跋扈。經隋煬帝大起傾國之兵。甚麼麥鐵杖。來護兒。一等等。的上將。總戰伊不過。（應前第三回）煬帝是乘輿而往。敗輿而歸。如今該國東部大人。却出了個泉蓋蘇文。據說是軍雄信轉劫。（應前第十回）看官不記得嗎。當年唐軍攻破洛陽。捉住軍雄信。雄信臨刑的時候。辱罵太宗。曾說是冤怨相報。果不其然。這裏雄信絕命的當兒。恰恰那裏泉蓋蘇文產生的當兒。泉姓爲高麗東部強族。蓋蘇文生有武力。長成一副金黃面龐。年未三十。頰下便留起苗苗硃鬚。善使兩枝鐵稍。每枝重五十斤。膂力既高。而心情亦險。後來高麗的地勢。係屬海中半島。南爲百濟。東南爲新羅。那新羅王國金眞平。唐封做樂浪郡王。



百濟國王扶餘璋。唐封爲帶方郡王。（此扶餘與虯髯客所封之扶餘。是一是二。尙屬疑問。）至高麗國王高建武。唐又封爲遼東郡王。三國王雖係平等。而高麗一國。實足以控制百濟新羅兩國。偏偏新羅百濟。又兩不相能。高麗王利用這點。於是近聯百濟。遂遠攻新羅。正在預備出兵。蓋蘇文給高建武個冷不提防。竟領了東部一支兵馬。闖入王宮。國王高建武。忙的揮兵巷戰。豈敢不敢。這姓泉的兩枝鐵鎗。飛舞起來。那還了得。高建武的姪子高藏。原與泉蓋蘇文聯絡一氣。引水入牆。一個裏應外合。自然亂兵殺死了高建武。由蓋蘇文擁立高藏爲王。高藏部下尙有四位戰將。一名高突勃。守的是烏骨城。一名孫代音。守的是白岩城。一名高延壽。一名高惠真。又同守的是安市城。這安市城最爲險要。號稱銅牆鐵壁。高麗王有這要隘。所以隋征不服。唐討不降。如今又出了個泉蓋蘇文。又算是單雄信轉劫。含有冤怨相報的意味。這次波瀾。自然是風起潮湧。不可制止。高藏在位。不過傀儡登場。一切重大兵權。全屬於莫支離。甚麼叫做莫支離。質言之。就是大丞相還兼大將軍。這種獨一無二的職權。除得泉蓋蘇文。還有誰屬呢。毫不客氣。蓋蘇文自領了莫支離印信以後。一面是查照前例。出兵去伐新羅。一面又



唐宮歷史演義 第二十一回

一四〇

遣使來唐。以白金百斤入朝貢獻。書是一起。高麗兵伐新羅。早由新羅王金眞平呼喚兩位女兒出來計議。原來眞平子小女大。外國通例。男女平權。男長立男。女長立女。眞平的長女名叫金善德。次女名叫金眞德。兩女皆生得花容月貌。武藝超羣。假如演起戲文。一定是穿着鎖子黃金甲。繫着湘紅水綠裙。對你不起。還要在纓絡花冠上。插起兩根雉雞毛來。（科趣之至）閑話不談。兩女兒見過父王。一口同聲。請速往唐朝求救。眞平沒法。只好遣個使臣金植夫奉表來唐。無巧不巧。新羅的使臣到了。那高麗的使臣高宜也就到了。不過太宗對於新羅使臣加意安慰。允其不日出兵援助。至對於高麗使臣高宜。則痛加申斥。指所貢金爲弑逆賊物。拒而不受。兩使退出。常由褚遂良奏說。高麗貢金原可不受。不過新羅求救。還望三思而行。因爲甚麼爲的中原清晏。四夷畏服。陛下威望。震鑠古今。今若遠渡遼海。往討小夷。果能指日奏功。無甚話說。萬一蹉跌。重損威望。豈不可慮。太宗說。那泉蓋蘇文。有弑君大罪。今又侵凌國。奈何不討。李世勣因接口說。機不可失。惡不可長。前者薛延陀人寇。陛下欲發兵窮追。以故相魏徵之諫而止。今猶爲邊患。（此公善於逢迎。其智謀不可及。其漂亮亦不可及。）太宗聽到這裏。



不免將御案一拍。說聲：「卿言是也。」朕已決計親征高麗。遂良又諫說：「陛下必征高麗，遣一二猛將，選數萬精兵，足矣。何必御駕親行？」太宗笑說：「卿儒生，兵家謀略，非爾所知。」詞畢，拂袖退朝。次日詔下，命房玄齡留守長安，李大亮爲副。擇日在教軍場大閱人馬，并招募壯士。這道旨下一時四方豪傑都趕來應徵。那御營總管，叫個張士貴，士貴有個女婿，名叫何宗憲，姓張的要一手提拔宗憲。先期傳檄京城，所有應募壯士，限日比射比武。并有宗憲在內。不料比武的當兒，被個姓薛的占了面子。講這姓薛的，單名是個禮字，表字仁貴，却係絳州縣龍門人氏。其人長眉秀目，雪白面龐，力舉千斤，慣使一桿方天鐵戟，戟桿粗壯，如碗口一般。兩人扛擡不動，尤精騎射。袋中掛的鐵胎弓，壺內插的狼牙箭。他這箭是百發百中，要射人右眼，不會誤射在人左眼的。弱冠娶妻柳氏，芳名金花。夫婦倆極爲伉儷。不過因門第單寒，又值山西歲荒，柳氏因勸夫早日投軍，好取封侯事業。諸君不記得麼？一部唐史，婦孺知名的，只有兩人在。後算那郭子儀，他的富貴功名，不但唐朝少有，他史亦無多。（照應後書）在前算這薛仁貴，誰不知跨海征東，助業蓋世。所以我從前敘述薛仁杲，敘述薛孤兒，皆爲這仁貴做個影子。如薛仁貴入場。



比射比武。自然頭頭第一。又誰知張士貴因占貴女婿的面子。很不開味。軍餉是補了。但派在何宗憲名下。喫了一份馬餉。我且由他。（書中重要人物。往往加一倍寫法。）單講太宗此次出征。是命太子詹事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統轄步騎兵六萬。刑部尙書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統轄江淮嶺硤兵四萬。以左驍衛將軍程名振爲第一路先鋒。右驍衛將軍王文度爲第二路先鋒。御營總管張士貴爲後路接應。另用將作大匠閻立本。趕造海船。營州都督張儉。催糶糧草。布實已畢。准於是年秋後。攜着太子出京。行至洛陽。適值薛延陀遣使入貢。（借此來探中朝虛實。）太宗因對來使說。歸語汝主。今朕父子已東征高麗。若欲爲寇。可趁虛以入中原。此時機不可失也。來使歸報真珠毘伽可汗。這真珠的長子大度設已沒。次子曳莽三子拔灼。以儲嗣問題。暗幕競爭。家事未能妥善。如何用兵南下。惡意儘可善說。再命來使奉表。請願發兵助戰高麗。太宗因婉詞却之。閑言剪斷。御駕正欲啓程。忽報副留守李大亮。在京病故。并有遺疏。諫止東征。太宗不覺龍心爲動。旣而通盤打算。決計以太子監國。留住定州。用太傅高士廉。詹事張行成。庶子高季輔。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同掌機密。太師房玄齡。專守長



安太保蕭瑀專守洛陽。并親寫敕書一道。略謂以大擊小。以順討逆。以治乘亂。以逸敵勞。我理既直。我氣亦壯。我又何施不可。何往不得。何功不成。并指身御龍袍。向太子說。我兒聽者。我得勝班師。方換此袍。一日不得勝。即一日不班師。即永永不換此袍。兒可明白父志嗎。

何物高麗。敢於肆逆。天戈所指。滅此朝食。

【評】家庭作事。上行下效。有太宗與建成、元吉爭閔宮。廷間殺得尸由血海。即有青雀與承乾暗鬪。一使陰謀。一越軌道。卒至鷓鴣相爭。漁翁得利。太子敗。魏王亦敗。何物雉奴。竟以顛預得志。吾謂非雉奴之福。乃蔡龍肇禍之媒也。太宗朝罷入夢。寫得離迷倘恍。將前後事。作一歸納。

長孫無忌主張雉奴而不主張青雀。豈不以青雀難馴。而雉奴易制乎。不知雀與雉。皆不可共事。今日無忌之爲雉甥。可謂愛之極而恩之厚矣。且觀異日甥之待舅。蓋有出人意表者。敍東征高麗。却要另起爐竈。此回事妙在從高麗國亂說入。先行提出蓋蘇文。明爲高麗肇亂之主動。隨即提出薛仁貴。又標明爲有唐不易之人才。且兩人鼎鼎大名。久爲一般野史。



所轟動不用加倍寫法。無以鑿觀衆之心理。編小說與排戲。同是一樣心思。務在節目緊湊。當捧場總須捧場。

## 第二十二回 唐太宗欣賞白袍將 江夏王掃盪薛延陀

太子退後。帝卽催動大軍。兼程前進。先是兩路大總管李世勣、張亮已率領所部人馬。齊集幽州。這幽州便與遼東接壤。甚麼摩天嶺、鳳皇城。早由高麗派着重兵在彼駐紮。李、張二總管未敢造次前進。隔日。第一路先鋒程名振到了。又隔日。第二路先鋒王文度到了。紮營才定。忽然一陣胡笳。砰隆砰隆的鼓響。一霎時旌旗蔽日。戈戟凝霜。你道是那裏來的人馬。原來漠南的懷化郡王右武衛大將軍李思摩。已指揮着八千鐵騎。五萬健兒。十六部的酋長過來。甚麼阿史那社爾、執失思力、契苾何力。一班歸唐的戰將。無不人龍馬虎。會師幽州。不消三日。太宗駕到江夏王李道宗亦隨駕前來。講這道宗爲皇上弟輩。年未三十。英勇絕倫。善使一桿方天畫戟。西征北討。所在有功。在路遇見尉遲敬德。這時敬德已告老辭官。寓居洛陽。比聞御駕親征高麗。也就同道宗趕赴行在。但是道宗係隨駕御征的。敬德是阻駕冒險的。御營紮定。文武百





官朝參已畢。太宗一眼瞧見敬德。不覺大喜過望。說是愛卿。此來東征。一定成功。敬德正欲發言。正欲講些王師在外。國內空虛要話。却被皇上一言逼住。只好掉轉風頭。也就手擒鐵稍。抵備破敵。話雖如此。此時第一路先鋒史名振。以前綫山高嶺險。非得一員戰將。不足以資臂助。表章才到。太宗命在御營挑選。當由總管張士貴。選派了女婿何宗憲。不必交代。有了何宗憲。便有薛仁貴。第一陣大破摩天嶺。便薛仁貴立下戰功。第二陣攻陷鳳皇城。又薛仁貴立下戰功。那知姓薛的出生入死。拚命大鬪。兩次的戰功。都被何宗憲冒去。那何宗憲以戰績落後。到超升做中郎將。仁貴以陣陣爭先。不過派充個下級軍官。你道嘔是不嘔。恨是不恨呀。閑語休絮。却說唐軍進抵烏骨城。該城守將。叫做高突勃。這高突勃。生得鍋底般黑臉。膂力極大。有萬夫不當之勇。此人上陣。善耍兩柄棗核銅鎚。本派何宗憲領兵上前。無奈水母日蝦。那蝦子失蹤。水母也不能得勢。因着甚麼。因為薛仁貴感冒風寒。忽然臥病。一時找不着替手。宗憲只有臨陣觀望。誰知宗憲觀望。那先鋒上將程名振。已橫刀躍馬。衝出陣門。這邊名振衝鋒。那邊高突勃耍着兩柄銅鎚。也就開城而出。彼此戰未數合。名振敗退。移營三十里。次日二路先鋒王



唐宮歷史演義 第二十二回

一四六

文度又至。又是戰敵軍不過。剛剛契苾何力奉旨向前綫勞軍。得到兩先鋒敗陣情形。不免抱着奮勇。手搥虎頭鑿金槍。披掛上馬。他這一上馬。程王兩先鋒也就跟住掠陣。三聲畫角。戰鼓雷鳴。唐軍又逼烏骨城。那高突勃又提着兩柄棗核銅鎚。開城殺出。這一陣兩馬交鋒。是鎚來槍去。槍去鎚來。論兩人鬪力。本分不出個高低。偏生契苾何力是新換的坐騎。不惜疆場。戰得行行。忽然馬陷前蹄。高突勃乘勢刷的一鎚。竟打中何力的腰肋。何力一。竟是百戰上將。在着坐騎滑脚。他早擋勁一夾。絲韁一拾。雖腰着一鎚。已借勁衝出圈外。却好程名振、王文度、雙雙掄刀擋住。高突勃不管是兩將鬪一。他這對銅鎚。耍得如流星趕月一般。兩先鋒也就不能抵敵。一陣敗下。衝動全營。那營房臥病的薛仁貴。早已蹙着眉頭。唱着高調。甚麼在月下。驚破了英雄虎膽。甚麼回家鄉。思故土。千難萬難。一面唱着。一面跳下床來。便有兩名健卒。扛抬那碗口粗壯的鐵戟。又有一名健卒。牽出一匹高頭大馬。仁貴聽得營外殺聲震耳。一時寒熱脫體。神氣霍然。說殺便殺。登時跨馬持戟。衝出營門。巧巧碰着高突勃。一個是渾身漆黑。一個是渾身縞素。鎚來戟去。戰做一團。對不起。那黑面大王。竟鬪不過白袍小將。戟頭子緊上一緊。竟把



高突勃打下馬來。仁貴忙喚健卒將他紮起。再尖促不過的何宗憲。早又得着消息。如飛趕到。一方面慰勞仁貴。回其回營安息。一方面却將敵將高突勃押赴御營。到得御營。天子早升坐龍帳。一邊是江夏王道宗。及長孫無忌。尉遲敬德。張士貴。頂盔貫甲。排立御案左廂。一邊是李思摩。阿史那社爾。執牛思力。及契苾思力。排立御案右廂。這何力是新經敗陣。腰肋受鎚。太宗問明端的。方欲派將活捉高突勃。交何力處治。誰知毫不費力。人已押至御帳。總管張士貴。這時是臉色飛金。在御前誇獎阿堵。太宗笑了一笑。當將何宗憲喚至。忽前說。你叫何宗憲麼。不料你的武藝。比契苾何力還高。宗憲聽話失虛。心坎內小鹿亂撞。不由得跪在忽前。只是咕咚咕咚碰頭。口說臣該萬死……太宗瞧出破綻。也就扔了一扔。說。你這功勞。怕的還是冒牌吧。士貴惟恐露出馬脚。忙着啓奏說。這迭次戰功。委係狗堵何宗憲的。太宗笑說。這狗能立功。那就狗而不狗了。說罷。將袖一拂。翁堵倆退出御帳。隨命左右把敵將高突勃推進。突勃匍匐不語。太宗拔出佩劍。交給契苾何力。叫他斬訖報來。好個何力。說是各國戰爭。各爲其主。高突勃以鎚擊臣。忠勇可嘉。尙請貸其一死。太宗准奏。當命將歸原營。兵歸原隊。由烏骨城又進攻白



岩城。原講白岩城守將叫做孫代音。這孫代音亦係高麗上將。年紀在四十開外。善使一柄金背大砍刀。重八十斤。來得厲害。這次領兵攻城的是唐皇。駕下江夏王道宗。道宗遇着代音。戟往刀來。到也殺得旗鼓相當。偏生道宗要以智取。改日派王文度、程名振、在左右深林設伏。他却以身誘敵。孫代音居然墮落圈套。被唐軍擒住。及至押送御帳。太宗仍貸以不死。最後是兵圍安市城。諸位聽者。這高麗安市城。要算做鐵壁銅牆。假定唐軍能攻克安市城。這高麗便無險可守。原說同守該城的爲高延壽、高惠真、兩將。惠真生成一副硃紅臉。使用的是雙環偃月刀。延壽生成一副油綠臉。使用的是七節虎尾鞭。論兩人的武藝。已是萬夫莫敵。偏生泉蓋蘇文。猶恐防範疏懈。不時走來。還在那城北高山。築了個堅固營壘。以便四面接應。要言表過。單講這次唐軍圍攻安市城。彷彿是獅子搏球。使盡全力。甚麼京東京西的兵。甚麼江淮嶺峽的兵。甚麼蘭州河州的降胡。甚麼漠南的十六部落騎兵步兵。足足有二三十萬。大將如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是在御前保駕。李世勣、張亮。是分道指揮。程名振、王文度、江夏王道宗。是衝鋒陷陣。李思摩、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執失思力。亦無一不疆場效力。出死入生。可憐那蓋世英雄。



薛仁貴一戰三月。一病三月。所掙下的功勞。通同被冒牌何宗憲攬去。何宗憲是文不能文。武不能武。近恐露出馬脚。只好告個感冒風寒的病假。縮起龜頭不出。我且由他。這日太宗下了一個總攻擊令。先由江夏王道宗。選出精兵百人。衝打那城北高山。然後程名振、王文度、各領所部。架起鑼索雲梯。城上是滾木礮石。萬箭怒發。雙方鼓皮是敲裂了。喉管是喊癱了。一連攻擊三日。唐兵損失無數。這安市城却不能挽動分毫。這時惱怒了皇帝伯伯。把那二三十年的決裂性子。陡然提起。除下鬧龍冠。脫卸赭黃袍。馬上黃金龍盔。披掛停當。老則老。工架還有。一聲馬來。跳上鎊毛騮。不由得一位長孫。一位尉遲。也就隨着御馬。親臨戰地。城上泉蓋蘇文。瞧得親切。在這個常兒。不是編書的愛講神話。彷彿蓋蘇文却係單雄信替身。却係與太宗宿世冤仇。固結不解。一見着面。便哎呀哎呀的叫嚷不休。那高延壽掄着七節鞭。高惠真舞着雙環刀。亦甚躍躍欲試。蓋蘇文不即打話。只是雙脚一躁。提起鐵鎗。下得城樓。放馬出城。接着馬隊步隊。弓兵箭手。單刀藤牌。如春潮怒湧。不可遏止。一會工夫。雙方射住陣脚。旗門開處。蓋蘇文與皇帝伯伯。已是面面相覷。太宗是責彼弑逆不道。無父無君。今日不罪人斯得。不足以明



唐宮歷史演義 第二十二回

一五〇

示大法。話沒講完，蓋蘇文早縱馬掄槍來刺太宗。這時敬德是忍無可忍，也就衝馬截殺。記得在二三十年前，那軍雄信却非敬德敵手。如今轉過娘胎，一層是再世為人，一層是老不敵少。不消十合，敬德鬪部却喫了蓋蘇文一猾。敬德連鬪老了，敗陣下去，敬德一去，更有誰能敵住蓋蘇文。甚麼程名振、王文度，都在馬前戰不了三合。那契苾何力，是同高延壽困戰不休。執失思力，是同高惠真苦鬪不已。壞了壞了，往日李世民的箭頭百發百中，如今連發三箭，都被蓋蘇文躲過。壞了壞了，蓋蘇文已趕及御駕了。壞了壞了，蓋蘇文提起鐵稍，是對準皇帝伯伯胸口刺來了。（一步緊是一步，步步制命。我爲太宗捏把汗。）說時遲，那時快，在這閃電穿鍼的當兒，却光灼灼的落下一顆救星。你道甚麼救星，便是那白袍小將薛仁貴。聞信趕來，一句有勁。仁貴雖立了多大的戰功，仍然充當個軍校。不過他的功勞，是被何宗憲冒了。他的聲名，却轟動一時。不但那高突勃喫了他的大虧，便是這蓋蘇文已彷彿聞雷貫耳。這時候，猛然見面，把手中刺出去的鐵稍，倏的收回。眼睛一眨，當面的一駕大唐天子，早溜得不知去向。早換了一個白旋風似的，白袍白馬，一桿方天鐵戟，一朵素纓擺動起來，彷彿像個小小車。



輪蓋蘇文喊聲不好。左右用兩梢招架。架過左邊。戟到右邊。架過右邊。戟到左邊。不會十合。已戰得氣喘吁吁。蓋蘇文惟恐有失。趕着跳出圈子。奪路敗走。仁貴并不追趕。忙着折回見駕。太宗一見仁貴。問知姓名。不由的龍心大悅。說是今日如朕不遇卿。朕命休矣。此行雖不能得志。高麗却喜得你蓋世無雙的國士。當即超遷爲領軍中郎將。他這中郎將。冠以領軍二字。不免那何宗憲要受他節制。聽他指揮了。閑話少說。這次薛仁貴戰勝了蓋蘇文。局勢反敗爲勝。偏生契蕊何力。抖一抖精神。又把那高延壽戰敗。執失思力。貫一貫足勁。又把高惠真戰敗。因此二高戰敗在後。蓋蘇文奪路在前。前進城的人。扯起吊橋。關起城門。後來高麗兵馬到有一半。被唐軍截住。(想是李世勣、張亮兩位大總管做的手脚)因此之故。高延壽、高惠真兩將欲進不是。欲退不能。二將商議商議。與其被唐將追及。沒有好話。不如投降大唐。到可稱做能識時務。說降便降。兩將拜投御帳。太宗受之。并封延壽爲鴻臚卿。封惠真爲司農卿。二人好不得已。從此效忠大唐。轉反攻高麗。不在話下。如今要講到江夏王道宗。從日前動員。令發他是一個帶領精兵百人。直攻安市城的北面高山。這山高五百丈。登到半山。便可俯視全城。把守





要隘的。叫做傅伏愛。也有健卒三千。也備着滾木礮石。弓兵箭手。叵耐李道宗抱着奮勇。拚命上山。部下百騎。無不一以當百。百以當萬。任他木石下滾。箭若飛蝗。竟然衝上半山。將敵營踏破。敵將傅伏愛。見無可抵禦。也就屈膝降唐。唐營因得了這座北山。益發得勢得機。視這安市城。如在掌握。那泉蓋蘇文。亦不過是棚中死蟹。釜底游魂。話是這般說。須知高麗背後。尙站着個百濟國王。扶餘璋。兵缺餉乏。有了這條路糧台。真是以逸待勞。我急彼緩。太宗是早早誇下海口。不掃平高麗不歸。平壤道總管張亮。急得沒法。用些旁門左道。念呪書符。江湖術士。程公穎。算他唯一的用神。(生出岔枝。伏定後文。)却沒多大的效力。遼東總管李世勣。是終日價搥起戰鼓。督同程名振。王文度。分別攻城。雲梯無效。又用巢車。巢車無效。又挖地道。又築土山。土山高與城齊。山江夏王道宗。架起飛橋。意在躍馬衝過。不料敵方矢石怒發。道宗落馬傷足。乃令傅伏愛屯軍山頂。防敵出襲。無巧不巧。伏愛私離所部。一座土山突然崩倒。只個一倒。那安市城受了震動。也就坍塌十數丈。當時唐營若下道將令。苟有一將指揮。該敵城已唾手可得。應該高麗不亡。應該泉蓋蘇文得苟延殘喘。巧巧道宗傷足不起。巧巧伏愛重違



節制。一時三刻。蓋蘇文竟帶領城兵衝上土山。敵得土山。則內外成個犄角。唐兵遂大大的鬆勁。道宗得到這信。趕的跌足見怨。叩頭請罪。太宗一面申斥。一面將傅伏愛綁去砍首。稍洩憤恨。棋爭一着。勝算難操。皇上以在外一年。師老力疲。今雖不能征服高麗。而此次東征。計先後共破十城。徙遼州。蓋州。岩州。三城。戶口共七八萬。編入國籍。也就算國威未挫。落得趁此收兵一聲旨下。當命李世勣。李道宗。斷後。自率全部人馬渡遼西歸。時值天寒積雪。泥淖難行。由長孫無忌率衆萬人在前整理道路。一站一站的緩緩入關。行經曲城。想到魏徵。太宗歎了一歎。不免龍目落淚。說魏徵若在。必不讓我東征。（至此方悔）乃親撰祭文。派個內侍前往魏徵墓所至祭。并召徵子叔玉前來見怨。只可惜衡山公主已另行擇配。那是不能收回成命了。（回應前文）怨至定州。太子早率太傅高士廉。詹事張行成。庶子高季輔。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出城見怨。太宗略略召對。先將身上龍袍。指示太子說。此袍已經年未換。原講不奏凱。必不歸朝。不歸朝必不易衣。如今父志未遂。將來大伐高麗。活捉國王高藏。生擒莫離支。泉蓋蘇文。那要算我兒的責任了。（預伏後書）太子只是叩頭唯唯。太宗因又對高士廉說。現在



西北邊防尙屬寧靜。否。士廉奏說。聖慮及此。真是明燭萬里。最近邊報。據云薛延陀已伺隙而動。不日使出兵南下了。（由高麗接敍薛延陀。一筆掉轉。毫不費力。）原講唐軍出征高麗。薛延陀曾兩度通使。末後使臣奉表。并請願出兵相助。太宗拒而不受。曾幾何時。相助者忽而相叛。忽而兵犯中原。前恭後拒。這豈不是個怪事嗎。諸君有所不知。那請願助唐的。是那真珠毘伽可汗。現在真珠已死。長子大度設。因荒於酒色。超前物故。次子曳莽。三子拔灼。平日覬覦儲位。已各不相能。一旦父死。你顯你的神通。我憑我個手段。結果分東分西。劃薛延陀爲兩部。曳莽統轄東部。雜種號稱突利失可汗。拔灼統轄西部。國境號稱肆葉護可汗。畢竟肆葉護有點陰謀。不知用的甚麼詭計。居然把突利失刺死。這一來東西統一。野心勃起。於是用了個累贅的徽號。自稱做頡利俱。到薛沙多彌可汗。書貴備省。句忌冗長。編者便稱拔灼爲多彌可汗。伊趁太宗東征未歸。在這有隙可乘的當兒。早引動大隊人馬。度過漠南。警報傳到定州。恰值御駕已回。由高士廉明白其奏。太高點一點首。一面指派邊防各營。如李思摩、阿史那社爾、執失思力、契苾何力。皆各防各地。各統各軍。這時北征總帥使預備立派刑部尙書張亮朝旨將下。



中書侍郎褚遂良。忽在御前告密。說是張亮養假子五百。信用江湖術士程公穎。那姓程的。旁門左道。邪說飛兵。據聞他相張亮的面貌。稱伊天庭日角。貴不可言。躺臥在床。彷彿龍形。這句話是人人知道的。而况乾兒義子。結黨成羣。比方沒有野心。伊又何必厚養死士。并聞程公穎對於符呪玄秘。尤得訣竅。以水濟水。方當削其兵柄。何能使之再掌大權。太宗不待奏畢。卽啞啞冷笑兩聲。忙的回鑾。部署軍國大事。一日法駕入京。當有太師房玄齡、太傅蕭瑀、率領大小朝臣。跪迎道左。太宗略瞧一瞧。偏一眼瞟着吳王恪。原來吳王恪係太宗的庶子。生得革姿奇氣。酷似乃父。且精於騎射。亦能百發百中。文有文經。武有武緯。太宗凝一凝神。因想此子才略勝雉奴多矣。雉奴懦弱顛預。不足負託重器。猶憶深宮一夢。一隻野雞飛鳴得意。忽遇着綠色鶯哥。與他交尾。那鶯哥尖嘴利爪。非是善類。幹得不好。怕的一樹李花。還要受他剝啄呢。（回應前書情文并茂。）越想心越活動。入宮以後。次日是三件要事。第一是易儲問題。把阿舅長孫無忌。立卽召來。告以吳王穎已可承重器。雉奴糊塗。恐誤大事。無忌聞旨。嚇得汗流浹背。因以頭碰地。力保太子仁孝無他。聲淚俱下。（今日爲甥如此。他時報舅何如。）褚遂良聽了。



這話也就跪請收回成命。太宗沒法。只有對着無忌。冷笑一回。說是親舅舅。自然袒護親外甥。怕的你這親外甥。沒有多大好處。報答舅父呀。（一眼覷定後文。）此事結過。第二是處分張亮問題。這張亮多蓄乾兒義子。未必即欲謀反。不過天地間有個神速報應。那侯君集一命。算是張亮葬送的。亮如居心爽直。當君集醉露反謀。即該諭以國恩。動以友誼。不應對友狡獪。竟向朝廷告密。名爲忠君。實係賣友。不意賣友之人。今日亦爲人所賣。褚遂良御前告密。遂引起太宗殺心。加以陝人常德發。具書證明。而張亮謀反。遂成鑄案。旨意一下。亮遂身首異處。唉。唉。凌烟閣上。一侯一張。均身後不保。令名。這事從那裏說起。第三是命將北伐問題。當命江夏王道宗。聯合夏州都督喬師望。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及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等。各以兵馬兜截北虜南下。一處處嚴備重兵。一件件詔授方略。果不其然。那多彌可汗行至南河。卽爲執失思力所破。轉攻夏州。又被喬師望擊走。多彌知道中國有備。不敢深入。一面狼頭大纛旗一轉。刷的舍南而北。仍返老巢。偏生棒打痛骸。那回紇部酋長吐迷度。早欲坤張權勢。無可着手。今見多彌大敗虧輸。認做



時機已熟。於是引兵八千。迎頭痛擊。把個多彌部衆。打得落花流水。諸位。若是多彌是個英雄。能屈能伸。只這一敗之後。好好的休養生聚。一俟羽毛豐滿。未嘗不可插翅南來。無如性暴如雷。不受挫折。甫歸三月。又忙的大點人馬。傾國南下。原講江夏王道宗。是北伐統帥。由他傳檄夏州涼州代州營州。不待敵兵入境。早是薛萬徹。張儉。喬師望。及契葛何力。執失思力。阿史那社爾。各統各部。彷彿用個大規模的拷掠圈子。把這多彌可汗兜住截殺。可憐多彌依舊是抖擻而來。蹙脚而去。依舊回紇吐迷度。迎頭痛擊。這一痛擊。不打緊。把個兄弟爭國東西統一的。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竟會身首異處。有國難歸。這就奇了。多彌死後。吐迷度便想兼并其地。這個當兒。薛延陀尙有餘衆七萬。大家聚議聚議。一致擁戴那真珠可汗的兒子咄摩支。爲伊特勿失可汗。一面收回國土。一面却遣使奉表唐廷。謂願自去可汗名號。移居鬱督軍山北麓。太宗覽表。暗想往日多彌內犯。委係罪不容誅。今日伊特勿失。國亡圖存。其情亦甚可憫。且回紇利用蠶食政策。鯨吞手段。甚非外國之利。爲今之計。惟有遣一重臣。西行招撫。招撫不行。再以兵臨之。務使回紇薛延陀兩不侵犯。方爲妥當。斟酌既定。當命兵部尙書崔敦。刻日起



唐宮歷史演義 第二十二回

一五八

程。并面授方略。

漠北大部。有薛延陀。強隣逼處。奈回紇何。

【評】此一回書。前半敘征高麗。後半敘征薛延陀。兩場戰事。却一氣相生。不過薛延陀之於唐。曾求尙主。分際較深。高麗則遠在東北。可以羈縻。不必責其定守臣節。然太宗不自忖度。一意孤征。雖其先後攻破十城。徙遼蓋岩三州戶口。歸入國籍。三大戰斬首四萬。而大唐人馬亦復傷亡不少。安市城下之戰。太宗猝遇泉蓋蘇文。幾瀕危殆。倘非薛仁貴奮勇直前。東征歷史。將成一大笑話。太宗所以念茲在茲。而破格以待仁貴。回鑾而遣祭魏徵者。蓋以高麗之重創。甚不可以尋常例也。通篇敘事。真能着着見將。咄咄逼人。無眉目不清之病。將敘征薛延陀。忽插以議易太子與決斬張亮二事。此亦轉換筆墨之一法也。至敘曳莽拔灼兄弟之大起爭端。由混一而又破裂。而多彌可汗之南下。中國無不處處設備。以有備攻無備。此多彌之所以身敗國亡。而回紇且欲并有其地也。噫。

第二十二回 龜茲用兵徐賢妃抗議 太宗晏駕武媚娘爲尼



兵部尙書崔敦禮奉命前往漠北。妥議招撫。當由薛延陀咄摩支謁誠迎迓。此時回紇吐迷度又發生疑慮。你道他疑慮甚麼。他慮唐朝接受薛延陀自家必不能取利。於是趁着崔敦禮主張未定的當兒。忙的遣使至唐。表稱咄摩支之立。非出部下誠意擁戴。且其人心術狡猾。將來行動。必做那多彌可汗第二。必然野心勃發。未易制止。太宮覽表。也就意思活動。因復命李世勣統兵北去。宜撫宜勸。須與崔敦禮協議辦法。世勣奉旨。先檄行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等。至漠北會師。然後挑選精騎三千。明月亮甲的直抵鬱督軍山。檄諭薛延陀君臣。從速投降。這時咄摩支且疑且懼。伊見崔敦禮來。是舍威言德。李世勣來。又舍德言威。眼見大唐三路兵馬。旌旗密密。刀戟重重。不降必以武力相加。既降又恐恩遇不厚。當召部衆集議。誰知人皆首鼠。不肯歸降。世勣取得敦禮同意。因卽縱兵出擊。前後斬首五千。擄獲男女三萬。并生捉咄摩支。押送京師。候旨發落。太宗召見咄摩支。因其承襲以來。未嘗犯順。特加恩拜爲右武衛大將軍。且擬親幸靈州。招諭鐵勒諸部。這且慢表。單表江夏王道宗會師漠北。因見世勣縱兵四擊。彼亦領着兵隊東衝西突。遇着薛延陀的殘部。簡直如屠雞狗。一人殺的不甚耐煩。還招呼薛萬徹。一





致行動。所有回紇十餘部。如僕骨、多濫葛、拔野古、同羅、思給、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酋等。會長無不望風退避。請表貢方物。道宗萬徹報知世勤、敦禮。山姓李、姓崔的據情入奏。太宗覽表。自然龍心大悅。當有一道聖書。派右領軍中郎將安永壽。至軍宣慰。各部沒有個不稽首受命。并願隨永壽入朝。俗說鞭敲金鑼。人唱凱歌。大批的軍隊。大批的胡兒胡馬。奔赴長安。朝旨宣傳。刻日在芳蘭殿宴見。這種架落。這種味兒。除得漢唐兩朝。別的朝代。何曾夢見。就以漢唐而論。漢受匈奴邊患。無有已時。唐乃大開大闔。四海一家。這點點機會。正是千載一時。適逢其會。太宗坐朝。各部酋長。山呼嵩祝。并一口同聲說。願得天至尊爲奴等。天可汗。子子孫孫。常爲天至尊。隸等死無所恨。太宗略略謙遜。賜酒、賜宴、賜詩。次日。詔改各部名稱。因以回紇部爲瀚海府。僕骨爲金微府。多濫葛爲燕然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龜林府。思結爲廬山府。渾爲皋蘭州。斛薛爲高麗州。奚結爲雞鹿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溪州。思結別部爲蹄林州。白鬻爲寘顏州。各歸原有酋長管轄。并賜給各酋長都督刺史名號。賞金銀綵帛及錦袍。各酋長大喜。歡呼謝恩。隔日辭行。天子再賜宴。各部奏稱臣等（改奴爲臣。想因受唐封）既爲唐民。



往來天至尊處。如同紇以南。突厥以北。廕開一大道。稱爲參天可汗道。沿途實六十八驛。以便天使來往。太宗一一准奏。各會長始歡躍而去。既由唐又設立燕然都護府。統轄瀚海等六府。皋蘭等七州。那鐵勒北部的骨利幹。也就遣使人貢。還有西域的結骨部。也就重譯來朝。這些事實。備紀在一部唐史。豈不算做有唐極盛時期嗎。（語云。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如是時光。好似不可多得的呀。）太宗當這時期。益復好大喜功。查一查西域龜茲。及西天佛國。尙未能悉隸版圖。悉遵王化。東邊的高麗。雖經前次大大的懲創。尙未遂我心路。必得要再整雄師。方好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諸君看過唐史的。不是知道唐宮有個徐賢妃麼。這賢妃名叫徐惠。四歲知書。八歲能文。前書曾經表過。并說他有一二篇諫疏傳世。（應前第十八回。）那知伊的諫疏。便在此時出現。這日帝在深宮。夢見兵下龜茲。醒與嬪妃談及龜茲歷史。甚麼國王蘇代勃鳩了。蘇代疊了。訶黎失布畢了。一種詰倔聾牙的名詞。別個人記不清楚。獨有賢妃知道龜茲歷史。知道那佳兵不祥的道理。次日便奏上一本。

臣妾徐惠上言。妾聞以力服人。不如以德服人。蓋以德服人者逸而順。以力服人者勞且



逆也。今陛下既東征高麗，復欲西討龜茲，捐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壑，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妾竊疑之。昔秦皇併吞六國，反速危亡之機；晉武奄有三方，反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是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也，人勞者乃易亂之源也。妾充役後宮，何敢與聞外政，但心所謂危，不敢不告。寧貽越俎之誅，勿蹈噬臍之悔。伏願陛下俯察邇言，息事寧人，以安天下，則不勝幸矣。

這道奏疏一上，太宗是虛心容納，把兵伐龜茲的問題，權行擱起，并西天佛國的夢想，亦一并打消。不過他皇上是攔過西邊，仍注意東邊。其時東征計畫，仍擬御駕親行，由褚遂良極力進諫，說彼高麗係因山爲城，不易攻入，往者大駕親征，彼國人民不得耕種，幾於乏食，今不如屢遣偏師，更番驚擾，令其東奔西走，無暇農事，不出數年，滿野蕭條，人心自散，鴨綠江北可不戰自定了。太宗點首稱善，當命左衛武大將軍牛進達爲青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李海，斥副之，計共率水軍萬人，由萊州泛海，進攻高麗南路，再命太子詹事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郎副之，計共率陸軍一萬，由營州經新城，進攻高麗北路，敵方泉蓋



蘇文聞信。弄得南北指揮。疲於奔命。一會兒陸軍攻入。由李世勣縱兵放火。燒得南蘇城二十萬家。修的假旗息鼓而去。一會兒水軍攻入。由牛進達架起雲梯。攻破石城。再進至積利城下。却好薰蘇文得信趕來。蓋蘇文用的是一對鐵稍。牛進達用的是一對宣花大斧。兩人稍去斧來。大戰至五十回合。進達知其不能取勝。只好退兵下船。引帆西渡。此是一次。第二次却派的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及右衛將軍裴行方。共領水陸軍二萬。另派宋州刺史王波利。於江淮募集船隻。這次却以新羅國做個引綫。先是新羅國王金真平去世。因子小女大。便以女兒金善德繼位。誰知善德芳年不永。不及兩年。又一病去世。又以阿妹金眞德繼位。伊家父女。全係仰戴大唐。世受唐朝冊封。所以萬徹行方出兵。即用新羅國做個引綫。好個女王金眞德。得到萬徹檄文。當即親點兵馬。一副嬌嫩面龐。明眸皓齒。粉白黛綠。珠冠雉尾。繡鎧錦裙。好不羨煞人也。這邊唐軍到得高麗。那邊新羅女主。也就發兵相應。不消說得。泉蓋蘇文得着雙方警告。惟有閉關死守。一過三月。唐兵又去。新羅也就撤兵。這又算是第二次戰爭。總之東征高麗。始終頭了一個薛仁貴。比如劇本沒有仁貴出場。只能算做副本。有着仁貴出場。方能算做正本。




唐宮歷史演義 第二十三回

一六四

且留待些時兒再說。(再伏後書用筆科趣)却說太宗注意西域。原以西天佛國與龜茲并論。那龜茲問題。前因徐賢妃一封奏疏。實行打銷。至於西天佛國。便是前書所講的天竺。那天竺係印度的轉音。前書不引證了一段西遊記故事。說是河南白馬寺的高僧玄奘。率領徒衆。往印度求經。歷(應前第十九回)究竟印度國在那裏。國王係屬何人。與中國又有甚違言。這到要敘個詳細。原來印度在蔥嶺西南。由高昌可夫。由前後藏亦可去。隋唐之間。該國國王。叫做尸羅逸多。具有武略。轉戰四方。象不釋鞍。士不釋甲。由中印度征服東西南北四印度。記得前次高僧玄奘。往求佛經。其時尸羅逸多尙在。語及中國天子。頗爲贊歎。除以三藏真經六百五十部贈給玄奘外。尙另有表文入朝稱賀。到得貞觀二十年。尸羅逸多怛化。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爲王。唐廷不知。乃遣右衛長史王玄策。至彼通問。詎阿羅那順。發兵擊之。我以恩往。彼以仇遇。這事從那裏說起。所幸王玄策具有武略。足智多謀。隨行有位蔣師仁。亦係有膽有識。他倆猝臨險地。一個圈子。便兜入吐蕃。原講吐蕃國王棄宗弄讚。得尙父成公主。算做大唐駙馬。好個駙馬爺。一面保護唐使。一面便向朝廷請兵。太宗知道王玄策是個將才。蔣師仁亦驍



勇善戰。當即發兵三萬。由陝入川。山川入藏。玄策得到這起重兵。於是即與師仁一萬。自領二萬。并用吐蕃兵做個導綫。這一起東衝西突。南掃北蕩。把個五印度的禿頭和尚。殺得西瓜滾滾。血水流流。可憐國王阿羅那順。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有束手就縛。依蔭師仁性子。便欲斫去他肥頭。此時却來了個長眉壽佛。請問這壽佛眉毛。究有多長。不瞞諸位說。雙眉各長一尺二寸。（過長怕的不真。）玄策喫了一驚。口念一聲阿彌陀佛。忙的向師仁搖一搖手。當即免開殺戒。將阿羅那順解着進京。那長眉壽佛也就跟了。既至京城。照例太宗是御門受俘。見着阿羅那順。自然是痛責其罪。斥令滾去。惟長眉壽佛站立一旁。不由得太宗亦念了一聲阿彌陀佛。因問你這老和尚法號。叫做甚麼。今年多大壽算。長眉壽佛依禮先合掌膜拜。然後高唱僧八名叫那羅爾娑婆。今年二百八十四歲。太宗聽他這喉音響亮。彷彿洪鐘一般。瞧他這身材。矗立彷彿寶塔一般。雙眉飄飄。煞是可羨。因問那長生不老的方術。誰知壽佛很為狡猾。他偏不講奉法如來。偏說是學道老子。太宗聽他提出老子。益加優待。將他故居望仙樓。次日同他研究鍊丹方法。先是高祖開國。曾有晉州人吉善止上言。在羊角山見白衣老父。（何不



云在函谷關騎着青牛。屬令轉達唐天子。勿忘祖宗。高祖疑老父爲老子。因命在羊角山立老子廟。尊老子爲遠祖。春秋致祭。此次太宗有所感觸。將長眉當做仙真。也想服些長生不老丹藥。活到二百八十四歲。我不知他的歲數。是實在呢。還是虛報呢。他的長眉是生成呢。還是化裝呢。在太宗意思。總以爲活佛活仙。不可失之交臂。俗語講得是。做了皇帝想登仙。古來秦皇漢武。總想活到千年。永永不死。那就跌了。閑言不表。自從太宗得着長眉壽佛。日日鍊丹鍊汞。還講究些採陰補陽。落日照回光。雙斧伐孤樹。在這一兩年間。那心愛的巢刺王妃楊氏。隋煬帝后蕭氏。也就雙雙的駕返瑤池。鸞馭上賓。太宗自是淒然不樂。詔以楊氏所生子曹王明。出繼巢刺王元吉爲後。以蕭后與隋煬帝合葬江都。給諡曰愍。人事悼亡。天象告變。太白金星。屢屢晝見。由太史占驗。謂女主當昌。民間傳出一種祕記。說是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這些讖語。傳到太宗耳邊。你道是煩神不煩神。敗興不敗興。記得隋末流傳一種桃李子歌。煬帝便誤殺其他姓李的。反把個李淵豁免了。今日因這女主武王一句。太宗又猜忌到一個好人。這人姓李。名君羨。小字五娘。官拜武衛將軍。又是武安人。又封武連縣公。這一串連的武字。



偏生又男用女名。不倫不類。應該捉癡補乖。太宗把李君羨出爲華州刺史。不到三月。授意御史彈劾一本。定他個大逆不道罪名。將君羨活活處死。這是從那裏說起。這時書中却要提出個要人。這人姓李名淳風。雍縣人。自幼便博極羣書。明步天歷算。嘗製渾天儀。著法象書七篇。官居太史令。生平推算陰陽。絲毫不爽。據說唐朝有兩個異人。一係袁天綱。一卽李淳風。淳風的占驗靈應。是太宗很知道的。太宗因民衆謠言紛起。想多殺除患。因密問淳風。說祕記所言。是真是假。淳風答說。臣仰觀天象。俯察歷數。這人已在宮中。自今日始。不出三十年。當王天下。(言之鑿鑿。知幾其神。)陛下子孫。恐不免爲他殘害。太宗大驚說。果有此事。朕將徧會宮中。無論是與不是。只要形迹可疑。都給他一死。那就不留後患了。淳風說。天數已定。人不能違。古人有言。王者不死。徒然多殺。反增戾氣。且此後歷二十年。此人已老。或者存些慈心。爲禍尙淺。今日無論不能殺他。就便將他殺死。天復生強壯的人物。那時陛下子孫。真要沒有遺種了。太宗嘆歎數聲。才把這事擱起。其實嬌嬌滴滴的武媚娘。在這疑鬼疑神的當兒。何嘗一時一刻離着太宗左右。這太宗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一個岔枝。又想到長生不老。同那長眉壽佛。





唐宮歷史演義 第二十三回

一六八

研究的修養內功。一個岔枝。又轉到征討不庭。由西天佛國。又注意龜茲。呀呀。這龜茲問題。不是被徐賢妃一言打銷的嗎。因甚言猶在耳。殺機又起。這却有緣故。比如牧馬的人。牧着一羣馬匹。遇有一匹害羣之馬。必羈之縛之。執策而痛撻之。例如薛延陀及回紇諸部已降。西域的骨利幹及結骨且重譯來朝。大唐的聲威。可算是無遠弗屆。乃區區龜茲。竟然要結合焉耆。勾結車鼻。講到車鼻。是介在東西突厥之間。這本家譜。這筆混帳。真是纏七夾八。一時被他不清。我們編小說的。爲最要順絲順絡。此時害羣之馬。算是龜茲。太宗特命蕃將阿史那社爾。爲崑邱道行軍大總管。以契苾何力副之。此外尙有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楊弘禮。左武衛將軍李海斤。伊州刺史韓威。右騎衛將軍曹繼叔。共發兵馬十萬。這叫做小題大做。期在一戰成功。單講龜茲國在長安直西。距京七千里。原說國王是蘇代勃鳩。會來京一朝高祖皇帝。後蘇代勃鳩去世。子蘇代迭繼立。又來京一朝太宗皇帝。至蘇代迭去世。其弟訶梨失布畢。遂依西突厥爲護符。於唐不修朝貢。前者太宗欲伐龜茲。使其廢除貢物。經賢妃徐惠疏諫罷兵。不免去旨切責。誰知訶梨失布畢。依舊付之不答。公義結合焉耆。那焉耆國王名叫阿那支。彼以



兵力不足。又去勾結小可汗車鼻。那知車鼻還未發兵。大唐兵已壓境。當時阿史那社爾。却派韓威充做第一路先鋒。曹繼叔充做第三路先鋒。以楊弘禮、李海斤爲左右翼。并檄郭孝恪斷後。這種分路兜勦。逼得阿那支無路可奔。只好束手就縛。斬訖報來。常言道得是。殺雞嚇猴。那龜茲國王訶黎布失畢。早已縮頭縮腦。魂不在身。好個先鋒韓威、曹繼叔。各率精兵三千。竟直搗多褐。這多褐係龜茲要隘。却有兵馬五萬。守將羯列顛。本領甚是高強。彼見唐兵到此。嚴陣以待。韓威瞧了一瞧。自料衆寡不敵。當卽退設埋伏。賺敵入彀。羯列顛不知是計。一陣瞎衝瞎撞。落入圈套。曹繼叔又趁勢取了多褐。羯列顛和布失畢。趕着退保撥換城。這城算做龜茲國都。有位國相那利。向國王布失畢獻計。請向西突厥乞援。國王允許。那知那利早間發腳。至晚唐軍全到。將一座撥換城圍得水洩不通。任憑羯列顛本領高強。用着一對虎頭鉤。跨馬出城來戰唐將。那唐將郭孝恪是大大有名的。憑他一口金背大砍刀。威鎮安西。不止一日。比見羯列顛舞鉤而至。忙的用刀截住。大戰十合。忽的孝恪怒叱一聲。羯顛喫了一嚇。手內傢伙略慢一點。孝恪早克擦一刀。將伊馬屁股切下半邊。馬一護痛。將羯列顛早顛蹶下來。由幾個健卒。



把伊縛起。這時訶黎布失畢。是孤掌難鳴。欲竄走他方。豈被唐軍獲住。大總管阿史那社爾。好不歡喜。一面飛章報捷。一面再派郭孝恪留守撥換城。匆匆部署就緒。忽然龜茲國相那利。引着西突厥兵五萬過來。諸位須知唐軍雖猛。而久戰之餘。元氣未復。如今西突厥來了五萬生力軍。加以那利從中指使。不消三日。竟攻陷重城。把一位威鎮安西的郭孝恪。竟用亂箭射死。但是孝恪死了。那位契苾何力得信。又督同韓、曹、楊、李四將來了。只這何力一桿虎頭鑿金槍。那是遠近知名。無人敢敵的。當下拾頭一擺。殺入重圍。除將西突厥戰退外。復行追擒着那利。打入囚車。這一次最後勝利。算一招降遠近小城七百。所有西突厥安西等國。無不望風震懾。輸餉犒軍。二次捷書飛報入京。有詔傳阿史那社爾率眾凱旋。到得長安。太宗因於紫宸殿受俘。可憐訶黎布失畢。及那利。羯列顛。惟有泥首金階。自稱死罪。皇上御衣一拂。隔日一道赦勅。拜布失畢爲左武衛中郎將。另以車鼻未服。東西突厥。不無尙受影響。再遣將軍郭廣敬。往徵車鼻入朝。如仍抗命。非再發兵馬。另選將帥。不足以肅清殘孽。此旨下後。太宗頓然感覺身子不快。命駕回宮。既入宮中。一陣天旋地轉。臥倒龍床。俗稱天有不測風雲。人有立刻禍福。忙召



御醫診視。擬方進藥。一劑兩劑。那能趕退病魔。原來皇帝的病魔。却有兩點。一係妄想成仙。近兩年來。忽然同那長眉壽佛。研究些燒丹鍊汞。那知丹汞屬於金石。性極猛烈。久久燒鍊。必由外火引起內火。內魔召入外魔。欲求長生。反而無生。此神仙之不可妄想也。一係好色。元精耿耿。愈用愈虛。天子六宮三千粉黛。即使每人結一度之緣。而精力已難爲繼。而况巢刺王妃。陪后蕭妃。以及武氏媚娘。則皆餓鬼夜叉。化裝嬌豔。（八字鎔金鑄鐵。得未曾有。）精神龍馬。能有幾何。不自撙節。後悔無及。且好色淫孽。獲報最慘。彼武媚娘之濁亂宮闈。是亦由太宗召之也。謂余不信。請看天大報應。卽在目前。目前太宗臥病不起。卽命皇太子在金液門聽政。聽政已畢。依禮入宮問安。這一問安。不打緊。恰恰眼波一溜。遇見那五百年前的業冤。一個是久經滄海。閱世已深。一個是初發情芽。相思無那。太子瞧着媚娘。媚娘又瞧着太子。你瞧我瞧。把正經問湯問藥的事。情轉拋了。九霄雲外。皇上一聲咳嗽。然後他倆真魂才各各歸竅。這種神味。這種理路。除非是真癡真聾。才能透底瞞過。你道太宗是個甚麼人。他是個眼看四面。耳聽八方。馬上馬下。白手起家。他倆這一點點神情。早已明白在肚。因這明白。又回想到前番夢境。那

一跳一跳的孔雀呀。飛鳴得意的野雞呀。尖嘴利爪的鶯哥呀。紛紛飄落的李花呀。越想越覺得夢境不佳。越想越覺得前程可怕。（映照前書。將無作有。翻空出奇。此作者善施狡獪處。）怕着怕着眼睛一花。腦海一暈。一種意外可驚可怖的狀況。又相逼而來。甚麼隱太子了。甚麼巢刺王了。甚麼候君集了。甚麼張亮了。甚麼李五娘了。或捧着腦袋。或提着頭顱。或頸套長繩。或脚繫鐵索。呼冤的呼冤。叫屈的叫屈。索命的索命。追魂的追魂。不過皇帝伯伯的威靈。非同小可。天子的福命。度越尋常。一會兒神光一聚。魔障全消。到得神清氣爽的當兒。太宗却叫太子靜坐榻前。指示兩件要事。一係處分李世勣的問題。說這世勣足智多謀。機變莫測。我今天要試一試他的心路。趁這個當兒。且調伊爲疊州都督。伊如去。算做一臣。伊不去。必敢於逆命。逆命爲我殺之。不逆命爲我用之。此一事也。一係處分武媚娘的問題。說這武姓的武字。與李姓的李字。是大大反對。有武姓必無李姓。今欲保全李姓。必先剷除武姓。卽如武媚娘。他係事朕有年。朕豈不知他妖嬈媚媚。當真還要學漢朝呂雉。以呂易劉嗎。不過後患不可不防。且叫他前來見朕。一道旨下。媚娘慌的入宮。哭哭啼啼。不待太宗發放。自願削髮爲尼。太宗也就允了。



從此皇上病勢日過日重。漸至不起。因傳宣長孫無忌、褚遂良、來授遺詔。說了聲佳兒佳婦。悉以付卿。語畢忽崩。享年五十有三。後人有詩爲證。

化家爲國是其時。旋轉乾坤信有之。英俊盡歸天策府。事功應作帝王師。凌煙畫閣圖形衆。推刃深宮悔禍遲。第一如流從直諫。珠庭日角好丰姿。

書至太宗崩逝。當然有個結束。正是

繼體之君。創業之主。子子孫孫。誰及英武。

〔評〕唐代武功。推貞觀最。帝雖不得逞志高麗。然漠北、漠南以及西域諸部。無敢以兵相抗者。非不欲抗也。北方之勢力。莫大於突厥。其次推薛延陀。薛延陀一再窺邊。均爲唐撲滅。由是漠北諸部。改六府。改七州。而芳蘭殿賜酒。賜宴。誠有唐極盛時期也。

由是將折殺西域戰功。不得不再征高麗。作兩度之波折。惟兩度分殺。無異合殺。不得薛仁貴出馬。覺征遼問題。一時亦不能解決。

先征印度。後征龜茲。以徐賢妃會諫伐龜茲。太宗因以嘉納也。但征印度結果。在得一長眉。



唐宮歷史演義 第二十四回

一七四

壽佛因這壽佛。遂生出燒丹鍊汞。以促進太宗之寶天。然其中插敘武氏禍胎。宮廷蜚語。夾七夾八。而後轉入龜茲。所謂筆有槃旋。不嫌唐突。

龜茲戰功。歸結在契苾何力。重何力之爲人也。迨獻俘歸。而太宗卽因是得病。病中敘雉奴與媚娘流盼。妙不說煞。敘夢一段。連實於虛。極有照應。他若世勳之奉調卽行。武氏之請願爲尼。二者同一機變。不可不知。

第二十四回 兩可汗分據伊列河 三駙馬并入刑部獄

太宗皇帝崩駕。是在貞觀二十三年五月。至八月安葬昭陵。當有蕃將阿史那社尙。契苾何力。因受國恩過深。表請殉葬。朝廷不許。詔自頡利以下十四人。皆刻石爲像。陪列陵前。又外邦使臣入貢唐朝。其時約三五百人。無不聞喪慟哭。翦髮撻面。這真是生榮死哀。從古未有。我且摺過一透。單講皇太子治。繼位正統。改元永徽。是稱高宗皇帝。編者援着成例。從此改稱高宗。稱冊立之后爲王皇后。這王皇后係并州祁縣人氏。爲同安長公主的姪孫女。諸君不記得麼。同安嫁隋刺史王裕。曾住黎陽。（應前第十回）那年竇建德兵困黎陽。嚇走駙馬王裕。生擄御



妹同安。同安有姪王仁裕。官居陳州刺史。生女性情溫淑。由同安主婚。指給雉奴爲妃。今雉奴已登太寶。自然冊妃爲后。封后父仁裕爲魏國公。后母柳氏爲魏國夫人。在朝文武各轉一階。加封褚遂良爲河南郡公。進禮部尚書。于志寧爲侍中。太子少詹事。張行成亦兼侍中。右庶子高季輔兼中書令。每日引刺史十人入闕商量時政。這不算數。另晉同昇無忌爲太尉。召疊州都督李世勣入京。官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未及三月。又晉位司空。請問高宗對於世勣何以如此隆重。實因太宗臨崩之前。講到世勣足智多謀。機辨莫測。不用常殺。不殺即當大用。在下且要代一句。世勣的世字。與世民的世字觸犯。自此以後。李世勣只敬避嫌名。抽去世字。單名李勣。高宗因召用李勣。又聯想到眼波送情的武媚娘。才算是兜上心頭。抵備抽一回空閑。去到興龍寺訪一訪豔迹。（先透一筆）不料邊關警報。忽的飛來。頓時萬種柔情。即被戒刀斬斷。請問警報是從何飛至。原來貞觀末年。先皇太宗。曾遣將軍郭廣敬。往徵車鼻入朝。（緊跟上回）詎廣敬去宣讀詔旨。車鼻實之不理。并引西突厥做他的護符。前書講到西突厥。說是那本家譜。那筆混帳。纏七夾八。未易清敘。如今事到其比。不得不破點工夫。算一算他的混帳。



彼一敘他的家譜。原來西突厥和東突厥原係一支。最初由伊利可汗。傳子木杆可汗。木杆生三子。長阿波。次沙鉢略。次莫何。由沙鉢略傳弟莫何。而都藍。而染干。而始畢。而處羅。而頡利。而突利。以至降唐。以至石刻肖像。陪列昭陵。這一大段東突厥的歷史。斷斷續續。是前書完全清敘的。（回應前書。點滴不漏。）至西突厥的年譜。是要從阿波可汗編起。記得阿波可汗。同沙鉢略終歲戰爭。因着戰爭。不過。遂爲沙鉢略所擒。國人因立他族子泥利可汗。泥利亦敗死。子達漫立。嘗隨隋煬帝征高麗。賜號曷薩那可汗。唐初曷薩那入貢大珠。高祖封之爲歸義王。惟曷薩那朝唐。部衆不服。竟刺殺之。別立射匱可汗。射匱建牙三彌山。驅策西域諸國。勢頗強盛。死後弟統葉護可汗立。雄才大略如兄。嘗遣使入唐朝貢。唐高祖許以公主下嫁。結爲婚姻。却爲東突厥所阻止。後統葉護恃強而驕。蔑視一切。爲叔父莫賀咄刺殺。莫賀咄因自稱屈利俟昆可汗。部衆以其弑逆罪大。誓不承認。大家集議集議。公推泥孰莫賀爲可汗。泥孰莫賀不肯。打聽統葉護的兒子避難康居。迎而立之。名爲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編者意在簡便。省稱爲肆葉護可汗。肆葉護得着泥孰莫賀助力。於是攻殺莫賀咄。借報父仇。因之統一西突厥全部。





偏生人臣功高。人主猜忌。肆葉護不惟不圖報泥孰莫賀。反謀執殺之。泥孰莫賀得信。逃入焉耆。畢竟善惡到頭。報應不爽。肆葉護不能容物。不免被人逐走。死於康居。泥孰莫賀雖受屈一時。終久時來運來。國人一致愛戴。奉他爲咄陸可汗。這咄陸可汗度德量力。謹事天朝。可汗天可汗太宗皇帝。嘗遣鴻臚少卿劉善因持節冊封爲吞阿婁拔利必咄陸可汗。兼賜鼓纛。這一鼓一纛的頑意兒。是唐朝用以籠絡外藩的。當下咄陸遣使入謝。備獻方物。唐又優詔答之。未幾咄陸去世。弟同俄嗣立。號沙鉢羅唃利失可汗。分全國爲十部。各寘部長一人。人授一箭。當時稱爲十箭。不過部多則勢分。枝強則幹弱。十部混戰。將同俄遂遂走焉耆。同俄一去。全國無主。由是西方諸部。又東迎東突厥始康可汗之子欲谷設前來。稱爲乙毗咄陸可汗。誰和乙毗咄陸。坐席未暖。那同俄又從焉耆折回。東不讓西。西不讓東。彼此互鬪。無有寧日。後來停戰議和。指定西列（卽現在伊犁）一水爲界。伊列以東。屬於同俄。伊列以西。屬於乙毗咄陸。自是西突厥又分兩國。所謂西中之西。西中之東。與當年頡利、突利相彷彿也。（當年東突厥曾分設兩可汗。頡利爲東中之西。突利爲東中之東。與此狀況相似。）聞言休絮。單表乙毗咄陸。日

謀發展。乃勾結東部大臣俟列發。陰圖同俄。俟列發竟糾衆作亂。同俄沒法抵制。奔竄而死。他部不服。俟列發出平亂。再迎同俄之子。爲乙屈利失。乙毗可汗。未幾又死。從弟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入嗣。遣使唐廷。太宗特遣使張大師。持節冊封。移牙水北。時稱沙鉢羅葉護爲南庭。乙毗咄陸爲北庭。未幾南北構戰。來唐申訴。太宗敕令雙方息戰。乙毗咄陸不從。竟增兵南攻。擊殺沙鉢羅葉護。而兼有其地。唐朝得信。特遣安西都護郭孝恪。與師問罪。那孝恪的本領。諸位是知道的。他那一口金背大砍刀。殺得乙毗咄陸是有退無進。俗說。局敗山倒。他那部將泥執。又反戈相向。乙毗咄陸陣斬了泥執。偏是泥執的部將胡祿屋。又替主報仇。乙毗咄陸與戰不利。一溜烟走保白水胡城。敍書的敍到這裏。被這許許多多的疙癢名詞。把個腦袋鬧得如烤棧般大。不知誰處紛擾。誰處平靖。這時有一部部長。叫做屋利啜。他也被戰事鬧昏了。到唐請願。願廢乙毗咄陸。別立可汗。唐廷斟酌人才。以郭孝恪業經調征。編茲（應前）乃改命通事舍人溫無隱。賈詔西行。與屋利啜商量。繼任人選。由屋利啜又集合各部。公推莫賀咄個遺孤。爲乙毗射可汗。言雖如此。那乙毗咄陸猶不死心。一面勾結車鼻。一面又慫恿阿





史那賀魯叛。毗射置獨立。這個當兒。恰恰將軍郭廣敬往撫車鼻。恰恰車鼻不奉朝命。由廣敬回朝。揭穿這本糊塗賬。披露這回疙瘩事。（補敘前書緊接後書）時值太宗升遐。高宗新立。當即派了一文一武。文的是通事舍人橋寶明。武的是左武侯大將軍梁述方。不過寶明西去。仍是宣布德意。建方面去。却是預備干戈。書是一起。話分兩頭。先講姓橋的西去。趕會車鼻。諭以朝廷待汝不薄。汝如不朝。豈不是自外生成嗎。車鼻意稍活動。恰巧阿史那賀魯遣使在側。寶明知道這點。於是拏出一種交涉手段。一面制止外藩不得私交。一面責令車鼻跪受。書到底車鼻懾於唐威。心易軟化。一經寶明回折。居然擺脫西突厥關係。願意入朝。但是車鼻朝唐。那賀魯的來使。歸報賀魯。不由得阿史那賀魯罵聲車鼻雜種。好不受抬舉。你好好。一面忙派人刺殺乙毗射置。一面却自引兵馬來追車鼻。還虧唐廷有備。將及庭州。大將軍梁述方領兵已至。一場鏖戰。算是賀魯折回。車鼻隨着橋寶明取路入京。在下趁手交代。高宗因欲駕馭外藩。當封車鼻為左武衛將軍。命仍統突厥一部。建牙營督山下。車鼻泥首稱謝。高宗又以征西經略。非有大規模計畫不可。於是除梁述方一路兵馬外。又特派右驍衛大將軍契苾



何力爲弓月道行軍總管。以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侯將軍薩孤吳仁副之。并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及回紇騎兵五萬。共討阿史那賀魯。行至庭州。與建方會合一起。建方因說。現探悉賀魯已遣處月部來犯。我們須殺他個片甲不回。何力因說是極是極。次日何力與建方分兵爲兩大隊。由高德逸。隨同建方。殺向左方。自家與薩孤吳仁。殺向右方。這兩大隊一致行動。叫做雙龍入海。須知龍入大海。會有變化。那小小處月部那裏得知。會長朱邪孤注。手舞三股托天叉。帶領兩萬番兵。結營在牢山脚下。兩大隊包抄過去。把個朱邪孤注。困在重圍。一起長槍一起亂箭。一起短刀。簾牌。殺得處月部一塌糊塗。結果陣斬了朱邪孤注。一路征服了二十五城。這阿史那賀魯。往依乙毗咄陸。非常着慌。誰知（下這二字。便是有大大變化。不可思議）國府裏出了重大的變端。京都內出了駭人的怪舉。險一險北斗極星。幾於墮落。因有這一個亂子。所以一道詔旨。將西征諸將召回。後來自有八十多歲。多年不見經傳的福將。去收拾殘場。（伏後程知節西征）我且攔過一邊。單講京都的亂子。實出於幾位公主。幾位駙馬。要幹那旋乾轉坤。廢君立君的勾當。所謂星星之火。至於燎原。編書的且從開始說起。先是已故司



空房玄離。有子兩人。長名遺直。次名遺愛。遺愛得尙高陽公主。這公主性慧貌美。最爲太宗所鍾愛。太宗因愛女格外愛婿。那知駙馬房遺愛。生成跛頭癡龜。聽妻愆息。便要與老兄遺直分家事。被皇上得知。不無痛罵女兒一頓。公主無可發洩。揪住遺愛。一定要雙雙出獵。偶過白馬寺。遇見個和尚辨機。公主賞其皙白肥頭。與談寫意。遂結成歡喜之緣。又恐丈夫孤另。另備小星二人。各適其適。這還罷了。偏偏做和尚的都喜愛布施。（尼姑尤甚）公主除布施自己一個嬌軀外。另贈給辨機一個金寶神枕。辨機得了這寶枕。不知珍藏。竟被偷兒竊去。偷兒犯案。由問官搜出金寶神枕。只這皇家禁物。豈是常人能有。追根問由。由小偷供出辨機。又由辨機供出高陽公主。這事由御史一本奏上。你道皇帝伯伯氣是不氣。惱是不惱。皇帝這一氣。惱把個辨機的肥頭是切了。把公主身邊的奴婢。殺死十五六名。只放寬了一個淫貨的愛女。誰知公主不知愧悔。反怨父皇。及太宗駕崩。伊因無有管束。益發大放花燈。新經又結識了浮屠智昇、惠弘及方士李晃。這一淘兒和尚道士。終日出入主第。試問能幹些甚麼正經。越不正經。越要幹那越軌行動。一面暗屬掖庭。令陳元運偵刺宮闕機密。一面勸丈夫遺愛。聯合薛萬徹、柴



令武等等。原講柴令武爲柴紹之子。尙太宗女巴陵公主。與遺愛算做聯襟。薛萬徹尙高祖女丹陽長公主。算做遺愛的姑丈。一位老駙馬。一位小駙馬。皆係赫赫軍閥。將帥世家。兩人亦與雉奴不和。所以切切私議。竟決定廢姪立叔。以高祖第七子荆王元景爲當選的。的確是得着元景同意。與吳王恪毫無關係的。（句有斤兩。是斷筆。亦是撇筆。）諸位。若是此謀成就。那一隻野雞。必不能飛鳴得意。一隻綠色的鶯哥。必不能啄盡李花。幾於唐室河山。掃地以盡。天有天數。人有人劫。這時却出了個大義滅親的房遺直。他恐祖若宗不得血食。禍家禍國。卽在目前。由是偷回國舅長孫無忌告密。又由無忌密報高宗。高宗立命無忌處分這事。無忌早擊出雷厲風行手段。一方京城戒嚴。一方飛召西征四位大將來京。恐其別生枝節。（每一落筆。無不照應周到。）此話表過。當由長孫無忌查照此案要犯。分別鎖繫。甚麼房遺愛呀。薛萬徹呀。柴令武呀。浮屠智勳呀。惠弘呀。方士李晃呀。掖庭令陳元運呀。荆王元景呀。便連與此案無關的吳王恪也。派一百羽林飛騎。飛往梁州。做些手脚。安排大定。然後正式會審。會審的當是。有旨命無忌磨鞞。如朕親臨。第一欽犯。是提出房遺愛。原來遺愛是個鍍頭貨物。有勇無謀。一



經刑驅勢迫。不由得把串同謀反等人。和盤託出。偏生無忌成竹在胸。你道甚麼成竹。便是那親外甥與不親外甥問題。當年太宗要變更儲嗣。注意吳王。無忌不肯。太宗謂非親外甥。那知觸動醋勁。這位舅太爺耿耿在心。不能去懷。今日借這機會。竟要吳王的好看。所以未訊案。卽有布賓。（指用羽林飛騎守邸。）既已訊明供招。因笑對着遣愛說。我想與你同謀。恐不止所供諸人。遣愛答說。此外沒有甚麼。無忌說。荆王元景地位疏遠。尙想稱皇爲帝。難道吳王恪便寘身事外嗎。我勸你老實供招。如果有人主使。你罪還可減輕呢。遣愛聽到罪名減輕。方以爲無忌授意。教他牽涉吳王。自身卽可免死。因卽信口胡供。竟把吳王恪誣扳在內。俗說。賊咬一口。入木三分。事爲欽犯供招。况又做成圈套。那裏還能夠翻案嗎。無忌好不得意。常卽飛牒梁州將吳王恪拘到。原講吳王恪有文武才。酷似太宗。太宗愛逾諸子。高宗卽位。頗體先志。特任恪爲司空兼梁州都督。此案一經牽涉。吳王恪奉牒卽行。既至。圈入高牆。（牢獄代名詞。）無忌亦不敢問供。胡亂鍛鍊成獄。這一批破天荒廢立未成的巨案。所開列的欽犯。第一房遣愛。第二薛萬徹。第三柴令武。第四荆王元景。第五吳王恪。皆論斬。次高陽公主。巴陵公主。論賜死。



惟丹陽長公主已經身沒。姑莫勿議。案由高宗核奪。因謂在朝諸臣說。遺愛等應坐死罪。無有疑議。惟吾叔吾兄似應貸其一死。斯時長孫無忌默無一言。但以目視兵部侍郎崔敦禮。敦禮會意。因抗聲奏說。陛下雖欲申恩。究竟不可枉法。如其謀反不誅。何以警後。高宗長歎一聲。卽照原讞下詔。遺愛、令武、萬徹、皆梟首。元景、及恪、及高陽、巴陵、兩公主。皆賜自盡。恪臨死大罵無忌。謂其竊弄威權。構害忠良。宗社有靈。必當族滅。無忌本非奸惡。不過對於吳王恪。必陷害至死。殊屬昧良。宜將來之不得死所也。無忌聽如不聽。偏又惱羞成怒。窮治匪黨。甚麼江夏王道宗了。甚麼執失思力了。甚麼宇文節了。一概粘粘搭搭。列入這起宗卷。均給他個嶺表安置。罷房玄齡大廟配享。其長子房遺直貶做銅陵尉。此案歸結。也可算得大起大落了。諸位必有一句問我。那個掖庭令陳元運。浮屠智曷。惠弘。方士李晃。現在那裏。豈敢不敢。這一班琉璃光蛋。得氣最先。避禍最早。搭着了。是腦袋搬家。搭不着。是活條狗命。我因其不足重輕。所以不在我書中交代。（不交代而交代。筆有找抹。）光陰一瞥。又是兩年。講這王皇后以不會生男。很爲盼望。其母舅柳奭替后設法。因後宮劉氏有子名忠。已六七歲。劉氏出身微賤。若取其子。






以爲忌出。將來必無嫌無怨。嫡庶可以相安。計畫已定。當就長孫無忌。褚遂良。于志寧。三人商量。三人亦甚表同意。表請立忠爲皇太子。高宗准奏。擇日遂敕行立儲。王后育。王后甚爲愜意。不過同時爲帝寵愛的。尙有個蕭良娣。生得眼含秋水。眉蹙春山。情旣和柔。能亦嫵媚。早經生子。取名素節。高宗愛母及子。還在孩提。便封做雍王。大凡婦女心性。除不了個妬字。平民一妻一妾。尙弄得大小爭風。何況皇后位正六宮。有幾個能海涵一切。因此之故。良娣在御前撒嬌撒癡。王后也在御前拏腔做勢。把個皇帝伯伯。弄得很不開味。好了好了。醋缸已倒。油罐已翻。這時心坎上忽然兜起一個人來。此人不是別個。便是那上應圖讖的武媚娘。請問這媚娘現在那裏。原講太宗未晏駕之先。媚娘聞召入宮。自請出家。其時却未言明落腳之地。那知維奴情念在心。一登大寶。使訪知媚娘雍度在興龍寺。若弄西征問題。廢立問題。拂拭不開。早已鑠鑠鸚鵡。完成好夢。我又要動問一句。這時媚娘是獨宿。還是同夢呢。原來武氏自出宮以後。雍去青絲。頗欲修心懺悔。無如春風桃李。時惹相思。秋雨梧桐。又傷虛度。巧巧白馬寺有個和尚馮小寶。接說是那辨機的徒弟。（回應妙妙）那辨機因交結高陽公主。致被切了頭顱。誰



知衣鉢相傳。這馮小寶又得了歡喜禪的嫡派正宗。來與媚娘度一度蜜月。正在兩情甜蜜。忽然內侍郭行真來傳話。媚娘便放走馮小寶。出見郭監。問明端的。才知明早高宗駕到拈香。這真半天得月。媚娘一夜是不曾合眼。次日駕到。一番舊雨重逢。新歡締結。操總一句。無非雲房改作洞房。新店仍爲舊店。（正面文字。只得如此。）皇上臨別。使叫媚娘蓄起髮來。以待後命。此話表過。高宗駕返深宮。只是落智失魂。忘餐廢寢。王皇后瞧科動靜。知道龍心有了繫念。因婉言套問。高宗并不爲隱諱。說出實情。如果皇后是真有見解的。正宜陳述大義。引父子聚麀一條。便足以推翻孽案。唉。唉。當妬的他反不妬。不當妬的他反嫉妬。后的意思。以爲眼前肉刺。是個蕭妃。（時良娣已封做淑妃。）如今欲推翻蕭妃。不得不援引陌生個武媚娘。管他聚麀不聚麀。好在父子造蛋。不止一家。管他圖讖不圖讖。好在那李君羨李五娘之死。也不過替着狗死。（又是回應上文。）主張拏定。當卽懲息高宗。把媚娘趕召入宮。（自找怨家。自尋死路。）高宗好不歡喜。連稱賢哉愛卿。……不到三月。卽命內侍郭行真將媚娘召至。好個媚娘。這時已雙鬢掠翠。高髻盤鴉。一貌傾城。如花絕世。在下寫到這裏。忽有人嗤的一聲。駁詰我這



高髻雙鬢。措詞失當。要曉得古時女尼。與目下不同。相傳無錫惠泉山尼女。能夠喬裝出局。如說是濯濯牛山。又那能動人賞鑒嗎。（分明插科打諢）閑話休絮。媚娘瞧見高宗的當兒。弄得高宗眉花眼笑。心上蓮開。忙的伸出御手。扶起妖嬈。指使他去謁王皇后。媚娘跪地叩頭。皇后是檢衽不迭。一個是言詞客氣。一個是禮貌謙恭。從此便留居正宮左側。以便朝夕侍御。不日皇后又爲媚娘請求封典。皇上因封媚娘爲昭儀。位分是在妃嬪之上。蕭淑妃見伊大出風頭。後來居上。不由忿忿不平。一日皇上臨幸蕭妃。是心似火燒。淚如泉湧。帶哭帶訴。竟數說武昭儀一個大套長篇。皇上今真之不理。再有申訴。皇上早御袖一拂。罵聲賤婢。氣冲冲命駕回宮。媚娘得知此事。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既已打倒蕭妃。不得不再進一層。推翻王后。不過王后位正六宮。俗稱做正宮娘娘。昭儀位居偏宮。俗稱做西宮娘娘。自古西宮得寵。正宮失勢。那廢嫡立庶的案子。是不一而足。但是這套手術。非用水磨的工夫。不足達其目的。媚娘下手。是先從籠絡宮人內監做起。王后是刻薄寡恩。媚氏是不時賞賜。大家想想。還是武氏得人歡心。還是王后得人紀念呢。記得永徽五年五月。武昭儀身懷六甲。滿意臨盆坐蓐。產生個男寶。不料



竟是個女孩。昭儀很不開味。因想生女既然無用。不如在這小小血泡上。做篇生辣文字。計畫已定。巧巧有日。王皇后駕到。昭儀忙喚過宮女。叫他如此如此。自己却躲在一旁。王后不知是計。一入西宮。便問昭儀何往。宮女答說。往御園採花去了。王后也不深問。隨聽床上有呱呱哭聲。趕惹過來。不免揭開文襖。將嬰孩抱起。撫摩一會。許久許久。武昭儀仍不回宮。只得搭起着走了。王后既走。武氏悄悄的走到床前。瞧着嬰孩復又熟睡。文襖復又蓋起。不覺一霎時。陡起殺心。眼睛一楞。銀牙一挫。雙手一拊。可憐一個血泡的女嬰孩。呢的一聲。竟奔向鬼門關報到去了。他是死的。常是活的。蝦不動。水不響。靜候皇上做到。每日皇上起居。總有一定的時間。武氏算得準準的。約莫時候到了。却笑嘻嘻拈着花朵。嗅着花香。巧是高宗入宮。武氏出宮。彼此打個照面。手攜手并肩進來。又是一番鸚鵡相隨。鴛鴦比并。靠近龍床。高宗一眼瞟見文縷疊蓋中有嬰孩。因問小娃子熟睡麼。武氏笑了一笑。故作不知。揭開文襖。故作摸索。故作驚疑。故作抖戰。故作躁腳。噫聲。

設成圈套。以陷正宮。具此辣手。天降螽斯。



【評】高宗即位伊始，卽注意武功，觀其命將出征西突厥，却極有條理。大抵一朝初政，正如朝日曠曠，却有些英光俊氣。

敍西突厥難於東突厥。因東突厥事實較多。在有唐開國之始。敍不一敍。若連若斷。其實一氣相銜接也。西突厥不然。歷三四十一年之久。始與唐有密切交涉。將謂實以前系統於不問乎。則東西兩突厥既同一來脈。何能詳於東方。而略於西方。將謂敍西事一如東事乎。則西突厥距京窳遠。其人名則詰屈聱牙。其地名則扯東拉西。所謂一本糊塗帳。纏七夾八。不易清結也。編者對於此種敍述。詳略互用。煞費苦心。不敢丟頭以落尾。尤不敢接木而移花。綫索分明。此爲難得。

西征未竣。忽國內大啓波瀾。演出破天荒謀逆之事。或國戚。或皇親。此係金支。彼亦玉葉。人謂禍亂消弭。由於長孫。吾謂女主代興。亦長孫助力。枉殺李恪。竊爲不平。

則天入宮。固然由薤奴召入。無可疑義。不過王皇后亦援引之尤也。假定皇后不妬。與蕭良娣共事一君。何有他患。乃計不及此。拒一狼而迎一虎。甚至甘爲虎俚。則爲吾不取矣。

第二十五回 辟靈犀薛禮捍大水 興巫蠱王后冷落宮



武昭儀忍心害理。將親生女孩扼死。設計害人。一面假作驚慌。一面故問宮人說。我往御園採花時。有甚人來。宮人們奏說。只有皇后娘娘過來一次。却是因皇女啼哭。抱起撫摩。除此別無人來。昭儀聽到這裏。不免釘起飛釘。哭罵王后。高宗忙爲分辨。昭儀凝一凝神。指揮宮人避開。跪倒埃塵。扯住御衣。嗚嗚咽咽的。編排王后許多不是。千真萬真。后是不能容妾。惟其憎母。故害及其女。還望陛下。開條生路。放妾爲尼。（不錯不錯。那白馬寺僧馮小寶在彼等候。）高宗被這一激。不由得大發雷霆。說我一响還在鼓裏。還當皇后是個好人。原來佛口蛇心。非將伊打下冷宮不可。武氏故作驚慌。說這一來妾罪彌天。豈不要天雷擊頂麼。說至此。再湊巧不得。再奇橫不得。本來御駕入宮的當兒。天上已烏雲布滿。這時雲湧如山。電光迸裂。有電閃即有霹靂。猛然格炸一聲。竟然會把屍孩小眼睜開。幾乎成了僵變。高宗嚇得抖戰。便是膽潑如天的武媚娘。亦復口問心頭。惹得忒忒的亂跳。（匪夷所思。神來之筆。）這時雲如山壓。雨如泉奔。不是編者好說神話。彷彿黑雲堆裏。有許多游龍。在空際飛舞。你道這游龍是那裏來的。便



是那靈山龍子龍孫。龍女龍婿。一陣的大龍小龍。還率領些蝦兵蟹將。大大的興雲作雨。把漢水渭水。向長安直灌。這是甚麼意思。因其水爲陰德。陰極水旺。地面鬧水。天上鬧着金星。晝見金水相生。與那民間的圖讖。正是遙遙相應。壞了壞了。東邊一陣格炸。樑折棟摧。西邊一陣轟通。山崩地坍。壞了壞了。平地波濤滾滾。那三五尺的水頭。已衝入宮門。把些羽林衛士。嚇得東倒西歪。壞了壞了。宮監宮女們奔哭嚎咷。一個個由低處猴上高處。皇帝伯伯同着昭儀娘娘。只是焦急沒法。喝雨不住。喝風不止。雷公不退。電母奔馳。水既平翻。雨亦直瀉。這不是天將下壓。地要陸沈的狀況嗎。偏生緊急跳下一隻吊睛白額白虎。哎呀呀。這宮禁內那裏有虎來。一路急風驟雨。筆筆動人。諸位有所不知。這虎便是那領軍中郎將薛仁貴。三字新鮮。來得突兀。原講仁貴從高麗安市城救駕之後。由先帝太宗拜他做領軍中郎將。在着隨駕回京的當兒。却好衛國公李靖。官居尙書右僕射。將以年老辭職。一遇着仁貴。便與談些六弦三略。仁貴是對答如流。李靖非常賞識。當將所著的兵書。付與仁貴。并以一枝分水犀角。作爲贈品。諸君不記得麼。這分水犀角。是由靈山龍母贈給李靖。李靖於武德四年秋間。在夔州試用。





過一次。他的功用。是以之入。才能波浪分開。以之燃燒。能照見水族。所以那一女。征服蕭銑的奇功。全出於這件通天靈犀。再者李藥師性情豪爽。那是人所皆知的。以蚪髯客移贈偌大家。尚且視如敝屣。何況小小一支犀角。算得甚麼。（全然回應前書無一字一語泛設）如今李靖已死。（補筆）仁貴以中郎將資格。出入掖庭。今見雷雨怒發。山洪暴漲。水頭衝入宮禁。滿城居宅飄搖。呼噪震耳。仁貴自然以保安聖。忽爲重。知道高宗。忽幸西宮。巧巧通天靈犀。藏在身邊。一手提着碗口粗壯的鐵戟。一手却掏出靈犀。向水一指。只見平地水路分開。仁貴早跳上御殿。擲戟在地。叩見雙駕。甚感叫做雙駕。便是高宗同武昭儀聚在一起。見過皇上。自然叩見昭儀。昭儀瞧這仁貴。一表人材。很在御前贊賞。（比馮小寶如何）高宗也贊仁貴。守門護駕。忠勇可嘉。說也奇怪。自從一隻白虎星宿。薛仁貴闖入宮來。雷已退了。電已收了。雨已止了。風已停了。水已倒流出去。彷彿薛仁貴的神通。與李藥師相差不多。藥師當日能代龍行雨。仁貴今日能止水不流。這不是句神話嗎。高宗因着這點。當即傳旨。將一匹御用滾雪獅子馬。賜給仁貴。後來仁貴東征高麗。西討突厥。皆仗着這匹坐騎。上陣衝鋒。此時且擱過不表。（此



一段爲薛禮增色不少。單講這次大水。濫寢殿。漂溺長安居民至三千餘衆。京外更不計其數。既而恆州亦報大水。因滹沱橫溢。淹沒萬五千家。唐史稱洪水泛濫。爲武氏入宮預警。此話是否靠實。尙待研究。不過人主遇變。修省當然有。那知高宗貪色如故。酗酒如故。寵信武昭儀益如故。刻刻把王皇后當做眼中肉刺。非拔去不可。一夕。皇上忽攜武昭儀同至國舅太尉府。長孫無忌聞說御駕親臨。不知何事。慌的出門迎接。高宗攜着武氏入門。無忌隨後步入。因招呼妻妾等。出廳見駕。賜坐已定。高祖便命無忌備宴。筵席既陳。高宗命免去君臣禮節。胡亂的不男不女。合席歡飲。酒過三巡。先由武氏問及無忌諸子。無忌因喚長子冲出來拜見。時官祕書監。又令次子三子。四子一起謁見。武氏因啓奏高宗說。元舅爲國家元助。諸子無分嫡庶。理合一體受廕。高宗點一點首。卽面封無忌三庶子爲朝散大夫。無忌固辭。高宗不允。只好令三庶子叩謝龍恩。既而高宗酒酣。略言皇后無子。且生性悍妬。并將害死昭儀女孩事。夾帶結及（冤哉枉也）無忌會意。也不敢妄贊一詞。且亂以他語。高宗不悅。卽令撤席。意欲回宮。武氏還談笑如常。與無忌妻妾等仍握手丁寧。才隨高宗別去。（有做作）次日。又由宮監押



送許名金玉珍寶過來。無忌冷笑兩聲。酌量受些物事。到得晚間。忽的禮部尙書許敬宗。前來過訪。一見着面。便勸無忌不可拘執。無忌因正色說。這廢后事大。不敢預聞。敬宗再勸。無忌連連冷笑說。足下逢君之惡。無可辭罪。敬宗碰這釘子。只有怏怏而去。又隔數日。高宗欲進武氏爲宸妃。這宸妃算做副后的代名詞。由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力爭。稱爲本朝宮制所無。高宗意亦打銷。這時武昭儀百計陰謀。路路失敗。俗說天之所與。誰能廢止。偏生昭儀又二次懷胎。十月滿足。滿望生男。居然襁下添了個物事。取名叫做弘字。高宗是高興異常。武氏是覺得多一重保障。此時再不下手。更待何時。左思右想。遂想出一條毒計。原講宮人內監。無論正宮那邊。西宮這邊。皆被武氏串通。俗說金錢萬能。有了金錢能力。何事不可做到。今日武氏所要做的事。是極卑污。極醜。極陰險。極刻毒。又極手段神祕。使人沒處防範。說來可醜。他授意宮人雕刻個小小木人。上寫皇帝伯伯御名。及生年月生庚。用釘釘住。暗地裏埋在王皇后床下。手脚做好。然後御前告密。講皇后暗行巫蠱。不利官家。甚麼叫做官家。官家即是皇帝。皇帝即是官家。高宗聞奏。不覺無明火起。忙的自領內監。去到后宮掘挖。宵小串同一氣。皇帝墮入彀中。




不消講得。這木人出現，鐵證難移。憑是王皇后人百其身，身百其口，也不能辨白一句。可憐一邊是冤沈海底，一邊是喜上眉梢。糊塗不過的是個高宗，有了新人，遂忘却故劍，受了誣讒，遂不察真情。次早臨朝，長孫無忌、褚遂良等，率百官舞蹈，山呼甫畢，各立一邊。高宗即顧謂無忌、遂良及李勣、于志寧說：「朕有要事待商，卿等且暫留朝堂，待朕召見。」語畢，即返身入內。無忌等退入朝房，當有內侍郭行真，踱了過來，說是諸位，可知道今日重要問題，便是廢后立后嗎？內旨已定，你們樂得贊成。我預先穿個消息，切切不可忤旨的呀。（分明出來授意）無忌叱令退去。一會兒發出一道詔旨，大家爭看，乃是貶吏部尚書柳奭爲榮州刺史，擢中書舍人李義府爲中書侍郎，講這柳奭，表字子邵，係山西解縣人氏，爲王皇后的母舅，是無忌所親信的。李義府係饒陽人氏，太宗時嘗爲集賢館學士，工文詞，其奉詠烏詩，有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謂朕將以全樹借汝，其賞識如此，但其人外貌和柔，心實險惡。人說是笑裏藏刀，又說他口蜜腹劍，又編排他叫做人貓。近來結識個許敬宗，蠅營狗苟，被國舅爺參上一本。這時朝廷用李去柳，固然忠奸不辨，豈不故意與無忌賭造嗎？無忌明白這點，因已揣知上意。今日廢



后立后的要案。是爭亦無用的。不過身受顧命。備位首輔。遇有利害。不得不爭。因約李勣同諫。李勣默默不語。遂良却接口說。太尉（稱無忌）係是元舅。司空（稱李勣）又是功臣。倘或進言忤旨。反使皇上棄親忘舊。多受惡名。惟遂良起自草茅。無汗馬功。忝居重位。得奉遺詔。今日若不死爭。如何下見先帝。（好的）話言未了。已有旨宣召四人。四人趨入內殿。高宗因面諭說。今者王皇后敢行巫蠱。謀害朕躬。朕決意將他廢棄。故諭卿等知之。言畢。首由褚遂良跪諫說。皇后出自名家。四德俱備。當不致有此情事。高宗遂袖出木人。給示四臣。且述及發掘情狀。遂良又奏說。安知不是他人構陷。竇通宮中侍女。暗埋床下。陛下若悉心查究。自然會水落石出。高宗又說。就使此事非真。皇后無子。亦犯七出之條。現在武昭儀德性溫柔。且已生有子嗣。正好代主六宮。朕已決計如此。遂良至此。掣出顧命大臣的架落。首提先帝遺旨。尊聲皇帝陛下。獨不記先帝遺命麼。先帝彌留時。曾執陛下手。顧謂臣等說。佳兒佳婦。悉以付卿。陛下言猶在耳。奈何忘懷。皇后并無大過。不應遽廢。（侃侃而談。得大臣風度）高宗忿然作色。未及發話。又是無忌接口說。遂良言是。望陛下三思。高宗冷笑一聲說。卿等且退。明日再議。四臣退。



出時長安令裴行儉得着消息。往謁無忌。會中丞袁公瑜亦在座間。行儉不復顧忌。忙問無忌說。皇上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有此事麼。無忌應聲說。有之。行儉說。武昭儀若立爲后。必爲國家大禍。太尉不可不爭。無忌歎說。非不欲爭。但恐爭亦無效。行儉因又激勸數語。匆匆別去。那知行儉才去。公瑜亦走。原來公瑜係武氏走狗。得着行儉這些宣言。刷的跑到昭儀母家。原說昭儀母楊氏。是那應國公武士讓後妻。有子元慶。元爽。却非己出。生女三人。昭儀係其次女。記得昭儀臨入宮時。楊氏死不放鬆。後經昭儀講出生女的幸福。將來百倍生男。楊氏心才快慰。如今時來運來。女兒行將位正六宮。一種投機份子。誰不捧屁撮臀。加一五的奔走。公瑜以行儉行動。告知楊氏。楊氏卽入宮轉告昭儀。這時昭儀與高宗如出一人。要福卽福。要禍卽禍。次早一道諭旨。先將行儉貶爲西州長史。那西州卽舊日高昌。這一貶貶出口外八千里了。可憐遂良無忌。還不識風頭。次日入朝進諫。一到朝堂。瞧一瞧百官俱在。單單少了個滑頭馬子李勣。無忌正欲詰問。忽聽景陽鐘動。天子臨軒。百官早朝禮畢。高宗復提出廢後立後事宜。畢竟褚遂良是個好漢。當卽出班跪奏說。陛下必欲易后。亦當揀選竹族。武昭儀昔事先帝。人所共知。




今若冊立爲后。豈不騰笑天下。貽譏後世。（見得到說得出。此爲直言。此爲極諫。語語却描着鼓心。）說罷。呈上朝笏。叩頭流血。乞放歸日里。高宗老羞成怒。卽命左右引退。遂良遂良正欲起退。忽御屏後發出一派嬌叱聲音。說是何不撲殺此獠。無忌知是武氏在後發話。怕的皇上聽信伊言。真個一陣月斧金瓜。那就不成話說了。朝冠一整。忙的出班奏說。遂良係願命大臣。就使有罪。不應加刑。韓瑗、來濟、倆亦涕泣極諫。高宗只才少退雷靈。一面聽遂良自退。一面亦拂袖入內。是晚特召李勣入宮。勣本稱疾。不預早朝。武氏知他意思活動。可引爲己助。當勸高宗密召勣來。決議本身問題。你道李勣入見。講些甚麼。他說廢后立后。是皇上家事。不必驚動外臣。惹出紛擾。輕描淡寫一筆撇開。一位七八十歲的老翁。乃有此圓滑手段。奇極怪極。高宗連連稱是。次日。又由許敬宗、李義府。兩個在朝宣言。這許敬宗係杭州人氏。伊父許善心。是隋室大大的忠臣。敬宗却生性奸險。不過文才極好。在昔天策府延攬英豪。彼卽爲十八學士之一。由學士浮沈多年。至永徽初。才擢用做禮部尙書。昭儀得寵。彼竟夤緣得拜倒在石榴裙下。這回易后舉動。首先在朝揚言說。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尙欲易妻。天子富有四海。廢一后。立一



後也是常情。有甚麼大驚小怪。議論紛紛呢。敬宗吹着義府唱着。這義府的小史。前文已約略表過。不過他這拍合許敬宗。實係由外甥王儉德。教導他一個法門。彼吹此唱。不算趁這個當兒。他倆又合上一表。請立昭儀爲后。高宗覽表大悅。賜敬宗義府明珠各一斛。并同時賞罰。并一面擢李義府爲中書侍郎。又一面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此旨一下。居然還有一個不顧忌諱的韓瑗。爲遂良訟冤。你道韓瑗奏疏。講些甚麼。他講遂良國而一家。公而忘私。實是社稷重臣。不應遽加斥逐。請收回成命。高宗不從。瑗又二次上疏。疏中措詞。覺更形狂放了。瑗以姐已褒姒比昭儀。以微子張華比遂良。高宗閱看。不及一半。裂而毀之。事情越過越惹麻煩。乃於永徽六年十月。先下一道詔旨。廢皇后王氏爲庶人。再下一道敕書。立武昭儀爲皇后。武氏既已得志。索性再施辣手。削去蕭淑妃的冊封。這時廢后廢妃。同落冷宮。一對可憐蟲。反覺得解釋前嫌。終日以淚洗面。那就慘了。（逗起下文）在下要補敘一筆。當日奉詔冊后禮使。用的李勤和于志寧。二人龜步蛇行。奉着罍綬。呈獻武氏。武氏始服禕衣。佩翟章。金冠珠履。裝束得天仙化人。這時越顯得桃醫生春柳眉奪采。（其實殘花敗柳。沒有多大意思）當由衆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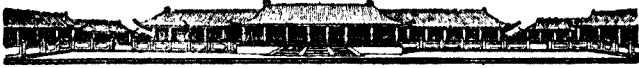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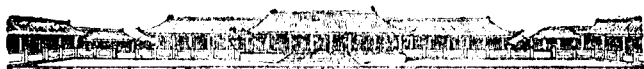
內監簇擁登殿。行過了受冊禮。高宗心花怒放。爲特開一例。令武后乘重翟車。直抵肅儀門。門外文武百官。及四夷酋長。無不歡呼舞蹈。朝謁武后。后又下車登樓。露出粉嫩面龐。所謂水月金容。一示色相。從來皇帝大婚典禮。沒有過這樣熱鬧。一時香花飛散。仙樂齊鳴。彷彿嫦娥奔月。天女散花。兩幕戲并做一幕。滿朝堂排列筵席。可算是肉如山積。酒似海流。結果是百官醉歸。高宗與武后同入鴛帳。若論春情滿足。除三十六宮以外。也沒有別樣文章。（以談嘲爲豔筆。過去風光。不過爾爾。）一宵已過。酬謝媒翁。這回竭力撮合。使勁捧場的。莫過許敬宗、李義府。高宗允了武后請求。特令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闈。超義府參知政事。恩賞已畢。武后笑向高宗說。還有兩位大忠大賢。不可不賞。高宗怔了一怔。武后因說。前者陛下欲封姜爲宸妃。那韓瑗、來濟。能面折廷爭。死不奉詔。豈不是大大個忠臣。大大個賢人嗎。高宗知話中有刺。笑而不答。嗣後凡遇內外政事。無不與武氏參決。不是編者恭維武氏。凡武氏解決的事件。均能中邊透切。理論較長。因此之故。帝欲如此。而后偏欲如彼。帝欲如彼。而后偏欲如此。從前后沒有權一味用的柔媚手補。現在政權在握。漸漸鳴張。漸漸跋扈。不到兩年。竟漸漸的作威作福。左一



聲。喔。喔。右一聲。喔。喔。喔。那生蛋的母雞。怪會作公雞啼叫了。高宗因爲駕馭他不得。挾制他不能。便欲尋找些風流愉快。他又拏板做腔。總歸不能順手。哭又哭不得。笑又笑不得。比如喫下醃心苦。又回出酸溜味。這一回味。便想起那廢妃王氏。廢妃蕭良娣。要曉得良娣擅專房。他如沒有閉月羞花的貌。沒有沈魚落雁的容。也不能騙得天子温存。就是廢后王氏。編者也。不知他燕瘦呢。環肥呢。但先帝太宗既稱做佳婦。料定德言容工。都還不錯。我有一句總評。王與蕭皆可稱窈窕。要不能算做尤物。如今尤物既不能就範。只好求他的故劍。拾他的墜。這日武后歸謁家廟。高宗覺得身體鬆動。還我自。趁這個當兒。親幸冷宮。只見雙扉緊閉。一把大鎖。鈕住獸環。毫不通風。旁邊有一小洞。傳遞飲食。皇上瞧到這裏。淒然下淚。不住的以御巾拭目。半晌。方對小洞喚了一喚。說。王后。王后。良娣。良娣。朕特地來此看你倆的。玉音才住。只聽裏面嗚咽咽的聲音。答說。妾等有罪被廢。怎得還有尊稱。高宗又說。你等雖已被廢。朕實不忍忘懷。說到這裏。只聽裏面大放悲聲。哭了一會。然後廢后廢妃。方答說。陛下若念舊情。令妾等死而復生。重見天日。請名此處爲回心院。方見得聖恩高厚呢。（帝雖回心。伊却沒命。）高宗



乃回答說。朕自有處實。你等不必過悲。言畢。因唉聲歎氣的回宮。這次回宮。在看官心裏。必以爲籠中困鳥。可以出脫。井底瓦片。可以翻身了。那知帝權不如后權。一般內監宮娥。可以違拘皇帝伯伯。沒有敢違拘武后娘娘。所以皇帝伯伯一經探望冷宮。早有人拔起飛轂。往報武后。武后回到宮中。瞧着高宗。那裏還有個君臣禮數。一聲嬌喘。早是柳眉倒豎。怪眼圓睜。高宗不待伊發話。忙的躡頭躡腦。失去自由。一邊逼問。一邊抵賴。晦氣晦氣。這不叫做君爲臣綱。反過來說。倒可稱做妻爲夫綱了。啾啾。他這妻綱一振。次日一道矯詔。命宮監將廢后廢妃。拖入後宮。每人捆打二百。可憐嬌皮嫩肉。竟不像花瓜胡茄。這不算數。且用刀將二人截去手足。投入酒甃。可憐可慘。活鮮鮮的血淋淋的。都做了沒腳螃蟹。那還有生理嗎。相傳蕭良娣臨死。罵武氏說。阿武妖猾。害我至此。願後世我生爲貓。阿武爲鼠。時時扼阿武之喉。方洩我恨。（預伏後書遷往東京。）宮監以告武后。武后尤加忿恚。再命寸磔二人屍。并戒宮內畜貓。（你也怕貓。）一面脅迫高宗下詔。令將故后母兄。及蕭良娣家族。充戍嶺表。后母柳氏。時已削籍。至是又被流瘴地。時許敬宗仰承內旨。更奏稱王庶人父仁祐。本無他功。徒因女貴致顯。得列台



階。今庶人謀亂宗社。罪宜夷宗。仁祐宜劈棺梟尸。陛下不懲已死。且貸餘生。未免失刑……高宗看到此奏。意欲擱置不理。武后不行。必欲照辦。高宗沒法。只得再下手諭。追奪仁祐官爵。惟劈棺梟尸一節。總算是不成問題。還有一事。武后要替廢后廢妃改一改姓氏。王后姓王。他要改王爲蟒。蕭妃姓蕭。他要改蕭爲梟。梟鳥蟒蛇。皆係惡毒之物。換一句說。不以人類待地。倆罷了。繼又慫恿高宗改元。高宗從之。因詔改明年爲顯慶元年。因此之故。許敬宗又承旨生風。上言太子忠。本出寒微。前因無嫡可立。暫代儲位。今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應乘此正名定分。共圖保全……太子忠得信。當與師傅上官儀商酌。儀勸其從速辭職。忠已巽齡。頗知世故。當卽入宮面辭。帝因降忠封爲梁王。立武氏子弘爲太子。追贈武氏父士讓爲司徒。賜許周國公。謚忠孝。配食高廟。母楊氏。晉封代國夫人。是時褚遂良已貶往潭州。甫就都督本任。又有詔調任桂州。既至桂州就職。又有詔降爲愛州刺史。這豈不是東奔西走。捉住窮人開味嗎。還有那個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一個是貶爲振州刺史。一個是貶爲台州刺史。一般瘴雨蠻烟。不免苦嘗風味。不過武氏意猶未餒。又授意許敬宗、李義府。必欲把姓韓姓來的真之死地。且留個



長孫無忌在京。尤其是眼中肉釘。非從速拔去不可。但有一層。無忌是三朝元老。皇上舅父。當初擁立功勞。一手經理。這一條擎天玉柱。這一道架海金梁。豈是一許一李所能挽動的。巧巧在這個當兒。義府本身又犯了一款奸罪。有賊有證。被法官告發。自己自救不暇。那有工夫。人呢。請問義府犯何奸案。原來這個人。不但貪財。而且漁色。洛州有個淫婦。素有豔名。姓淳于氏。因有外遇。謀殺本身親夫。罪名成立。解繫大理院獄。偏生義府慕彼芳名。入獄探視。果覺其容能閉月。貌欲羞花。因屬大理院丞畢正義。代爲出脫。而納做偏房。這件事鬧得沸沸揚揚。那大理寺卿段寶玄。覺得換日偷天。不成事體。當即據實奏聞。幷自請議處。奏疏既入。高宗閱過。不禁大發雷霆。當命給事中劉仁軌。傳御史張倫。往鞠此案。義府得信。非常惶恐。因思不下毒手。不能洗却罪名。當將畢正義招呼過來。逼令自盡。以滅其口。事爲高宗所知。益發大怒。益發要澈底根究。武后竟捺攔不行。姑作懸案。

無法無天。至於如此。人貓罪狀。何堪髮指。

【評】此一回書。全敘武后事實。其未得志也。則百計陰謀。非達到目的不已。其既得志也。則



大做特做。非推翻主座不行。一路寫來。處處令人髮指。非寸磔不足以蔽其辜。插殺宮中大水一段。極有波瀾。非僅僅寫薛仁貴也。由仁貴又回應李靖。回應泉蓋蘇文。注意高麗。使前後脈絡活動。此類上添毫法也。不過書之妙處。妙在捉合宮闈。不脫武后蹤迹。用意在彼。敘實在此。此爲活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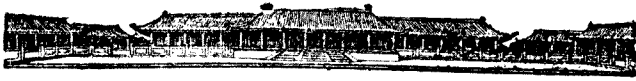
帝欲廢王后。立武昭儀。事必謀之阿舅者。以其爲顧命重臣。且真心擁護己也。武氏初亦欲借重無忌。後知無忌志不可奪。乃鋌而走險。設法陷后。木人之掘。帝豈不知。不過明知之而故昧之。務在得達目的。後快耳。爲色所迷。處處忍心害理。

王后蕭妃之死。亦雉奴促之也。假定帝不往探冷宮。亦何致速禍。然帝既知禍自己出。而又見死不救。人乎魂乎。此種昏瞶糊塗。而強作天子。唐之不亡。亦云厚幸。

寫冊后典禮。亦熱鬧得有趣。惟熱鬧以後。一路純是哭聲。哀怨聲。慨歎聲。酸苦聲。去忠用佞。蕭艾盈廷。

唐宮歷史演義 第二十五回

二〇六



唐宮歷史演義卷二一終

